

雙劍奇俠傳

玉田趙煥亭著

上海受古書店發行



雙劍奇俠傳第四集目錄

- 第一回 送香茶巧佈美人局 檢雪梨初調王二樂
- 第二回 真狡獪夫婦逗風情 假慷慨主客談貿易
- 第三回 阻好事偏來二憾 串騙局大會羣魔
- 第四回 點花娘變計攪金 駿豎子抱病消渴
- 第五回 得歪財言之醜也 鑽牀幃理宜有之
- 第六回 買案首錢可通神 話試場客偏搗鬼
- 第七回 名士疎狂罵酒座 壯夫遊戲試官刑
- 第八回 諸一峯解圍誇赤手 鄒玉林遊販走黃塵
- 第九回 夕陽亭死別生離 懷人駟閒情逸致

第十回 困旅店忽逢豪客 渡大江又說遊踪

第十一回 十八村投宿逢俠女 縮陽術示技逗奇情

第十二回 破內功俠女戲玉林 拉紙衣貧妮述虎棍

雙劍奇俠傳第四集

趙煥亭著

第一回 送看茶巧佈美人局 檢雪梨初調王二樂

上回書說到王二樂忽聽秦懷綬喚家裏的泡茶來。不由暗想道。怪道人都說懷綬的老婆長得標緻。可恨俺常來買山菓。今天才得遇見。不用說別的。便是那一捻捻腳兒。俺山西大同地面也是少有的哩。（大同俗講纏足。有所謂瞭脚會者。婦女之以纖足名者。均靚粧坐門次。任人評隲其足云。）怙憊間只見懷綬攢眉道。這女人好聾耳朵。二爺且坐。待俺瞧瞧去。二樂欠身道。不須泡茶。咧一面說。那屁股却又坐下。懷綬微笑。蹚入之間。這裏二樂四顧櫃房中。十分冷落。店面架兒上。所有山菓。也不鮮亮齊楚。看光景。是沒甚麼充裕資本。不提二樂一面望。一面心頭盤算。且說懷綬跑入內。只見郎氏業已燒着那窮燎壺。

泡茶停當。被燎煙薰得直抹眼淚。兩腮上烘得便如夕陽返照桃花一般。一見懷綬。登時一綳臉兒道。俺當是你這輩子。再也不用人了哩。怎又喊魂似的。喊人泡茶。你一向死王八似的。見了主顧來。待理不理。今天怎又泡茶泡水的亂成一片呢。說着。咬定嘴唇。瞟着懷綬道。真是俺命裏註定了。該受你的。如今茶停當咧。還不快端去。發呆作甚。懷綬忙笑道。咱兩口兒。方才拌兩句嘴。你還值得記恨兒。今一客不煩二主。這杯茶。還須勞你送去。郎氏眼睛一轉。道。這又奇咧。難道你手指抽風了。不會端。老娘再給你當丫頭使喚。越法有嫩頭咧。再者。你一向怕俺見人。倘若人家瞅了你的老(句)吓。俺不去。說着。却抿嘴一笑。懷綬道。你不曉得。此人非同別個。是有名的財主。王二樂。難道你還不送茶去麼。郎氏失笑道。他財主不財主。干我甚事。懷綬笑着跺脚道。你好糊塗。郎氏一面用帚刷腳上的灰塵。一面道。我看是你糊塗。財主們買東西。更是掂斤播兩。多出

一個錢都不肯你沒的去巴結他。懷綬一縮頸兒道：「咱就爲買點東西麼？」郎氏忍笑道：「那麼還爲甚麼呢？」懷綬囁嚅道：「你看你多麼能嘔人。你明白的事，却裝糊塗。走走。俺先走一步。你就送茶來吧。」郎氏微撇唇兒，又笑道：「可罷了我咧。你這般含着骨頭露着肉的是誰會嘔人。俺可明白個什麼呢？」說着一搖頭兒，道：「不去不去。俺是沒出息的女人。見了生男人，就似吸鐵石似的。沒的給你丟人打嘴不去不去。」（如聞其聲）正搖得兩支耳環打秋千一般，不想一低頭兒，有根牛骨作的短簪兒，却從漆黑的髻兒上，滑落下來，險些跌斷。若在往時，懷綬定要慌張，老婆浪蹄子的，唧噥兩句。這時却趕忙彎腰，拾起簪兒，順手與郎氏戴好，並拍他肩頭，低語道：「明人不用細講。你總要出去熱熱（字法妙）他。」（指一樂）才好。咱不說是別的，得他常來走動，人家見咱店中有財主來往，咱有個緩急，便在街坊上，挪挪借借，也好通融。（雖是飾詞，却確合世情）咱現

在贖本沒着落。又欠了一屁股兩脇股。山菓客的貨賬。不就財主身上。想個法兒。還成功麼。咱兩口兒。是魚水相幫的勾當。以後俺仰仗你處。還正多哩。好人不要爲難。你只要熱住了他。以後咱就許該發財哩。說罷。涎着臉子。只管央及。耶氏本是個伶俐婦人。早瞧透懷綬。意有所在。便唾道。好沒臉的。說了半天。你是想拿老婆當幌子去呀。既有今日。何必當初。頭些時。俺偶在店門前。點點你就鳴眼鷄似的。如今你窮不起。想這下作主意。巧咧。老娘還窮的起哩。一條草繩拴螞蚱。跳不了你。迸不了我。咱就活挨活受。那個怕你唱齣劉粗腿。上街叫化（崑劇）不成。老娘格蹦蹦的好朋友。就不能學妞兒送茶哩。（見京劇鐵弓緣）說着。咬緊唇兒。偷瞧懷綬。便見他兩條腿子。只管要彎彎的。耶氏忍不住。噗哧一笑。懷綬兩條腿。頃刻又直將起來。便笑道。閒話少說。你無論怎樣委曲。那怕晚上。俺結結實實與你陪禮呢。這杯茶。你（句）耶氏笑唾道。快去吧。說着。

一扭身兒去取茶盤。懷綬見事停當，即便匆匆盪出。上一段娓娓昵昵情致如畫，不提這裏郎氏略爲扎括頭脚。又對鏡端相一回，從新點點香唇。且說王二樂直着眼子等了好半晌，正在眼望內院，胡思亂想，只見懷綬盪來。道：「人家畢竟沒打算。」二爺來了，又不是外人，有甚麼茶吃甚麼茶。就是咧。他還巴巴的從後門去買好茶葉，倒一逕的盪起二爺來。二樂忙道：「不當人仔。這倒勞動大嫂咧。」正說着，只見那穿堂後門簾兒一漾，二樂急望早見一支尖瘦瘦小脚兒向裏一邁，却又縮回。隨卽嬌嫩嫩的道：「喂，茶來咧。你快接過去吧。」二樂這裏眼官耳官儘力子並用之間，懷綬一面就架上檢取雪梨，一面道：「俺不得閒家裏的，你送進來吧。」二爺不屬外客，你也見個禮兒。別只管像鄉下婆兒似的，見人就紅臉。二樂一聽，方要站起，早見簾兒一啓，先露出個絕俊的俏臉兒。眼風一瞥，二樂心窩內登時撲撲亂跳，逡巡間却又坐下。但見郎氏光頭淨臉，身

段兒不肥不瘦。不長不短。一張瓜子臉兒。微有幾點俏白碎麻子。兩道細彎彎的蹙梢眉。一雙水淋淋的重皮眼。襯着蓮頰櫻唇。堆滿了風騷妖冶。只穿一身家常衣褲。下趁着一雙水紅小鞋兒。真個是水也似的人兒。一手托定茶盤。那一手拎着汗巾。只蓮步微移。那一路俏擺春風。早將王二樂望得兩眼迷齊。順着口角兒。口涎拖下。正在癡迷之間。忽聞得一股甜甘甘的肌香髮氣。再瞧郎氏。業已俏生生站在案前。一面置茶。一面笑道。暗俺當是那個王二爺哩。原來是老主顧。您吶。您看他（指懷綬）說句話。嘴裏像含着熱豆腐似的。不明不白。若說是您來了。有多少好耽好待。俺還巴巴的去買新茶葉作甚。不怕您見笑的話。俺慌張馬似的。跑到後街上。偏巧那茶葉店門首。橫不椰子。臥着個癩狗。見了人來。就會直着狗眼。（當面罵人。絕倒）俺一閃他。却踏了一脚塵土。說着一蹙腳兒。便是一個萬福。慌得二樂還禮不迭。口裏唏溜着兩支歹毒眼。那裏

肯放過郎氏的面孔。却又百忙中沒得搭趁。只得謝一聲。端起茶來。便是一口。那知那茶熱的很。這一口只燙得二樂背牙裂嘴。忙撲噴聲吐在地下。這一來。招得郎氏格格的笑。二樂幸聞嬌笑。方暗想得此嬌音。便舌頭燙爛也值只見。懷綬。站在架前高凳上。噪道。家裏的你還傻笑。還不將茶來吹吹。再請二爺用。郎氏笑道。暗我也糊塗咧。這是翻滾的水呀。說着用汗巾一抹唇兒。然後端起茶來。輕輕便吹。一點朱櫻。登時放出如蘭氣息。這一來。弄得王二樂簡直的連姥姥家都忘咧。不禁不由。只管替郎氏一呼一吸。恨不得郎氏牙關一鬆。濺些香唾到茶杯內才好。那郎氏都不理會。一面吹。一面合。二樂兜搭。瞧着懷綬。背着臉子。檢梨。便咬着牙兒。狠狠用纖指一指。低語道。二爺你看俺當家的。丟三忘四。糊裏糊塗。如何作的起好生意。說着笑吟吟向二樂背後一指。道。他明明將好些的梨。放在這邊架兒上。却在那裏瞎抓尋。二樂正沒得搭趁。便喚道。喂。

秦兄快這邊來。大嫂說是在這邊架上哩。郎氏趕忙向二樂搖頭兒低語道。不要理他。且叫他瞎抓去。不想懷綬聞喚。猛然一扭身。險些從高檯上栽將下來。招得郎氏。噗哧一笑。這一笑。天從人願。居然有幾點口沫。濺入杯內。二樂大悅。只作去接茶杯。即將郎氏手兒碰了一下。一氣兒灌下茶去。這時便是一杯馬溺。也要變作菩提甘露。何況杯內真是好體面的上品貢茶呢。正這當兒。懷綬却道。俺明明將好些的梨兒。放在這邊。怎會在那邊架上呢。家裏的。你就上檯兒去尋尋。我再細尋尋這裏。二樂一面起身。一面道。俺這一來。倒麻煩你兩口咧。不拘甚麼梨。檢幾個。就是咧。郎氏笑道。二爺倒有將就。但是掩們賣的是門市。今再說個實話兒。錯過是你二爺要用梨兒。若是別個來。誰耐煩。儘管尋好的呀。一來他們不曉得品滋味。二來（句）於是略瞞。二樂抿嘴一笑。道。他們還勞動不起我哩。說罷。置下汗巾。緊緊小腰兒。又提提鞋子。二樂見狀。便嘻着嘴。

點向案旁。這裏郎氏踏上橈去。那橈兒登時微動。郎氏道：「呵啞，二爺你點近些。」一來給我壯壯膽兒。二來接接梨兒。說罷，回眸一笑，即便檢梨。二樂巴不得這一聲，連忙應聲跑過。但見郎氏高揜玉臂，兩支袖兒幾乎褪到胳膊窩。一對紅菱俏生生踏在橈上。因竦身上掙，撒脚褲高提。早由褲管中露出一段白生生的小腿兒。這當兒正當夏月。郎氏只著一身舊羅衣褲。可巧那橈兒又當向陽。二爺從一旁望去，不但腿膀臀凹間玉肌隱約，更有使人銷魂的。便是有一種肌香汗氣，從幽馥甜芬中，還夾着膩腴臊燥，合成了不可名狀的異氣，使人聞了當不得，又離不得。你想這時的王二樂，一顆頭上仰下瞅，東搖西擺，那副貓兒聞腥的賊形兒，也就夠瞧的咧。於是偷瞅懷綬，依然背了臉子。在那邊檢尋梨兒。二樂便放大了胆，先取起案上所置的汗巾，只作拭汗，狠狠的嗅了兩下子。這一來不好了。登時鬧得彎了腰，不好意思價直起來。因爲二樂來時沒穿

長衫。只單薄薄的紬衣褲。若一立起來。那胯下軒然特起。未免有些不雅相。正這當兒。便見郎氏一彎纖腰。兩手擎着梨兒。笑喚道。二爺快着些。俺這裏吃不住勁咧。說着。腳下一趔趄。那橈兒頃刻亂晃。郎氏噤了一聲。不容分說。急伸右手。想去按二樂肩頭。不想二樂只管毛着腰。不便直身。郎氏一把沒按着肩頭。一個撲勢。竟閃將下來。雪梨兒丟得一世界還不算。那郎氏一個俏身兒。簡直的顛入二樂懷中。二樂又驚又喜。又掛着一半色心大動。若不是懷綬在旁。他定要扎實實抱住郎氏。香個面孔。當時不暇他顧。趕忙一直身兒。恰好郎氏恐一交跌倒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向二樂攔腰一抓。忙笑唾道。我的媽。一語方盡。兩人對瞅了一眼。登時各趁勢蹲身。去尋梨兒。不知怎的。郎氏兩腮紅暈得火烘一般。二樂却大睜兩眼。老大的雪梨。分明在地下。他却不去檢。蹲了好一會兒。方長長舒了一口氣。寫兩人調逗情致。細膩絕倫。此等筆仗。水滸紅樓中庶

幾遇之）於是懷綬哈哈的笑道。（接筆妙想見二樂之憨狀醜態都在懷綬暗張中也）你這婆子笨到那裏是一點吶。這點事又勞動起二爺來咧。說着跳下橈幫郎氏檢起雪梨。二樂也便趁勢跼起。惟有郎氏只管歪着頸兒去拾案腳下一個梨兒。懷綬便道。好小氣婆子。你若不發財才怨命哩。丟開手吧。郎氏拾起那梨。一面捫亂髮。瞅着二樂一笑。一面道。作家作家。淘土澄沙。好端端一個梨兒。爲甚便宜了耗子老官呢。於是二樂讚道。俺不是當面奉承的話。秦兄得大嫂作渾家。真該發財咧。真是作事又精細。又本分。像俺房下就不用說咧。簡直的油瓶倒了。他都不扶。若問他家物。反置全不曉得。你看這好梨。就從這邊架上尋出。不虧得大嫂。記性好麼。俗語云。表壯不如裏壯。此話不會錯的。郎氏笑道。可了不得。俺拿甚麼配比你家二奶奶呢。人家是插金載銀。吃香喝辣。生下來就是來享福的。用不着操心費力。俺是燒鍋攪灶。打雞喂狗。一天價

馱子似的作人家（指懷綬）一不高與。還要嫌好道歹。罵兩句沒心計的老婆哩。當着二爺。俺不好說出來。可是俗語說的好。來人家是前世裏燒高香修的。俺是燒馱那個。還倒了個兒咧。二樂大笑道。大嫂說的倒好。打是希罕。罵是愛。俺就不信秦大哥娶這樣渾家。還嫌好道歹的說着。只作無意中。取過汗巾。便包梨兒。這裏郎氏夫婦互視一笑之間。二樂道。俺要去咧。這梨錢且記賬吧。懷綬道。得咧。俺的二爺。您一年到晚。照顧俺。可在小處哩。您不用過中飯去麼。俺房下燒飯。雖不中吃。不省得二爺頂着大熱日頭。跑回去麼。二樂一聽。又結實實釘了郎氏兩眼。脚子略駐。却笑道。多謝多謝。等改日再叨擾吧。說着。提起梨兒。逡巡出店。這裏懷綬忙悄悄捏了郎氏一把。於是夫婦雙雙送出。果見二樂已蹙出數步之外。突自屢屢回頭。郎氏笑喚道。二爺得閒來坐坐吧。今天登高爬下的。只顧尋梨。二爺連杯茶。都沒好生吃哩。那裏二樂。一面高應。一面低了。

頭笑迷迷翹去。這裏夫婦回到店內。却彼此一笑。相對發楞。少時懷綬忍不得。咧忽的跳向郎氏跟前。一伸大指道。真有你的呀。你看那廝就登時（句）說着。直挺挺伸出中指。向上一指。郎氏唾道。都是你沒正經。爲拉主顧。却叫俺來瞧他的猴相。你看他又拐了條汗巾去。這才不值哩。懷綬笑道。你放二百個心。不消一會兒。他必要親送汗巾來。從今日起。他要不日日來買山菓。才怪哩。郎氏道。你拉下的好顧主。你去應酬。俺破例兒。與他送回茶。咱們是後不爲例。懷綬道。噫。事情剛有頭兒。你怎麼又裝起愁咧。憑我這臉子。去應酬他。管保一回便斷主顧。咱叫他常來買貨。倒是小事。俺還有大想頭哩。說着。湊近郎氏。想去附耳。郎氏一扭臉兒道。討厭得緊。甚麼口事鳥事。俺都不管。懷綬見狀。知他因自己約束他之事。宿忿未消。情知非這當兒。口舌所能爭。於是依然笑嘻嘻的。在郎氏跟前。跳來跳去。不多時。中飯用過。那郎氏盹困一霎。又洗罷個澡兒的工。

夫說也不信。那二樂果然來送汗巾。並先把與懷綬四五兩銀。命他存賬。以備常來取貨。這次二樂越法熟滑。自己便要茶喚水。合郎氏說說笑笑。直至日色將落。方才趲去。這裏懷綬關了店門。料理都罷。也不去理郎氏。只納着頭兒。在櫃房中沉吟。並一面指兒屈伸。也不曉得算計的是甚麼。少時却屈下一指。嚙唸道。孫點腿。楞頭楞腦。遇事敢幹。第一個須算上他。再就是後巷裏岳花嘴。能說會道。又有酒量。也不可少。時於是又下一指。少時又道。王四爺官面上人情熟。這等事。要不夾上他。他要見怪的。於是連下兩指。道。連胡二亂子也添上他。雖沒真能爲他那一套開場板。急三鎗。準能將王二樂虎住。（虎者俗謂嚇吓也。）想的得意。不由一個呵欠。盹倦上來。將身向榻上一歪。正在夢識顛倒。只聽撲拉一聲。懷綬登時驚醒。正是。

一片機心歸夢幻。卽看果報最分明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真狡獪夫婦逗風情 假慷慨主客談貿易

且說懷綬。猛然醒來。就燈影中。仔細一看。却是個大老鼠。由承塵板破處。掉將下來。颯一聲。又已鑽向壁角。聽聽街柝。已交二記。懷綬清醒一回。別別案燈。一片心事。又湧上來。暗歎道。憑良心說。誰家的細皮白肉的媳婦子。願把與人家擺佈呢。俺爲錢的分上。也只得冒險幹一下子。却是那婆子（指耶氏）好不會拿人筋節。如今求到他跟前。他一定推三阻四。再者。俺前時約束他。連店門都不許站。這當兒。合他商量幹這一檔子。這句話。俺怎的出口呢。想至此。一陣急燥。偏搭着天氣熱。不由汗出如瀋。少時。一陣風過。懷綬赤膊提褲。趿着鞋兒。出櫃房。就東牆跟下小解。涼滲滲。夜風兒。正在適意。却聞得隔壁人家。有一千婦女。在院中乘涼。正張家長李家短的拉的熱鬧。一個老太婆的語音。忽然撲哧。

一笑道。我就瞧着年輕人兒。怪招笑兒的。你看昨天劉住子小兩口兒。打的烏眼雞似的。恨不得夾生的誰吞了誰。只隔了一夜工夫。你看今天他小兩口兒。又彼此望着笑。得抹蜜似的。咧怪不得人說。夫妻無隔夜之仇哩。一婦人笑道。老奶奶。你不曉得。人家劉住兒。請出了有頭有稜。有軟有破。有談（痰同音）有吐。又識窮。又會抽展。又會搔人筋節的。和事老（字字切貼。絕倒）怎會不兩口和好呢。憑那媳婦。怎的記恨兒。也要扶蜜似的了。懷綬聽了。方在好笑。只聽老太婆道。哦。原來如此。這位和事老。準是個出頭露臉的人。（罵世語）方能一插身。綰住他小兩口兒。（語妙天下）若沒那股子勁頭兒。只管插下身去。人家兩口兒。一陣扭脫。這位和事老。只贖了乾瞪眼。不顯得白不赤怪禿的麼。（愈說愈妙）一言方盡。早招得另有兩個婦人。刮刮的笑。老太婆却不理會。仍笑道。咱左近街坊中。不曾聽說有這樣能了事的和事老哇。或是劉住兒。從

遠處請來的吧。先說話的那婦人笑道。倒也不是遠處的。俺聽說這位和事老專以會調和兩口兒打架。並且常合劉住在一處。不過這位和事老等閒價不肯見人。並且掩頭搭腦。很像沒出息的。所以人都不理會。有時人叫他吉先生。他只點點頭。或叫他聲吉老。他只迷齊了一支眼。也不作惱。若問此人住在哪裏。就在庫兒巷毛家胡同杜老西的。下家兒便是。這時那另兩個婦人業已笑得拍手打掌。使勁兒忍笑道。老奶奶還不撕他那張嘴。他是撒村胡嚼蛆。拿您開心哩。你看他說的吉先生。像個甚麼物件。老太婆聽了。這才恍然。登時擗破瓢似的一陣大笑。不想這一來。懷綬忽然心有所觸。暗笑道。我好發歹。現有和事老在這裏。不怕那婆娘（指耶氏）不望着我抹蜜似的哩。於是掖上褲。逕入內院。這時餘熱已消。月明如晝。一眼便張見耶氏。脫得光溜溜的。仰臥在院中竹榻上。業已香夢沉酣。只著件素紗兜肚。一頭漆黑的頭髮。因天熱。却鬆鬆

的結了個大辮子。一支臂橫仰枕上。那一手還拾着蕉扇兒。却將扇兒掩住臍。下一陣風兒過處。那汗珠兒自然的乾了。月光照出一幅春睡圖。好不寫意。懷綬此時更不怠慢。先湊向楊角。端相一會。然後慢慢的伸過手去。方要去拿蕉扇。不想闐一聲。飛過一個大甲蟲。（即蜣螂）拍的一下子。正撞在蕉扇上。郎氏睡夢中一丟扇兒。嚙語模糊。接着嗤的一笑。懷綬這時被那陣陣的涼風吹得陶醉了。更兼月光從櫺影中漏將下來。郎氏身上宛如綉了花朵兒似的。這種境界。真合着唐詩上說的天階夜色涼如水。臥看牽牛織女星了。懷綬人物蹉然猥瑣。不省得領略這種詩意。可是郎氏睡得甜美。他是知道的。他那裏肯被郎氏獨占了這種清福去。便悄沒聲兒睡向郎氏身旁。誰知才睡下。郎氏忽醒來。一陣亂操道。人家這會子熱巴巴的。快些下去。這是你又用着人家咧。說着兩手亂推。懷綬都不理他。郎氏沒奈何。却還是繃着面孔。不哼不哈。懷綬暗

覺着這時該賠小心。便堆了滿臉的笑。俯着郎氏的耳朵。正要說話。誰知那郎氏却用一雙手。掩沒了兩耳道。從今以後。你也不必來纏我。我也休想來理你。常言道。河水不犯井水。咱們落地是君子。上床可也君子。他一年半載省得你沒良心的。鎮日價沒事做。便把老娘來消遣。動不動就鬧得烏眼雞似的。把老娘呼來喝去。老娘一般的也肚子裏生着心肝和肺腎。自然也得發發火兒。難道只許州官放火。不許我百姓點燈不成。想起咱老娘嫁給你這天殺的時候。原也是從父母手裏嬌生貫養的。宛如鮮花兒般一朵。誰想進了你的門檻。沒吃少穿。動不動還要將人家烏眉赤眼。也是咱老娘前世沒有敲木魚。以致今世嫁了你這混世魔王。郎氏嘮嘮叨叨說了一大堆的話。說到末了。便滾下淚來。這時懷綬却也滿懷疼惜。便千奶奶萬太太的央告着。好容易才把郎氏央告得心迴意轉。懷綬便又附着他耳根。喃喃了半晌。郎氏且聽且沈吟。又氣又

笑便道罷了罷了。誰耐煩聽說罷。翻身想重尋舊夢。懷綬笑道。你又睡麼。咱那事兒。只商議了半截。你看個十天半月後他。（指二樂）來熟滑了。着了道兒。咱就該如法泡製他咧。像孫點腿一班人。整年的以此爲業。一招呼他們。頃刻都到。咱這一傢伙。少說着。也弄他個千兒八百的銀子。除去點綴孫點腿等之外。咱底名下。也落個六七百銀子。有這注外財。咱從此添貨作本。作起火騰騰的生意。可不快活。却有一件。你須當心。總要拿準了貓鼻抹腥的老筋節。只許他聞。不許他吃。不然。過後兒人家講說起。笑俺發的是王八財。還不打緊。只是你一朵鮮花兒。忽然落在狗嘴裏。未免叫俺老大的不是意思。正說着。一瞧耶氏。通不答腔。又似睡着。因推他道。你且醒醒。這是正經事呀。那知耶氏。並沒睡着。只氣笑的了不得。當時唵一聲。坐將起來。惡狠狠伸出一指。一戳懷綬頭額。道。天殺的。怪道你方才發瘋似的哩。如今却不將人作囚犯看待咧。頭些日。你

說俺丢眉拉眼。無故發笑。行動蹩脚尖。不是私窠子貨。也是養漢精。這許多可惡的話。俺一輩子也記着你的。甚麼沒廉恥口事。却來胡噪老娘。你有本事自己去擺佈他。老娘沒工夫管這閒賬。說着扭過臉去。只管向地下呸呸的唾懷。綬道。得咧你好歹的成全俺這一遭兒。咱這也是幫家作計的正經事。便算俺從前小性兒。有個言差語錯。你大人不見小人過。就是咧。如今咱不想法兒寬寬費本。可是你說的話。咧咱兩口活挨活受。只好去唱劉粗腿上街叫化。咧說着。湊向前道。千不是。萬不是。都是小生的不是。娘子莫怪。卑人這裏有禮了。說着。兩膝一彎。直樸樸的跪在郎氏面前。郎氏嗤的一笑。又罵道。沒臉的。你叫人那個眼兒瞧的着呢。懷綬見狀。知事兒停當。拉拖了郎氏。從新就枕。只喁喁密語之間。早已巧計安排。不題。次日郎氏越法扎括得花鶉鶉一般。一味價眉目傳情挑逗。二樂。且說這巷口上住的那孫點腿。本是個有名的無賴。活了這麼

大。只以敲詐爲生。他有一幫朋友。便是懷綬念誦的岳花嘴等人。這班人。長日無事。每日是各拾了畫眉籠子。專門價串走背街僻巷。單伺察些男女吊膀偷情等事。他們便百計千方的去插胳膊。從中取利。隔一二日。總要在茶館中聚會一次。各談所見。他們又編造了一派黑話。非個中人。休想曉得。所以他們在茶館中。居然便刮刮而談。近些日來。孫點腿忽見王二樂。不斷的往山菓店內跑。起初。他也沒在意。有一天傍晚時光。大雨如注。少時雨住。那街道上的水。正在滔滔汨汨。却見王二樂。挾了一柄雨傘。穿了油鞋。大步小步的直蹇入山菓店中。點腿見了。還沒在意。便趑回室內。合一班賭友們。作回葉子戲。二更以後。局散。點腿送賭友出門。方要回步關門。忽見提燈一閃。王二樂從山菓店中。蹇出行。得數步的光景。却聞菓店門首。有婦人笑喚道。王二爺。明天早些來吧。今天的藕不中吃。明天我叫他（指懷綬）到北池裏。旋買些來吧。二樂一面笑應。

一面從門首蹙過。點腿一瞧那燈籠。是山菓店的二樂。却用個很精緻的花汗巾。裏着幾段七長八短的乾爛藕。恰好那二樂一脚踏滑。險些栽倒。將那藕甩了一地。二樂通不理會。只微笑着嗅嗅汗巾兒。竟自揚長而去。你想孫點腿。是甚麼脚色。今兒王二樂巴巴的冒兩買藕。却又拋掉。分明是醉翁之意。不在乎酒。不消說那花汗巾。大有來歷。何况郎氏。又在後面嬌聲浪聲的吱喳呢。當時孫點腿。既已瞧科。暗暗歡喜。情知秦懷綬可以欺侮。次日早飯。吃了兩杯酒。一蓋狗臉。便撇披大衫。趿着鞋子。蹙入山菓店道。秦兄。咱多日不見。俺看你滿面紅光。像是發了外財。咧。沒別的你吃肉。俺也須喝口肥湯哩。懷綬聽了一時。怔住。尙未答語之間。點腿笑道。你昨晚大雨地裏。那種乾爛藕。還賣得。王二樂的大錢鈔。這裏面的事由兒。就大有考究。咧。咱都是街面上的朋友。不揭穿彼此心照。好得多哩。說着。瞪起眼睛。一屁股坐在那裏。大聲道。將你老婆的花汗巾。

照樣兒與我一條。我老孫也弄些乾爛藕嘗嘗。（無賴如畫，本是懷綬將尋點腿，反是點腿尋了來，不惟省筆，亦且佈局變動，知此行文自無呆板之弊。）懷綬聽了，這才恍然，暗笑道：原來這廝，他已覺得咧。俺本待不久的就尋他商量。如今他擺出這副嘴臉，俺且叫他吃兩記肥耳光，再說。於是笑道：孫老點，你胡說的是甚麼。俺老婆那裏有甚麼花汗巾呀。點腿喝道：你不用搪塞俺，俺都明白。有花汗巾兒給王二樂，就沒得給我麼。便是你老婆的月布子，俺也將就着。俺是吃定了乾爛藕咧。甚麼話呢。由你老婆裏的藕，定有個新鮮味道。懷綬笑道：你別胡噁。俺老婆聽得了什麼意思呢。或也他昨天用汗巾給王二爺裹得藕去咧。但是我可不敢問他。你有本事，自去問他。因高喚道：家裏的這裏來。有人合你要花汗巾哩。說罷，蹺過一旁。料理店務。這裏孫點腿大馬金刀的按膝而坐。一面微微冷笑道：你搨出你老婆來。難道我就不敢問他麼。誰叫他養一

個漢字未出口。只聽清脆。劈拍幾響。老大的耳光。業已從額兒後抄來。並有人罵道。養你娘的口。你敢胡說。咱就當街去評評理。老娘有汗巾裏馱那個。也沒你相干。老娘便是養遍街。搗遍巷。也沒你問的分兒。活剝兔子。渾口口都不像的東西。還不滾開這裏。單等我一個指頭。搽出你去麼。這裏孫點腿。掩着熱刺刺的臉。跳起回望的當兒。那郎氏早已蛾眉倒豎。杏眼圓睜。一手扞腰。一手舉着老大的柴棒。就要劈頭打下。原來郎氏在二門內操作的當兒。早已聽得孫點腿一路胡噉。他本是潑悍性兒。便早氣得肚兒鼓鼓的。所以這時聞喚。跑出登時發作。（著此一段。爲下文郎氏變計。囑罵諸無賴作步驟。）當時郎氏這一鬧。出乎點腿意料之外。原來他素常價見郎氏嘻嘻哈哈。不過是個騷俏婦人。並沒料到他是支母老虎。俗語說得好。光棍不吃眼前虧。點腿是滑出油來的脚色。他豈肯白挨大棒。於是一抖大衫。來了個燕兒飛的式子。聽一聲躡

出店門。拔脚便跑。還聽得郎氏在後面殺千刀的殺萬刀的亂罵。點腿氣吼吼。慥到自己屋內。一掄大衫。自語道。好霸道傢伙。不想秦老懷。有這等閻王老婆。看光景。不是善岔兒。這只好就王二樂一面裏。想生發咧。語聲方絕。却聞背後。嗤的一笑。點腿回望。却是秦懷綬。三不知悄悄趕來。點腿一怔之間。懷綬却湊去附耳數語。點腿登時大悅道。你有此意。何不早說。不省得俺挨老嫂的耳光麼。巧咧。王四爺等。這當咧。正沒落子。他們一定幫忙的。你只囑咐老嫂。加緊的上勁兒。時機一到。速來知會俺。就是不提兩人。欣然別過。且說王二樂。連日價被郎氏挑逗得。一團火熱。幾次價。想要下手。無奈郎氏。既若卽若離。偏那懷綬。一總兒。也不出店。只管攙在裏面。礙手礙脚。二樂一想。須先錢來擋擋。便不時把與懷綬錢鈔。只以隨後取用貨物爲名。以爲他定然會意。那知他通不理會。一般合郎氏陪着自己說笑。就是寸步不離。二樂一想。準是小香火。送不動大。

神道自己既要快活。少不得破注大財。一日狠一狠。向懷綬道。秦兄你這店面如此冷落。怎不想生發生發呢。如今東山中。菓市正旺。你何不去販些來。添添生意呢。懷綬一聽。情知二樂情急。時機已至。却佯歎道。二爺的話。何嘗不是。但是向東山去一踰。往返間就是十來日。那盤川還好辦。最要命的。就是沒貲本。既去一踰。各樣山菓。就須販全。少說着也須二百來銀子。呵呀。我的二爺。你說這注本錢。叫我那裏去抓瞎呀。不瞞您說。昨天俺有一班朋友。也勸俺去販貨。都應許借與俺十兩八兩的。（卽入孫點腿等。簡捷之至。）只是力量小。接不起氣來。眼睜睜的好生意。只好看別人家去作了。二樂忙道。這不打緊。二百來銀子。我備與你。不要利錢。以後生意。倘作發了。俺還想入個股兒哩。但是你要去就早去。不然。怕被人搶了頭水貨去哩。咱今日一言爲定。明日俺送銀來。你收拾收拾。後天就去吧。（急色如畫）一言方盡。只見懷綬欣然。說出一片話。

來。正是。

一語纔通言外意。兩心互角個中情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阻好事偏來二憾 串騙局大會羣魔

懷綬聽了大悅。一面隨口道。二爺如此作成俺。可是好哩。一面却暗想道。這小子高興頭上。今日須得給他點甜頭兒。明天方不致變卦。於是又笑道。既如此。俺只承二爺一個人的盛情。就犯不着挨門撞頭去咧。俺便去知會要借錢與我的一班朋友。也省得人家東挪西跨。二爺不曉得。俺那班朋友們。雖都是窮哈哈。却也是好交好友的一會兒。咱吃過中飯。俺就去尋他們。二爺等俺回頭。見個話兒再去吧。您就勢兒與俺看看店面。散點財主福氣。也是好的。二樂忙問道。你這班朋友。都在一處麼。你須多大時光回頭呢。懷綬忍笑道。他們都是

沒把的流星。那裏在一處。俺回頭就須旁晚時光。二樂聽了。只喜得心窩怪痒。不由望望日影道。如今就好用中飯咧。咱飯後。俺就在櫃房中睡一覺兒。等着你吧。（寫二樂愁中逞狡。絕倒）懷綬暗笑道。好小子。你肯好生睡覺。倒像個朋友哩。我且叫你乖大發了。正說着。恰好郎氏送進茶來。梳着鬆鬆的嬾髻。穿着薄薄的淡粧。用輕脂薄粉。搽揉的兩片香腮。如海棠花瓣一般。鬢邊插兩排珠蘭茉莉。人未到。香氣先來。直將個王二樂。望得餒了兩眼。又以為自己將花大錢鈔。居然胆兒大將起來。見郎氏近案置茶。衣襟上爬着個小蟻兒。二樂便伸手拈掉。郎氏笑道。怪道那會子。俺頸兒梗上。被蟻兒釘了一口哩。二樂笑道。只怕還有蟻兒。也未可知。於是瞧着眼子。只作去尋蟻兒。郎氏但覺得頸兒後。咻咻鼻息。吹得怪痒。（刻畫入微）便悄悄將腳兒。向後一趨。二樂大悅。含笑歸座之間。懷綬便道。家裏的。快去收拾中飯。少時。二爺飯後。盹睡。你不要只

管在院中貓兒狗兒的吱喳。下半晌。若沒甚生意。早些關店門。也省得二爺睡不自在。耶氏扭頭笑道。少時俺只裝啞。憑二爺來睡吧。（妙妙）懷綬笑道。你又撒瘋咧。這是甚麼話呢。幸虧二爺不屬外。沒講究。不然（句）二樂忙笑道。咱大家處常了。說說笑笑。原是這樣。方有趣。若只管客氣起來。還有完麼。於是合懷綬用茶罷。耶氏取了茶具。自去料理中飯。正在灶下思量二樂賊形兒。有些異樣。只見懷綬蹙來。笑吟吟附耳數語。末後又低聲道。你筋節兒。可要拿牢了。今天這小子。高興大咧。可不是頑的。耶氏眼皮一挑。笑罵道。賊形兒。你不敢放心。只藏在暗處張着。等他去後。再去知會得點腿。不結了麼。懷綬聽了。只涎着臉。一個大揖。冷不防挽定耶氏頸兒。香了一下面孔。耶氏睡道。你是土地神道。見不得大香火。如今得他二百銀子。就把你歡喜扎煞咧。（微逗下文耶氏變計）不提懷綬。含笑跑出。須臾。陪王二樂用過中飯。自去尋孫點腿。知會一

切準備埋伏。且說王二樂見懷綬去後。只喜得打跌。忙去虛掩店門。正要跑向內院尋郎氏去。幹快活營生。只聽店外哼了一聲。一推門兒。歪歪胯胯撞進一人。一屁股坐在櫃案前。向二樂呷牙一笑。且眙眼兒。二樂望去。却是個稀爛醉漢。酒氣薰薰。一捻拳頭道。咳。有這麼大的胡桃。且給老子剝幾個。二樂道。你別取笑。胡桃那麼大。還了得。醉漢喝道。你這裏不是山菜店麼。連胡桃都沒得。只賣你娘的爛桃兒麼。二樂聽了。氣往上撞。只因急欲他去。忙尋出數十大胡桃。遞過去。醉漢哈哈的笑道。難道你不管剝胡桃麼。還須俺自家費手。說着眼張失落。似尋釘錘。二樂攢眉道。小店中沒得釘錘的。醉漢也不理他。就門脚下檢起塊倚門石頭。敲了胡桃。便索性四平八穩坐下來。細剝胡桃。一面價胡拉八扯。又自報字號道。俺叫樂不夠。平生好喝盅兒。就是在那裏也沒起過膩。見人眼色不好。拍腿就走。所以酒友們（句）二樂忙道。你已醉咧。還酒酒的。醉漢

正填了一嘴胡桃。嚼的白沫橫流。忙嘆一聲。噴在地下。便如一堆孩子疝的生屎一般。隨即喝道。俺從那裏吃過你的酒哇。來來來。你且與我說個明白。說着跳起來。去抓二樂。二樂一閃的當兒。恰好有人來買山芋。醉漢趁勢一逕的溜之大吉。却弄得當地。桃壳口穢。一榻糊塗。這裏二樂。倒不理會他白吃胡桃。且幸厭物已去。急匆匆掃淨當地。去掩店門。方兩手一合雙扉。只聽外面急叫道。哎。暗。暗。夾。斷。腿。咧。(奇峯又起。妙妙。)二樂低頭一瞅。早見門限上。已踏入一支鯨魚腳。沒奈何。從新開門。却是個老媽媽。撞將進來。一丟眼兒道。怎的你們男人家。如此鹵莽。不虧俺叫的緊。腿都斷咧。說着。坐在櫃椅上。一面皺眉捻脚。一面嘮叨道。今天合該俺晦氣。你說呀。俺一出門。便遇見張穩婆那老養漢的。紅口白牙的。合人拾了一陣硬槓。方穿過一條街。又遇見永世不得發生的。吳藥坊。他見俺慌慌張張的跑。只認是俺家媳婦。滑了胎。當了許多人。他便拉

住人。問長問短。總想着他去瞧瞧才好。吃俺罵了一頓。才離了那厭物。不想方才又挨了這麼一夾。看起來。俺媳婦肚兒內的小人兒。添下來。也是他娘的一個撇扭種。你看他沒出娘胎。就防的我老人家七顛八倒哩。說着。從腰中掏了半天。掏出五六文銅錢。拍的聲拋在櫃上。却咕着眼兒不語。這一來。沒頭沒腦。二樂急得跺脚。沒奈何。問其來意。問了半晌。老媽媽枝枝葉葉的方才說明白。原來他因他兒媳婦鬧胎氣。因藥中用點老藕節兒。所以到此來買。二樂聽了好不長氣。便搖手道。俺這裏沒得老藕節。這宗物兒。你向藥店去買。才是老媽媽拍手道。這倒好。你就像合藥店人們商量好的。特地推核桃車來消遣我。藥店中說你這裏有。俺才跑來。如今你又這等說。說着。指手畫脚。那光景。又要長篇大論。二樂一瞅日影。業已斜斜的映上櫃檯。那賣夜食的小挑兒。業已吆喝着買將來。這時二樂恨不得一把推出老太婆去。却聽得郎氏在內院喚道。二

爺睡醒了麼。你要搽臉。就進來吧。二樂猛聞。便顧不得再向老媽媽答話。只亂搖兩手道。你別開談咧。於是胡亂從大塊整藕上。掰了一段中節兒。只因忙得利害。隨手向老媽媽懷中一拋。那知越忙越出岔子。那藕節不偏不倚。正砑在老媽媽乳頭上。老媽媽呵呀一聲痛的。只管呿牙裂嘴。半晌方說道。怪不得那張穩婆說俺眼皮下發青。主有災眚。果然被他胡噉着了。他還說俺媳婦大肚累贅的。像個男胎。果然再說對才寫意哩。二樂急欲他去忙道。是的是的。定是男胎。你快些去吧。老媽媽說話時。本已站將起來。一聽二樂此話。笑迷迷的從新坐下來道。原來你會斷人胎生。俺求籤打卦的。也都是個男胎。看我說說那籤語。你來斷說罷。側頭凝想。那一來。直將二樂嘔得火星亂暴。忽一眼望見櫃檯上數文銅錢。登時得計。急忙把與老媽媽道。咱街裏街坊的一段藕節。不須錢咧。老媽媽一聽。這才謝一聲。欣然而去。二樂緊跟在他背後。待他方出店。

門。碰一聲。關門大吉。還聽得老媽媽在外面嘟噥道。幸虧人沒得尾巴。不然又夾斷咧。且說王二樂。關了店門。一瞧日影。業已平西時分。這當兒。心似火燒。三脚兩步。跑入內院。只見郎氏正在正房穿堂中。就地鋪了席子。攤了一副牙牌。拿王八消遣。穿一身舊紗衣褲。玉肌掩映。一見二樂進來。將嘴兒向壁角一弩道。你要搽臉。就用俺賸下的熱水吧。那會子。俺也歪歇一霎兒。就是睡不去。賭氣子。俺起來抹牌頑。二爺這一覺兒。睡足了吧。二樂一面就壁角盆架上搽臉。一面道。別提咧。真是急驚風撞着慢郎中。俺早就想進來。偏巧接二連三的。來了兩個厭物。如今吃我關牢店門。咱這可該放心大胆的頑咧。郎氏斜瞟一眼道。嗜頑甚麼呀。你說話。可要清爽。二樂笑道。話怕想邪了。俺說的合你頑。頑(句)郎氏紅着臉道。怎麼呀。二樂一面向前湊。一面道。頑牌罷了。於是蹲向席前。只作去抓牌。早將郎氏手兒一捻。郎氏格格的笑道。你別來攪人。且看俺

拿開這王八。占占旺相人家都說。拿開瞎眼的王八。便該發財哩。說着。一推二樂道。熱巴巴的。怎的偏來擠老羊。你不會那邊坐麼。二樂一面跳向他對面。一面笑道。不擠咱就不擠。那麼我與你頂。(句)郎氏眼兒一抬。咬唇一笑。二樂道。頂牛兒頑吧。郎氏唾道。你這人不好的。你頂只管頂。却不許搯人的牌呀。於是彼此一笑。即便作局。二樂那裏有心在牌上。一面將牌亂發。一面領略郎氏生香活色。只見他雲鬢籠情。香腮堆俏。揲着半段玉管。只顧去抓牌。袖風一宕。便聞得幽香細細。二樂正望得通體酥融。恰好郎氏一張牌發錯。登時急得用兩手抖起衣襟。來搨搨涼風兒。那羅襟一掀之下。早露出裏面的紅紗兜肚。並且索興兒豎起一腿。來了個半蹲半坐的式子。一支腳平放。着一支腳踏在蓆上。笑吟吟向二樂一伸舌兒道。你說了半晌。還是搯人的牌。專尋人的縫兒哩。你想郎氏本穿一身紗衣褲。這一蹲坐。未免將褲襠迸緊。二樂悄悄望去。只

見凹凹的有一所在貼着蓆子。只色心大動之間。恰好該他來發牌。便故意價丟下一牌。隨手一彈。正彈近那片凹處。這裏郎氏方在四顧找牌。二樂忙探身。只作去檢那牌。不知怎的。手指一動。郎氏登時格格的笑成一片。却揚起手掌道。你要作死呀。這時二樂業已一切不顧。頃刻一個虎勢撲上去。郎氏不提防。呵唷一聲。向後便倒。兩支小脚在二樂兩脇下蹬踹之間。忽聞店門上拍拍拍。一陣亂敲。接着懷綬喚道。二爺醒醒。諸語亦警世語。夫人當逞欲敗德時。醒最難。推言之據權竊位。不敗不止。固不但逢千金於曠野。遇美人於暗室也。俺回來咧。郎氏一聽。反倒雙手勾緊二樂的頸兒。嫩尖尖一條細舌。直度過來。二樂噤了一聲。佯着身向外便跑。却一頭擡在櫃房榻上。忽作驚醒的語音道。秦兄麼。怎這時才回來。說着。大大一個呵欠。起去開門。只見懷綬滿面春風的蹙進。拍手道。今天俺去的好巧。恰值俺一班朋友們都在某茶肆談天兒。聽

俺說到二爺一番盛意。他們個個豎起大拇指。都佩服的了不得。依着他們。登時就要來認識二爺。俺便道。明天俺治個東道。邀請諸位到舍下。大家認識認識。不好麼。俺順路兒已搭好夜航船。明晚就起程。赴東山去。明天二爺務必早些來。賞他們個臉面。他們都是外面的朋友。好交好友。很有趣哩。二樂揉着眼道。你待一霎再不來。俺就要去咧。但是明天。你又破費作甚。懷綬道。不過大家會會。喝一場子。俺這裏比二爺家下。差不多呢。俺出門後。少不得須勞動二爺。天天來照應。如今還客氣怎的。正說着。郎氏趲來道。你瞧你多麼費物。從街上來。就不稍些新鮮酒菜來。作夜飯兒。二樂忙道。不須咧。俺這就回去。措置銀兩。咱們明天見吧。於是拉着脚子。搭拉着頭。向外便走。只一背身的當兒。郎氏却咬着牙兒。狠狠的用手一指。却又忙趕去。給二樂舒舒後衣襟兒。招得懷綬忙俺口送出。不提二樂。一路上渾身不得勁兒。到得家中。先忙忙換條褲兒。

絕倒。且說懷綬閉了店門。匆匆的跑入內室。那郎氏方斜靠在牀沿前。搖着頭。聳着鼻兒。嘻嘻的笑着。俺給你留了那麼大的臉。你該怎樣謝謝我呀。那知懷綬一言不發。跑向前。抱住郎氏。一支手却硬硬的插入他襠中。然後哈哈大笑道。俺才放心咧。郎氏笑唾一口。便一述二樂。急色情形。夫婦相與撫掌。一宿晚景休提。次日早飯後。孫點腿先自趲來。合懷綬咬了回耳朵。計議停當。並命懷綬囑咐郎氏。聲喚爲號。他們便從前後門一齊打入。並言明事起之後。那位王四爺專來解紛。作個台階兒。大家好下場。懷綬聽了。自然歡喜。送得點腿去後。便在二門外一所空房中。收拾鋪設席面。郎氏自在內灶下。整理酒菜。偏搭着這日暑熱。過午後。又疎落落下了一陣細雨。懷綬在外邊料理停當。趲入灶下。只見菜案上。各色都齊。一罈好酒。也打去泥頭。放在那裏。郎氏正低頭坐在飯灶前。一面細細添火。一面若有所思。喜的懷綬。拾起罈邊掛的酒提。提酒入

口哂哂。一面讚好酒。一面誇郎氏道。難爲娘子。就這等爽利。一會兒的工夫。就多整治好咧。郎氏道。你先別噪。沒要緊。我且問你。這王二樂。倒底有若干財勢呢。懷綬道。若說底細。俺也不曉得。大概五六萬銀。常放鄉戶債。一準有的。郎氏道。他既有偌大財勢。怎的不攜家來住呢。懷綬道。你不曉得。他家中老婆。不但長的醜八怪似的。並且是個二憨頭。伸出兩手。不一定準曉得。是十個指頭。有一個十來歲的兒子。比他娘。憨的還兇。所以王二樂。不耐煩攜帶妻子。便是所有積蓄。除家中稍置薄田外。其餘便在這裏。郎氏沉吟道。原來如此。忽然又笑道。你調兵遣將。裏應外合。又用俺施展美人計。既這麼費盡心思的鬧。到底想王二樂多少好處呢。懷綬得意道。少了。還值得麼。俺頭些日。沒合你說麼。至少也須榨他上千的銀子。郎氏微笑道。那麼以後呢。懷綬道。以後他是我。我是我。沙鍋子搗蒜。一錘子的勾當。難道誰還想再理誰不成。郎氏聽了。只默然點

點頭兒。(已伏變計動機)正說着。只見二樂。一直的趑將進來。手內提了四封銀子。整整二百兩。慌的懷綬接謝不迭。一面向郎氏使眼色道。反正客人們都還沒到你。且陪二爺在你房內坐坐。都是一家人似的。避諱甚麼。等我去尋他們。若叫二爺候他們。可是道理。說着。頭前引路。二樂正在心喜。只聽二門外一陣步履響動。接着有人高喚道。秦兄在麼。懷綬道。這倒巧咧。他們都到二爺。咱前邊坐吧。於是將銀兩交與郎氏。合二樂匆匆趑出。二樂雖老大的不高興。只得且合孫點腿等。彼此廝見。只見三個人。一色的衣履合時。倒也都像個外面朋友。問起姓來。除孫點腿之外。一個姓岳。一個姓胡。方才各道久仰的亂成一片。只聽店門外哈哈大笑道。孫兄等好快脚步。倒早到咧。聲盡處。趑進一人。二樂一望。不由略怔。正是。

酒兵花陣安排定。玩弄癡愚頃刻間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點花娘變計攬金 駿豎子抱病消渴

且說二樂見搖搖擺擺。楚進一人。生得麻面微鬚。兔耳鷹腮。趁着一雙鷓子眼。兩片雷公嘴。行動之間。便似水蛇亂鑽。不容分說。拖住自己大笑道。王二爺。可還認識小弟麼。您是貴人多忘事。料想記不得咧。二樂定睛一看。登時老大的不高興。暗道。這不是起動衙門吃混飯的王老四麼。整年價跑街坊。抓俏錢。是個好體面的。是非由子。秦懷綬無端邀他來作甚。正在一面自道眼拙。一面謙遜。孫點魁等已亂噪道。今天這一聚會。真沒有的。你看二爺合四爺。都是仗義疎財。格吧吧的好朋友。少時吃酒。從我這裏說。那個要客氣不醉。俺是不依的。王老四蹂脚道。可惜俺今天沒福分。來陪二爺。因爲朋友託了俺件事。這就須去尋班上李頭兒去。所以俺特來知會秦兄一聲。二則見見王二爺。俺心中就

快活極咧。比吃酒還強的多哩。說着向二樂連連哈腰。就要轉步。只見胡二亂子。颼一聲。趕忙拖住。道。你想沒吃酒先逃席。須不成功。甚麼朋友咧。又託你事咧。難道俺們不夠朋友麼。岳花嘴忙向前。劈開胡二亂子的手。正色道。你快放四爺去吧。你以爲四爺像你似的。專管搗亂麼。人家能以大事化小。小事化無。辦的都是正經事。你搗亂的是甚麼。少時吃酒再施展你的搗亂本領。還不遲哩。於是大家一笑之間。王老四已匆匆去。這裏懷綬忙讓衆人都入櫃房。大家落坐吃茶。敘談孫點腿等。不消說是目有視。視二樂耳有聽。聽二樂。談笑雜作之間。又夾着一路溜諛奉承。敬王二樂。雖也是狡猾脚色。一來爲色所迷。二來也想不到這班人。別有用意。當時談笑之下。倒覺這班人十分有趣。不禁不由。便手舞足蹈。合衆人款洽起來。因天色尙早。由孫點腿攬掇大家又作了回葉子戲。直至日色將落。那胡二亂子一個癩肚皮。已餓的呱呱亂叫。懷綬方才

從後面跑來。聲請入席。胡二亂子一摔牌。摸着肚皮道。阿彌陀佛。秦老哥。你再不捨出飯來。俺這肚皮。眼睜睜就塌腔咧。大家大笑。起身之間。岳花嘴又蹲到二樂身後。悄悄的道。二爺仔細看。少時咱設法兒。叫二亂子爬了桌子。（謂醉也。）不想二亂子耳尖。已自聽着。便笑道。俺想捉人的醉鼈。還捉不夠。你倒想捉我的。點腿趕忙瞪他一眼。打岔道。莫怪人叫你胡二亂子。沒吃酒。先亂起來咧。二樂聽了。也沒在意。於是大家相遜。便如衆星捧月一般。將個王二樂。擁到那空房中。只見端正一席盛筵。早已排列停當。雖非滿漢全席。倒也是嘉殺美酒。那股醇烈酒香。偏只管往胡二亂子喉嚨裏鑽。大家方在遜座。懷綬却道。今天不成敬意。又搭着房下手拙。胡亂整治。只求二爺合衆位。將就用吧。大家尙未答語。只見胡二亂子。唏溜一聲。拖下一條蝸涎似的東西。不容分說。抓起一把乾菓子。填入口內。百忙中。鼓着豬胞似的腮幫子。却言語不得。只一手指

着上座兒。一手去拖二樂。大家不由大笑。這才趁勢兒。七手八脚將二樂推入上座。即便次第坐下。胡二亂子。嚥下那口乾菓子。方噪道。噫煞我咧。你瞧這不結了麼。這又不是會新親。請大賓。只管鳥讓怎的。因又向懷綬道。你叫大嫂（指郎氏）顯顯手段。使勁子服事俺。等俺吃快活了。沒別的。進個頭兒謝謝他吧。一言未盡。岳花嘴從他額後。便是一掌。恰好懷綬行酒。到他跟前。不堤防二亂子頭往前栽。碰一聲。正碰到熱酒壺上。於是衆人。鬨堂大笑。便扯懷綬歸座。一陣價傳杯換盞。大吃大嚼起來。那一樣一樣的時新菜品。自有兩個鄰家幫忙的小廝。穿棧似送上忙的。胡二亂子手眼齊上。杯筋不停。吃一樣讚一聲。道。好大嫂。哇。快活。快活。花嘴笑道。你這寶貝多麼下作。你索性就口涼水把秦大嫂吞了。不痛快麼。說着一瞟二樂。點腿笑道。他（指二亂子）是甚麼東西。他若吞了秦大嫂。成了癩蛤蟆。想吃天鵝肉咧。咱想在座中。準有不答應的。大

家聽了都瞅着懷綬哈哈大笑。懷綬笑道：說是說笑是笑，酒冷咧，且用兩杯。於是大家飲過一巡。這時王二樂對酒開懷，又想起懷綬出門後，郎氏穩穩到手，說不定有多少寫意風光，想到得意處，更不須人來苦勸，那一杯一杯酒兒，自然向口內送將起。孫點腿等好不伶俐，知二樂是個色迷，便單拾些街坊上風月事兒，以資談助。花嘴更是口講手摹，維妙維肖。胡二亂子却不諳這等事，只把他那創字號打降許多的英雄故事，演述出來。說到得意處，捻拳跺腳，聲震屋瓦。吃到半酣，正在鬧酒如潮之間，只聽店門外有人喚道：秦爺在麼？如今航船就要開行，您的行李早就下船，您也快去。懷綬忙應道：就去就去。因向二樂道：二爺合衆位只管慢飲，俺不得奉陪咧。您酒罷，便請在櫃房中歇宿，也與俺照着門戶。胡二亂子道：你放心。王二爺不耐煩照應，還有俺老胡哩，便是俺老胡巴結不上去，還有孫老點哩。點腿笑道：你別來照顧我吧，我是單管你搗

亂的。大家一笑之間，懷綬向大家一個大揖，即便告辭。這裏二樂抬身要送，却被二亂子一把按住，但見孫岳兩人送出懷綬，一路喊喳，直出店門。（寫得尷尬）這裏二亂子却向二樂低語道：「少時二爺幫着我捉他兩個（指孫岳）的醉貓，孫點腿醉了，是胡扯八拉，專以花哨他老婆。岳花嘴是酒一蓋臉，唱得一口好扯扯腔，才有趣哩。須臾孫岳蹙回，見二亂子正合二樂咬耳朵，便吵道：『好哇，好話不背人背，人沒好話，你不是向二爺編派俺們，便是暗含着給你老婆拉關。』」老官來來來，連王二爺都須罰三杯。胡二亂子攘臂道：「你逞酒量，咱們就較量一下子，於是拉了王二樂一陣價扭戰行令。大杯價攪起酒來，話休煩絮，不提這裏酒陣佈好。王二樂已陷重圍，且說鄭氏在內灶下整理罷一席菜飯，一樣樣都上齊，便與了鄰家小廝兩串辛苦錢，打發回去。自己到房中換了衣服，重新梳洗乾淨，就院中櫪兒上，乘了一回涼，只聽得二亂子等笑語如潮，爭

酒不已。郎氏聽聽街柝業已二鼓以後。暗想道。俺丈夫去已多時。怎的這干人們還沒把二樂灌醉。莫非這干害饞痞的。只顧灌喪忘了正事了吧。怙憊間却聽得二亂子怪笑道。哎喲喲。今天俺秦大嫂真把俺弄快活咧。你看他這等精心作意的弄席面。準是充得俺一個人來的。郎氏暗罵道。賊斫頭的們。再沒得好蛆嚼。俺且張張去。於是輕移蓮步。趲向二門外。就聽縫一啾。只見二樂等業已喝得晃頭播腦。胡二亂子正端了一杯酒。一手指定岳花嘴的頸子。就要灌下。笑得孫點腿拍手打掌。俗語說的好。人怕比。貨怕賽。王二樂雖沒有君瑞丰姿。然而比起孫點腿等的無賴神情。就大樣的多咧。當時郎氏不由暗想道。好笑俺丈夫。呆頭呆腦。楞敢結交這班泥腿。就是榨得王二樂的錢。恐怕還不夠酬謝他們的哩。（漸次心活計變。寫來步驟井然）怙憊問趲回自己室內。只管沉吟。却聽得酒筵上。越法號嗽攪酒。須臾聽得二樂硬着舌頭道。了不得。這

杯俺真不吃咧。聲盡處撲通一聲。便聞二亂子拍手道。倒也。倒也。點腿喝道。還不快辦正事。還亂你的。於是一陣攙扶拖挽之聲。郎氏情知二樂醉倒。趕忙避入後院。由暗處張時。果見孫點腿持燭在前。胡岳兩個。架定王二樂。嘻嘻哈哈。直擁入自己室內。少時點腿等都出。二亂子道。咱知會秦大嫂一聲。少時聽喚再來吧。花嘴道。用你瞎操心。秦大嫂怕不理會得。於是一闕價直出店門。這裏郎氏且不去理會二樂。先跑去關牢店門。然後尋了一具大提籠。將一席殘殺。並杯筋等。一古腦兒裝入裏面。淨抹桌面。椅歸原處。一切停當。吹滅了燈燭。這才將提籠提入後院。置向最後的柴房中。就院中略爲歇坐。清清頭腦。索興就院中把鬢髮掠掠。然後移步入房。剪剪燭花兒。一眼便張見王二樂。鼾聲如雷。仰臥在榻。口角歪斜。面紅頸赤。這時郎氏只怙憊處置二樂之法。還是他依着他丈夫不長進的法兒。給苦頭給二樂吃呢。還是自己另作主張。他想二樂在

自家夫婦身上也花了不少的錢了。這塊肥羊肉原是自家夫妻倆口中之物。如若把他慢慢價留着消遣。豈不甚妙。常言道。留得青山在。不知沒柴燒。自家夫妻倆往來起家發跡。看來都在二樂身上。自己要是這時依了丈夫的主意。張揚起來。那二樂自然不怕他飛上天去。可是榨出來的油水。也不見得會整千動萬。胡二亂子和孫點腿一千人。却朝廷不差餓兵。不能不把錢打會發他們走路。譬如那些小偷。併了三四人合偷一條牛。不如憑着一個人獨偷一只雞的好。這二樂又不是胡二亂子和孫點腿架將來的。自家夫妻倆犯不着把到口的饅頭。分給旁人吃呀。不如籠絡住王二樂。他所有賞財。怕不慢慢的都歸咱手。如今硬榨他一注錢。既不濟事。又明丟臉面。並且給那干泥腿們老大的把柄。以後他們來討厭。說閒話。那裏纏得清。怙懣間。眉頭一皺。忽然色喜。只見他輕移蓮步。掌了燭臺。誓向二樂床前舒將皓腕。向二樂身上亂推。可笑那

二樂却還不知道死在眼前。委實因爲爛醉如泥。一時間那裏推得醒。一翻身却又睡着了。轉推得郎氏好笑起來。好容易二樂才連聲呵欠。猛一睜眼。忽見郎氏在旁。不暇問其所以。只顧想掙扎起來。郎氏忙道。你快起來穿衣。如今就有人想擺佈你哩。但俺看你是誠實人。不忍的。快起來。聽俺計較。於是匆匆一述懷綬等一番圈套。那二樂本是個懦弱沒用的人。從先在吉安發財時。狠受過當地無賴的氣。此時談虎色變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忙推開郎氏。一面抖着抓衣褲。一面道。俺快從後門跑吧。你這番好意。俺定有補報的。說着拾起短衫。只管向腿上去穿。郎氏一面自家結束好。一面暗笑。便幫着二樂。好歹的穿上衣褲。忙道。後門上有人把守。是去不得的。你且隨我來。於是拖了二樂。便奔後面的柴房。東牆角柴堆之後。却有個空木櫃。因櫃底破壞。一向置在那裏。郎氏道。你快些入櫃去。等俺處置。二樂無奈。只得掀櫃跳入。便聞郎氏拍一聲蓋上。

櫃。並且加鎖。接着柴草響動。似乎俺蓋停當。便拍櫃道。你可要悄沒聲的。等我收拾那班泥腿。於是脚步響動。奔向正室。這裏王二樂。不會死先入棺木。悶得要死。虧幸櫃底破裂。四角上磚墊懸空。可以透氣。只是一股霉濕之氣。中人欲嘔。又不敢稍爲轉動。咯嗽。傾耳聽聽。滿院中一無動靜。這柴房離後門不過咫尺。却聞得門外有人喊喳道。怎這麼大時光。還沒發作。難道秦大嫂累乏了。睡着了麼。一人道。不要管他。等我翻進牆去。先張張。二樂聽了。正在吃驚。只聽郎氏在室中。氣急敗壞的一聲嬌喚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只聽前後門。碎拍撲哧。一陣擊打。頃刻有許多人。洶洶而入。一逕的都奔正室。便聞那胡二亂子。先喊道。好你個王二樂。人家拿你當朋友。你却吃醉了。要强奸人家的堂客。官罷私休。你說是怎麼完吧。一言方盡。只聽脆生生一記耳光。二亂子吵道。秦大嫂。可是氣昏咧。是我呀。郎氏喝道。打的就是你哩。你見鬼咧。半夜三更的。闖入俺家中。尋

甚麼二樂三樂說着，便大哭大叫道：鄰家們快來！這班光棍，瞧着俺丈夫不在家，黃夜入宅，不懷好意哩！胡二亂子一聽，大叫反了，嚇得二樂正在亂抖，只聽右左鄰家，早已驚醒，登時價提燈火把，一陣趕到，於是滿院中人身嘈雜，亂成一片。耶氏哭罵聲，孫點腿等沒頭沒腦，亂詫怪異聲，鄰人們紛紛爭詢，並胡亂勸解聲。少時，胡二亂子却大跳道：那會子，王二樂分明合俺們吃了半夜酒，醉了後，是俺親手扶了他到你房中，怎楞會不見呢！耶氏大哭道：鄰家衆位聽聽，他說的是甚麼話！二樂在櫃中，惟恐人搜來，正急得汗如雨下，却聞鄰家們冷笑道：你們兩下裏，都不要臉，不必再翻騰臭屎盆咧！你等各自安靜，好多着的哩。耶氏聽了，只有嗚嗚的哭。孫點腿却躁脚道：反正等秦懷綬回來，再說，這才是好朋友哩。衆鄰家齊喝道：你等莫怪我說，就諸位素日的體面行爲，看來今日之事，不見得便占住了甚麼正髮。秦家老婆自有姓秦的來管，請你諸位少

管閒事吧。說着似乎許多人紛紛散去。這裏二樂連驚帶悶。正在模糊之間。忽聽有人笑喚道。二爺醒醒。如今沒事咧。二爺急望時。正是郎氏一手秉燭。業已掀去櫃蓋。於是二樂匆匆跳出。向郎氏撲通跪到。郎氏含笑扶起他來道。方才被俺一陣喊罵。將這班泥腿們鬧跑。但他等一時必不甘心。你索性在此藏兩日。俟他們不在店外覘探你。然後再去不遲。但是這節事。都是那班該死的泥腿。攛掇俺丈夫幹的。他一時沒計較。却叫二爺吃這麼一驚。你不要計較俺丈夫。凡事看俺面孔吧。說着挽定二樂。便入正房。只見紅燭高燒。涼簾橫陳。又已收拾得迷香春洞一般。你想王二樂業已陷入迷魂陣中。有甚麼前思後想。當時驚魂甫定。色興又來。便一把抱定郎氏。復就枕席。兩人這番心安意得。在二樂新歡乍就。旣情興之倍濃。在郎氏金夫在拾。更我躬之遑恤。兩人這一番顛顛倒倒。也就不忍細叙。直至紅燭見跋。方才各自安歇。次日二樂果然不敢出

去。兩人倒索性日夜快活。耶氏這一條軟軟情索。早已將二樂拴得牢牢。直待三四日後。二樂方悄悄溜出去。過得幾天。懷綬由東山販貨。惹回問起耶氏變計的情形。始而還不甚如意。被耶氏劈面唾道。昏透腔的咱這等人。不知鬼不覺。擠他的財。倒不好。他倒願意明大明的拿老婆詐財。懷綬一想。未嘗無理。於是縮項一笑。卽此收科。只苦了孫點腿一班人。白挨了一頓臭罵。依着胡二亂子。還要去尋懷綬。不依。却被王四爺罵了個狗血噴頭。方才罷咧。原來懷綬知得王老四是個能拿事的泥腿。所以單單的送了他一筆錢。果然將胡二亂子等登時鎮住。不提孫點腿等。只好自認晦氣。且說耶氏既捉弄住王二樂。那懷綬只作癡聾。二樂有甚麼不曉得。便不待懷綬張口。那沒名稱的錢。便源源而來。懷綬資本頓裕。白不消說。爲日不久。又由耶氏攬掇二樂。將放出去的債款。收回一半來。人在山菓店中。作個大股分。好笑二樂爲色所迷。這等三四萬金。

的大交代。竟沒中沒證。沒憑沒據。就是口頭上的交代。輕輕的把給懷綬。於是懷綬。只借營業爲名。裝修菓店。大起宅舍。廣招店夥。大備南北的乾鮮菓品。並一切的山海貨物。火騰騰鬧將起來。在店後住宅中。收拾了精緻跨院。請二樂住下來。那供給之盛。伺應之周。自不消說。郎氏一月中。倒有二十五天。日夜價在跨院中。這時二樂索性的打開板壁說亮話。單瞅着懷綬在院中時。他公然擁了郎氏。在室中鬧得咕咕唧唧。很不像話。有時高興。連日價不放郎氏出去。懷綬大白天偶去偷覘。只好掩面而走。原來郎氏既大展媚術。意思是打發傻小子早些上路。二樂只認是生平奇遇。儘力子曲盡淫樂。所以兩人在室中。往往裸體相對。那許多的醜態。也就不必說。久而久之。醜聲四塞。誰不知秦懷綬是個響噹噹的大烏龜。但是人的眼睛是黑的。銀子是白的。今見懷綬闊綽的沫沫漬漬。居然是個富商大賈。大家趨奉還不迭。那裏敢去笑他。俗語云。

有錢的王八大三輩。此話再也不錯。諸公不信。但看如今街面上。擺來擺去的。鬪老板。若問他財之所由來。恐怕他那臉兒。就會一紅一赤的哩。然而這話。又說回來。如今晚近的世道。廉恥掃地。那仗老婆得意的人。豈止商界。那秦懷綬也就不必深說。但是王二樂這呆鳥。不久的樂極生悲。漸漸的腰添上酸。腿添上軟。咯嗽失音。痰中帶血。在懷綬家。不消兩年光景。早已鬧得骨瘦如柴。一頭病倒。原來郎氏那把軟斧頭。十分利害。二樂便是虎也似的漢子。那裏禁得他日日而伐。所以弄的人非文園。也竟要隕於消竭。那郎氏又會那猫拖死鼠。假慈悲的手段。不但日夜價巫醫相尋。盡心調理。並且曲盡熨貼之狀。便是二樂亢陽發動。還要胡鬧時。郎氏便正色拒絕。因此二樂越法視郎氏如心腹人一般。兩人說起話來。二樂不由將各處所放的債項。逐一的說與郎氏。並兩次寫了家書。喚他兒子來。以便收束貲本。這兩封信。却都被郎氏悄悄就起。也不

向懷綬提及。一日懷綬吃了幾杯悶酒。想尋郎氏開開心兒。恰值二樂又病得要死。要活。郎氏沒暇出室來。懷綬未免不高興。正在自己室內。撇了嘴發悶。只見香風飄處。笑吟吟蹙進一人。正是。

毒計層層來。兇險。且聽娓娓話分明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得歪財言之醜也 鑽牀幃理宜有之

且說懷綬正在發悶。並一面嘟噥道。幹鳥麼。那廝病得鬼似的。偏他娘的不死。真正討厭。猛抬頭。忽見郎氏笑吟吟站在跟前道。你爲甚又擺出這副嘴臉。憑良心說。咱得他這等實惠。你也不該詛他死呀。懷綬道。咱白得他的實惠麼。他得的實惠。可在小處哩。郎氏笑唾道。你就是理會這檔子事。正經事。你就不理。你這會子願他死。好不發呆。他還是三四萬銀的債。放在外面。你怎的不想個

計較呢。懷綬道：這還用你說。俺何常想不到。只是怎樣計較呢。郎氏笑道：你這又沒抽展咧。我不會撒個瞞天大謊。只說向山西去辦一種貴物。他此時不見他兒子到來。必定收齊了債本。託你寄向他家。咱將此銀。輕輕入手。豈不又是一個便宜。懷綬沉吟道：此計不妥。將來他父子對了面。這事兒不鬧穿麼。郎氏聽了。忽的眉梢一挑。登時粉面上泛出一股惡狠狠的兇氣。（美人羅刹。是一是二。點醒世人不少。）冷笑道：咱既誑銀到手。還叫他父子會面麼。（狠極。）懷綬會意。不由猛的一哆嗦道：呵呀。此計好便好。未免太歹毒些。將來咱有子有孫。恐怕不得勁。（微逗下文大圭恃富逞淫。以致殺身之禍。）郎氏唾道：呆王八。如今晚你要發財。就須揣起良心來。你要良心。就別想發財。（斬釘截鐵。居然陽虎口吻。大奇。）懷綬道：雖如此說。你怎知他便信的及我。託我如此重金呢。郎氏嗤的一笑。一抹鼻尖道：你可說吧。這其間。却虧得那個。懷綬見狀。直

喜得不顧說話。跳起來。關上房門。一回身抱緊郎氏。兩人就榻沿上。也不知鼓搗了一陣甚麼。但聞郎氏於嬌聲喘笑中。喃喃數語。懷綬沒口子應道。依你依你。就這聲中。可憐王二樂。所有貲財。並一條小命兒。就此交代過了兩天。王二樂那病勢。越法沉重。却越法沒人樣。時刻價離郎氏不得。原來他虛陽鼓動。不但日夜價金鎗不倒。並且須有所歸納。郎氏偶一離榻。二樂登時喘吼。鬧的大白日。牕門緊閉。甚不雅相。然而懷綬爲財起見。也不理會。便一如郎氏之計。聲言向山西辦宗貨物。二樂這時。已是隨着郎氏手兒轉。果然託懷綬收債寄家。一總兒拿出許多借契。將懷綬喚至病榻前。長歎道。這是俺一生心血所積。如今俺病在貴地。只好有勞秦兄。順便兒將此款帶交舍下。請祈傳語小兒。叫他快來。俺這病。就在早晚了。說着。悽然淚下。懷綬一見。老大不忍。手拈文契。方在沉吟。郎氏一使眼色道。你別叫二爺勞神咧。快去收割清楚。核個總數兒。也好

叫二爺放心。銀子錢不比別的是絲毫不能含糊的。於是懷綬持契。竟去收賬。不銷數日。本利都清。一算總數兒。竟有五萬多銀兩。喜得個懷綬迷迷瞪瞪。一想起郎氏末了那一着兒。又不禁心頭亂跳。正想尋郎氏去商議。恰好郎氏蹺來。問知銀數。便笑道。事情既妥。等我去叫他親筆寫封寄家的信。你再到藥坊中。買些參茸龍馬丸來。交與我。便諸事都畢。你竟擎着當現成財主吧。懷綬嘻嘻着嘴道。你真用那一着兒麼。依我說。他也沒多大的遠限。等他自家死吧。郎氏唾道。你別在我跟前蝎螫。你一邊煽涼風兒。却等得。你再不替俺想想。你看他這兩天。還有人樣麼。正說着。果聞二樂又恠叫起來。郎氏急忙跑去。這裏懷綬也不怠慢。先買了龍馬丸。交付郎氏。然後向二樂一報收債的銀數。二樂有氣沒力的點點頭道。秦兄辛苦。俺這裏有封家信。你也帶去。郎氏道。二爺養神吧。信在俺那裏。不會錯的。於是懷綬退出。爲掩人耳目。也只得收拾行裝馬匹。烏

亂成一片。便是這日晚上。懷綬却暗聽得王二樂笑聲吃吃。終夜不絕。次日懷綬方才起身。人報二樂業已病沒。急忙跑去一看。只見郎氏。揉頭撒脚。方才下牀。那臉兒黃黃瘦瘦。也如大病初起一般。再看二樂。仰着笑臉兒。蓋了一副被。已四脚朝天的死在牀上。牀頭上燒酒盞裏。還有吃賸的龍馬丸藥渣兒。懷綬這時有些不忍。便伸手探那被兒。想與他蓋正當。不想手方探入被底。却摸了一把冰涼濃濕的東西。趕忙一甩手。答的聲。摔在地下。郎氏上氣不接下氣的道。我的媽。我可要歇歇去咧。你在此料理他吧。說着。一步一暗顫。入別室。這裏懷綬不由暗想道。真是錢難賺。屎難吃。俺婆子這番爲財難受的形兒。怎的能以畫出來。傳示子孫方好。也叫他們知道發家艱難。便不至於敗落家業了。一面亂想。一面取粗紙。悄悄與二樂拭淨下身。然後喚集僕人。備齊了衣衾棺槨。登時裝殮停當。便停靈於跨院正室中。那郎氏自早晨一覺兒。直睡至日平

西時方才起來。一面遣僕人急赴山西去喚二樂的兒子。一面取出二樂那封家信。夫婦兩個悄悄啾啾了半晌。懷綬却仿着二樂的筆跡。在信後面寫了幾字道。外有庫平銀三百一十兩。並託秦君寄去。可卽查收。懷綬寫到那三字。剛畫得一橫兒。郎氏還噪道。你再畫一橫也下得去咧。懷綬聽了。略爲停筆。然而畢竟畫了三橫。郎氏笑唾道。你這樣好心腸。還不積個狀元兒子麼。原來這時郎氏業已受孕。懷着大圭。至於這大圭。秦出玉出。也就不論之列了。當時夫妻一切準備妥當。單等二樂的兒子來奔喪。交代一切。過了些時。二樂之子到來。懷綬還在其次。郎氏那一番應酬款待。簡直的就不用提咧。瞧着二樂之子年紀小。便以長輩自居。不住的問吃問穿。事事周至。你想二樂之子。本是個未經世故的憨孩子。如何曉得他們夫婦奸計。但是一看他父親那封家書。只寫着三百一十兩寄家。未免心下也自怙懣。暗想道。俺恍惚聽俺娘說道。俺父親

有不少的銀子。在吉安放債。想是姓秦的經手。還沒收回來麼。不想過了幾日。懷綬腆着高臉子。連屁也不放。二樂之子。忍不得咧。便一詢債銀。懷綬冷笑道。俺合你父。只是朋友相交。他所有貲財。俺如何曉得。他住在俺這裏。所有衣裝物件。都在跨院中。封誌停當。其餘之事。俺一概不知。俺周旋你父親一場。也算對得起朋友了。說罷。拂袖自去。二樂之子。沒奈何。只得忙忙託懷綬。折變了二樂的衣裝物件。連那三百一十兩銀子。共得了七八百金。便僱了長行頭口。運柩登程。趲轉山西。後來二樂的妻子。却風聞得二樂有數萬金的貲本。在吉安地面。都被秦懷綬賺去。然而事無佐證。沒法理論。他母子氣痛之下。又搭着家境貧苦。爲日不久。便次第亡過。你想秦懷綬發了這種傷天害理的財。按理說是理無久享的了。那知人走一步運。報應有遲早。諸公別忙。且看下文吧。且說秦懷綬夫婦。見二樂之子。運柩去了。安穩穩暴得多金。真樂得屁股都要笑。耶

氏是首功之人。自然氣盛十倍。懷綬自然須小心十倍。正在出貲營運。鬧得花團錦簇之間。偏偏的財旺人也旺。那郎氏十月胎足。呱呱聲產下一個白胖大小子。懷綬這一喜。非同小可。先到祖先堂中。虔告叩首。跪下來禱祝良久。大概是盼望此子。將來大富大貴。至不濟。也要長命保家。但是逡巡之間。忽想起二樂之子。不由祝聲漸微。（冷筆森然）只好胡亂忙着謝神等事。轉眼間母子平安。將到滿月。照例的湯餅筵開。這時左近街衆們。不是親也來認親。不是友也來認友。頭兩日大盤小榼價的賀禮。花花綠綠的喜聯。還有那大串小串的。鐺兒鎖兒。叮叮噹噹的鈴鐺壽星。流水似送將來。懷綬這裏是撒請帖。開喜錢。治酒筵。擺客廳。百忙中。還須跑向內室。瞧瞧孩兒。望望渾家。不知怎樣獻個勤兒。方好。那郎氏正眼兒也不瞅他。只抱着小兒笑道。乖兒子。將來你給娘掙氣。不要像你老子。死沒出息的樣兒。好便好。不好你幫着娘打這老東西。說也奇。

怪那孩子聽了。真個烏油油的小眼兒。去瞅懷綬。並晃動小手。似捻拳頭。招得大家都笑。熱鬧中混過一日。次日旁午。賀客齊集。客廳上鋪陳燦爛。喜氣盈庭。客人致賀。主人謙謝。笑語如潮之中。有一個伶俐小老媽兒。紮括得齊齊整整。早將那孩子用錦襪裹定。抱將出來。於是衆客。唵一聲一擁而上。將那小老媽困在垓心。你誇福相。我讚伶俐。不但眼歡似的誇孩子。並且眼箭似的釘小老媽兒。慌得小老媽舉孩兒向衆人一扭道。咱快去吧。這裏可了不得。說着提起半大脚。回身便走。不想衆客中。有位近視眼先生。身體短胖。百忙中擠不上去。正裝上一筒旱菸。在人背後。要尋火來吸。忽見小老媽回身一走。就地下紅紅的一片。只認是別人吸煙。磕落的餘燼。便不管好歹。毛着腰子趕去。用煙筒向紅處一戳。意思是撮起吸煙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只見小老媽。呵啞一聲。紅着臉兒。攢起老大的眉頭。回頭唾道。你這個老爺子。是怎麼咧。怎向人腳上磕煙筒呢。

衆客一聽。不由鬨堂大笑。原來那小老媽兒。因今天是大喜事上。特地穿了雙大紅鞋子。不料却挨了一戳。當時衆客紛紛歸座。正向懷綬誇讚孩子之間。忽聽店門外一陣喧譁。並店夥亂吵之聲。少時已鬧進店來。便聞有人怪笑道。怎麼姓秦的發了財。便不認主兒了麼。你問問他脊梁骨上黏下俺多少肚皮泥去。他好好應酬俺。咱一切不提。不然他馬上與我倒出來。聲盡處。廳簾一啓。覷入一人。大家一望。那副奇怪形兒。無不驚笑。只見那人。有五十多歲。一張黑麻大臉。油而且亮。趁着牛卵眼。砗腮鬚子。光着漆紫的脊梁。挽一個鑽天椎。却用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。當髻簪兒。下穿一條蛇皮布褲。上挽至膝蓋。下露兩條黑毛腿。手內擎着一個瓦灌子。站在當地。夜猫子似的兇睛一閃。瞧定懷綬。大笑道。小把弟子。快過來。可喜你兔兒一般興陽。居然會生個大小子。老哥沒得賀你的。只好送你個瓦礫吧。衆客仔細一瞧那人。却是城中老光棍紀老八。

衆客中有知得懷綬少年來歷的。早已恍然。原來這紀老八是個光棍屠戶。懷綬少年窮困時。曾在他屠肆中。當過小夥計。因臉子漂亮。紀老八夫婦兩個。打架聲天的爭愛懷綬。其中緣故。也就可想而知。便是那郎氏。也是紀老八老婆的乾閨女。因常向紀家走動。不知怎的。由紀婆子說合。便合懷綬成了兩口兒。咧。後來懷綬辭去屠夥。方開了那昇小小山菓店度日。那紀老八連年的生意不佳。老婆也死掉。便索性的不作生意。單吃光棍飯。他那靠山兒。便是上文所說的王四爺。往時因懷綬也是沒落子。所以一向不會來找尋。今見懷綬忽發了昧心財。不但不去點綴他。便連請酒帖兒。也不會接到一份。所以他憤氣之下。趁勢兒來羞辱懷綬。其實是想詐一注錢而已。當時懷綬猛見紀老八說話。不像模樣。又羞又氣。只得聽一聲。閃入裏間。紀老八向正中喜案上。置下瓦礮。礮一拳。碰在案上。道。姓秦的。你躲着完不了事。今天你不說出個所以然。咱們

是白刀子進去。紅刀子出來。說着大捋步。就要去趕。慌得衆客一齊攔勸道。紀老爺不必如此。有話好生說。雖是秦爺疎忽。請酒忘掉你。你合秦爺老東舊夥的。也不該犯顏抓臉。來來來。咱且方便說話。於是大家將紀八撮入別室。這裏懷綬藏在裏間內。連大氣兒也不敢出。却聽衆客紛紜。並紀八罵罵咧咧。少時紀八高聲道。得咧。諸位及說到這裏。俺看諸位臉面一切如命。但是三天之內。姓秦的若不把出銀兩來。諸位却莫怪俺不夠朋友。說着一路踢躐。謾罵。去須臾。衆客來說許給他一百銀兩。他方惹去。懷綬雖痛銀子。且喜禍害離門。只得鼓起興來。且吃喜酒。衆客散後。懷綬蹙入內室。向耶氏一說。紀老八前來作鬧之事。耶氏一皺眉兒。惡狠狠唾懷綬道。我一向說你遇事沒抽展。由人騎額子拉屎。你還不服氣。合俺吵。紀老八胡鬧。就該喝人拴上他送縣。咱破着千八百銀子。要他（指紀八）狗命也現成。俗語說得好。甯堵城門。不堵水溝。那種人

知甚進退。今日給他一百銀。明天他就指望二百。你有多少銀子。常年價塞狗洞。吶懷綬道。你說話就刀子似的快。且聽我說。你這話的意思。俺早想到。就差着王老四是紀八的硬靠山。不然俺怕紀八麼。郎氏道。你如此說。俺正有話合你商量。你想整起富豪架子。不怕破着上萬的銀子。也要制服倒兩個光棍。方才能立的住腳。不然想過安生日子吧。今先去制服紀八。敲山振虎。王老四若不知好歹。咱就一杓會了他。我並不捨不得一百銀子。這燒紙引鬼的拙計。算是用不得的。一看郎氏機警狠辣。世上真有此等可畏的婦人。一你這時挺不起頸兒來。就不用想出頭之日咧。懷綬聽了。登時氣壯。便忙向衙門中打點停當。一索子拴了紀老八。先責他放刁詐財。攪鬧街坊。一頓屁股板子。幾乎將下半截折掉。然後枷示數日。辦了個積棍的罪名。卽時驅逐出境。那個王老四。會看風色。知孔方兄力可通神。便一夾狗尾。沒了下文咧。從此懷綬大得其意。

居然濫廁衣冠之例。俗語云。一富壓百醜。久而久之。也便沒人提他的醜根子。咧。此數年中。懷綬極享奢侈之奉。但是郎氏恃功。已公然大置面首。懷綬也想開咧。於是廣收美妾。開了個大家無忌。轉眼六七年光景。那孩子長得玉娃娃一般。取名大圭。既入學。聰慧異常。却也頑劣異常。懷綬夫婦。那裏有義方教子。驕縱得大圭。便如天王一般。有時頑皮惱怒起來。休說是撒潑打滾。便連懷綬夫婦。也要捶打幾下。大圭十五歲上。郎氏病歿。懷綬這時。已被幾個臭錢支使的人。賸一般。既失內助。只得撐起精神料理。過了些時。忽見大圭。有些不彷彿。整日價不入學塾。却只管向諸妾房內溜腳。懷綬雖未免疑心。然而也還沒在意。一日午後。偶趨向一妾房中。脚步兒方到門外。那妾却礮一聲。將門關上。撒嬌兒道。人家剛要睡一霎兒。你又來作甚。少時揉着紅紅的眼兒。方來開門。懷綬跟他進去。就臨牕案前坐了。忽然想起自己屋內。有匹新樣縐兒。因笑道。俺

昨天得了匹新縐兒。單與你留着的。你快去拿來。遲了。恐他們拿去。（指諸妾）那妾道。你去拿來。不結了麼。懷綬道。你真是大嬾支小嬾。怕走大了脚。說着。就室中踱了兩步。方到房門口。因腿子酸軟。就勢兒在便櫬上。又坐下來。那妾惟恐別人拿了新縐去。便自己去取。臨出門時。却望望牀幃。懷綬納了頭。默坐半晌。正在想起大圭近來光景。有些發悶。忽聽牀幃下小語道。某姨姨。你真罷了哇。老頭子去拿縐子。你還不叫我出來。說着。牀幃掀處。登時露出一張白臉兒。懷綬一見。喝一聲。直撲上去。正是。

儉人帷薄何足述。是父端宜有是兒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買案首錢可通神 話試場客偏搗鬼

且說懷綬猛見幃下那人是大圭。這一氣非同小可。方喝一聲。好小子。跼起要

撲的當兒。只見大圭颺一聲。躡將出來。不容分說。便奔房門。懷綬一扭。抓空。那酒色淘虛的身兒。本就往前一栽。大圭趁跑勢。又來了個倒踢飛腿的解數。說也湊巧。一下子。正踢入懷綬襠中。懷綬大叫。向後便倒。正在昏迷之間。却聽得那妾噪道。你這人真糊塗。又不要面孔。何苦來。置這瞎氣。俺這麼留你臉面。你偏要鬧穿了。我看你怎樣辦吧。（奇語）懷綬一睜眼。只見自己已被那妾扶到牀上。他却舒眉展眼。沒事人一般。反倒咕噪着小嘴。似乎生氣。懷綬見此光景。直然氣怔。瞪了半天眼睛。方喘吁吁道。大圭那崽子。從你牀底下鑽出。這算什麼檔子事呢。那妾冷然道。你揣度着呢。一句話。不打緊。氣得懷綬渾身亂抖。竭力搥牀道。好好。我是一定辦你們的。那妾嗤嗤的笑道。辦由你辦。但是大圭慣鑽牀底。你問問你那班心上的人兒。（指諸妾）那一個的牀底下。他沒鑽過。不過沒叫你瞧見罷了。你如今胳膊折了。袖內揣。倒還不錯。你若辦。咱便

大家抖擻個底兒掉。再者大圭孩子家。頑皮鑽牀底。俺一個當姨娘的。也管他不得。你這還不算拿住真把柄哩。一席話說得懷綬乾貼兩眼。又知諸妾皆爲大圭沾污。當時那口氣委實難受。思想着打鬧起來。又怕體面難瞧。左思右想。只好姑且攔起。然而大圭却不在意。便是當日晚上。他仍然跑入那妾房內。至於鑽牀底。或鑽別處。也就不須細述。從此大圭日益無狀。懷綬有時恨極。借端叱罵。你看他橫起眼睛。跳得蹦蹦山響。掙嘴回舌。那裏肯讓半句。那懷綬睡到五更頭時。不說是自省生平。反倒怨天恨地。沒得煞氣。那一切行爲。反越法刻薄起來。便是如此光景。那大圭長到十八九歲上。越法的險狠邪僻。無所不爲。自交了一班人。在外面眠花宿柳。真是有錢有勢。高起興來。成月價不照懷綬的面兒。懷綬有時喚他來。說兩句話。他勉強趲來。要看他個笑臉兒。却千難萬難。懷綬到此時。光情知他這位太保。非保家令子。不知不覺得了個夾氣傷寒。

的痛症。雖自知不起。然而看着偌大的家業。當初賺得來時。甚是不易。如今眼
睜睜撒手去了。未免要喚了大圭來。囑咐幾句。大圭雖不耐煩。但是大面上。不
能不到場。當時懷綬一見大圭。痛淚直落。便道。俺是早晚的人了。你呱呱一聲。
便是富家哥兒。你那裏曉得咱起家艱難。當初我合你娘。費了多少的心計。精
神。方能（句）說至此。可巧一口氣噎住。呵呀呀。讀者諸公。您再也猜不出大圭
說甚麼。他一句話。聲雖不大。却如焦雷一般。將個堪堪待死的秦懷綬。登時震
煞。當時大圭冷笑道。誰不知你能擺佈煞王二樂呢。這是甚麼體面事。也值得
喚俺來囑咐。懷綬聽了。大叫一聲。兩眼上翻。恍惚見王二樂。向他招手的當兒。
這裏大圭早已跨出去。自尋其樂。咧不提懷綬死後。一切繁文。並大圭當家。大
縱其慾。如今且說那徐玖。自與諸鄒兩人。同學以來。情同手足。既自知習武不
能。便自奮於文。搭着他十分聰慧。十五六歲上。便已文名藉藉。吉安城中。很有

幾處文社知名之士聯歡會課等事。是免不掉的。每次課居前列。不是徐玖。便是那素無行誼的秦大圭。原來大圭聰慧。不下於徐玖。却是學力不足。那一班社友們。爲周旋大圭的財勢起見。所以與徐玖並列。大圭高興頭上。更要沽名。因此往往折簡。邀請徐玖。那文酒談讌。在是讀書人常態。因此徐玖未能免俗。岱雲這時。已入老境。等閒價不上街坊。對於後起的一班讀書人。不過僅知其姓名罷了。老頭兒更有個古怪性兒。越是富家子弟。他越不理會。鄒玉林專志武功。不注意一班文人。惟有諸一峯。頗曉得大圭是個有文無行的人。今見大圭時。招徐玖。不由老大不悅。徐玖却道。大圭爲人。俺也曉得。但因街坊同住。並文字會課之故。情面難却。況且清者自清。濁者自濁。他又焉能挽我呢。一峯道。雖如此說。還是遠着他的好。俺看大圭爲人行步低頭。笑裏藏刀。其人是陰險狠一流。老弟莫怪我說。像你這疎略性兒。只會讀書的人。總以不近他爲是。

徐玖聽了。頗覺一峯過慮。然而見他這般說法。每值大圭來邀。便託故不去。大圭有時自來硬拉。方去一次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光陰迅速。這年徐玖年已十九。恰值縣中小試。岱雲高興。便攬掇徐玖去考。徐玖還未言語。一峯却道。俺聽說今年小試。狠講關節。並風聞着那秦大圭。早已案首自居。連喜酒都準備下咧。徐玖不如下次就試爲妙。岱雲笑道。豈有此理。風聞的話。豈可作準。文章有價。是不會埋沒的。於是徐玖。依言就試。岱雲一看他的父字草稿兒。十分稱許。徐玖等自然高興。揭曉以前。却果聽得人紛紛傳說。今次試場。是財神爺主試。並說某某等定然入彀。細一探聽。都是四鄉的富戶子弟。那大圭也在其中。徐玖似信不信。仍然十分高興。不想試錄題名傳將來。大圭果然中了案首。徐玖尋了半天自己的名字。通沒下落。將個岱雲老頭兒。歎詫得甚麼似的。只好勉慰徐玖數語。那也不在話下。且說徐玖連日價沒高興。不曾到塾。這日方在家中悶。

坐。隨手兒寫了一封家信。因哥子徐珮之妻。新近病沒。續娶的新嫂嫂陰氏。年方二十餘歲。便是徐珮同寮之女。那徐珮薄官浮沈。爲了一家的飯碗兒。奔波辛苦。近年來也時時患病。（爲下文張本）所以徐玖作書問候一切。方擱下筆。封好信函。只見一峯大笑。蹇入道。怎麼樣。俺說今次小試。錢神當道。你還不信。如今悶一會子。也沒用。走走。咱且到街坊上。疎散疎散去。徐玖道。玉林兄。怎沒來呀。一峯笑道。你還不曉得他是個忙人麼。昨天他又向東鄉菱窩鎮。置辦點貨物去咧。他那耿直牛勁兒。俺再也勸不轉。就說他在俺家。還用他自食其力麼。俺父親倒好像知他心性似的。反不時的誇他。道人貴自立。玉林行事不差。古來豪傑。隱於屠販。傭保者甚多。這又何足爲辱呢。他聽了。却越法高興了。原來玉林。自居諸家。過得二三年。終以口腹累人爲恥。所以求學習藝之暇。便作些小販生意。一日之間。只好大半日在塾。當時徐玖慨然道。你看老天也。

不公道。像玉林兒那樣人。偏窮得甚麼似的。像刻下這響噹噹的案首。他偏又富得不可開交。一峯大笑道。得咧。別發牢騷咧。快散散去。吧。說罷。拖了徐玖。便走。徐玖道。慢着。等我託人向河南寄封信去。於是揣起案上的家信。兩人一面走着。一峯隨口道。可歎你那位嫂嫂。就病沒咧。俺還記得俺小時節。到你家頑耍。你嫂嫂給咱兩個梳小辮兒。抓栗子吃。很是和氣。不過如今你這位新嫂嫂。可不知甚麼性氣。也能夠像你舊嫂嫂似的。就好了。徐玖道。正是哩。但是俺哥來信中。却說這新婦性兒。有些驕縱。想過些時。也就好咧。（微映下文）不多時。到得大街。徐玖託人寄信停當。原來這街上有處河南人開的商號。徐家寄信寄物件。都託他們。當時那店中老板。笑吟吟送出徐玖道。二爺真是好靜。不好動。怎不向大爺（指徐珮）任上瞧瞧去呢。俺河南有盤大的牡丹。碗大的石榴。好頑得緊。忽望見一峯。忙笑道。諸爺直怎的見外。何不裏向坐坐呢。一峯

笑道。再見再見。說話間。合徐玖。蹙過大街。散步半晌。走進一所茶肆中。兩人臨牕落坐。吃了一會兒茶。却聽得茶客們紛紛講說小試上打關節。並鎗冒頂替等事。一客道。真是人不可以貌相。你看縣尊。慕名請來的那位閱卷師爺。好一個古板板的胎貌。行動邁方步。不想他就見不得溜干楮。（市語謂錢也）如今鬧得落第相公們。這兩日直起鬨。貼得匿名帖。到處都是把那師爺。合這簇新新的案首。罵得王八蛋一般。連咱縣尊。都不好瞧。人家還說。這次小試。若不鬧關節。那案首。準是甚麼余相公的哩。一人笑道。你說徐相公。還沾譜兒。那是城中文社知名的人。又鑽出甚麼余相公來咧。一峯徐玖。聽了方在相視一笑。只見街坊上。行人亂閃。肆中茶客。也便都立起來。向牕外望。徐玖等隨衆望去。却是一羣新秀才。一個個穿了簇新新的衣衫。不知從那裏喝得醉貓似的。便這般揚手舞腳。大說大笑而來。有的撫頭晃腦。嘴裏還哼唧着試文起講兒。正

在絕隊亂撞之間。恰好一個小娘兒。領了一個小孩兒。從對面蹺到。其中一個迷齊眼的秀才。竟瞪着大眼。直闖上去。小娘兒忽閃不迭。一個踉蹌。却把那孩子拉了一跌。那孩子怪哭之下。並罵道。忸你娘的。難道你瞎就成咧。這般亂撞。衆秀才大怒道。這還了得。你這孩子。竟敢凌辱斯文。你老子是那個。俺須不得與他開交。一言未盡。只見那小娘兒。一梗頸兒。繃得嫩臉兒。笛末一般。丟着水淋淋的眼兒道。你們不用找老子。娘還在這裏哩。（罵得妙）難道你們這班人。還想淨街不成。衆秀才一聽。一陣價擠眉弄眼。小娘兒唾了一口。攜了孩子。自去。徐玖見此光景。不免心有感觸。便合一峯茶罷。蹺出徘徊一回。只覺得無可消遣。一峯笑道。你心中發悶。咱且到韋陀派的武社中。瞧一回較拳吧。也叫人痛快痛快。說着一振兩膊。正要合徐玖拔步。只聽背後岔巷口內。有人高喚道。徐兄慢走。俺那裏沒尋到你。你却在這裏走走。快回到敝舍吃酒。接着又大

笑道。好巧好巧。諸一峯兄也在這裏。咱就都去吧。一峯等同頭望時。却是秦大圭盛服跨馬。後跟兩名健僕。得意揚揚的從巷口覘來。原來這日大圭盛備喜筵。廣請文友。親去請徐玖。却沒遇着。這時方從縣官處拜老師回頭。當時徐玖勢難迴避。只得站住脚步。大圭主僕早一齊下馬。擁將上來。徐玖笑道。謝謝秦兄。俺合一峯兄有些要事去辦。不得叨擾了。大圭道。你又來咧。甚麼要事。便連一峯兄。俺都要請到的。方才俺親到尊府候你半晌。你不信。回問尊價自知。說着兩臂一張。攔住諸徐。又喝僕人道。混賬東西。還不快拉過馬來。扶諸爺徐爺上去。一峯見大圭這般氣概。早已一百個不高興。正想脫身之間。只見從背後又飛過兩乘小轎。裏面坐着兩個粉粧玉琢的粉頭。一見大圭。便格格的笑道。秦爺恕俺姊妹不下轎咧。俺這就向您府上去哩。說罷如飛而去。一峯一瞧。情知是大圭叫得陪酒的。越法不耐煩。便一掉健臂道。徐老弟自便。俺要先回去。

咧。大圭還虛作攔勢之間。一峯已揚長而去。這裏徐玖沒法兒。却笑道。豈有此理。秦兄得意後。俺還沒去賀喜。如何先倒叨擾。大圭聽了。只笑着命健僕服事徐玖上馬。擁了便走。不一時。到得秦宅。只見廣廳上。早已賓客齊集。徐玖細認那班人。無非是城內外沒行止的文人。素常價在大圭門下走動的。一見大圭親攜徐玖入來。都唵的聲圍將上來。一面價牽衣促坐。一面價亂噪抱屈。並有拍手笑的道。今天這席酒。可謂盛會。不但是秦兄發軔之始。前程無量。將來怕不鬧個狀元宰相。便是今天兩位文星。聚在一處。也就是千秋佳話了。少時咱定要賦詩紀盛。或徵圖繪方妙。徐玖聽了。好不惡心。只得默默的坐在那裏。這時大圭既把徐玖捉到。也沒甚話講。只顧撻進撻出的吆喝僕人。一會兒又嫌酒筵還沒齊。一會兒又嫌粉頭還沒到。院中僕人不知回了句甚麼。大圭大怒。登時便是幾下靴子脚。正鬧着。恰好粉頭趕到。大圭便喝道。你們婊子們是不

中抬舉的大爺給你臉。叫你陪酒。你們倒拿糖作醋。怎麼這時才來。一言方盡。只聽脆生生一掌。徐玖只認是大圭翻腔。不想簾兒一啓。一個粉頭在前面。拉着大圭的耳朵。一個在後面。剗着他屁股。三個人嘻嘻哈哈。直撞進來。前面那粉頭。還笑罵道。你這賤毛病。就得俺們這樣服事你。於是衆客大笑之間。又有一客拍膝讚道。我就服煞了秦爺。又風流。又通脫。這才是會讀書的人。不然。怎會一試冠軍呢。因顧徐玖道。您說俺這話對不對呀。徐玖聽了。只好唯唯。這時大圭已被兩個粉頭揉搓得不成模樣。虧得僕人們進來。安排筵席。這才將三個人隔開。那大圭也不顧衆客。公然將一個粉頭抱置膝頭。舒着挺長的嘴。就人家耳朵。也不知咕嚕的是甚麼。但見那粉頭含笑掙脫。自合那粉頭去周旋。衆客不一時。酒筵齊備。真個是蘭羞蜜醴。堆滿春台。賓主相遜落座。由大圭斟過一巡酒。兩個粉頭調動絃索。合唱了一套魁星點元小曲兒。（卽崑劇中夢

榜故事。便命他們斟酒陪坐。衆客們吃到半酣。一面價合粉頭調笑。一面價談鋒爭縱。無非是恭維大主。並講說些試場趣聞。徐玖聽得不耐煩。只好納頭吃酒。少時。一客却笑道。俺聽說這考試大典。真不是頑的。老年人都說。像那鄉會試大場中。未封龍門之先。主考大人。還有請神招鬼的大舉動。（奇文）請神。是主考拜請監場的神道。據說監這大場的神道。不是伏魔大帝。便是那哇呀呀的張三爺。他們老哥兒倆。有時沒空兒。便是那精忠報國的岳夫子（愈出愈奇）來替代。這請神。已經可怕。若說到招鬼。簡直的吓得死人。是主考拜神之後。登時在場中。豎起兩面大旗。一紅一黑。紅是收聚恩鬼的。黑是收聚怨鬼的。並且預先扮出兩個黑紅判官模樣的人。抱定黑紅的善惡簿。並扮出黑紅二鬼使。各執黑紅小旗二面。待至大旗豎定。二鬼使風也似跑向龍門前。揮動黑紅旗。大呼道。有恩的報恩。有冤的報冤。那客說到這裏。滿座上悚然動色。

一個粉頭嚇得向大圭懷裏一扎道。呵。可吓煞我咧。大圭趁勢抱定他道。不怕不怕。那客見狀。越法得意。忽然大呼道。哈哈。你猜怎麼着呀。（頓挫入神）一聲方盡。只聽噹浪浪酒杯一響。潑酒滿案。衆客一望。不由大笑。正是。

傲詭論方發兇。青白眼到有文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名士疎狂罵酒座 壯夫遊戲試官刑

且說那徐玖。一面瞧大圭不堪之狀。一面聽那客信口開河。心頭煩膩的便如蒙了脂油一般。端了杯子。微合二目。正在懨懨思睡。猛被那客一喝。恍似舌端起個霹靂。不由噹啷聲。杯落酒翻。衆客大笑的當兒。那客早接說道。原來恩怨鬼。是真的。二鬼使喊聲方絕。就見刷刷拉拉吹起兩團大旋風。一逕的分趨兩旗之下。這當兒。主考大人。端立瞑目。鐵錚錚的面孔。說甚麼閻王老爺呀。就試

的舉子們。若是忖念平生。有點不可告人之處。當時就須嚇壞。還用入號房。作文章麼。便有一客笑道。你別胡謫咧。雖有這般傳說。無非是神道設教之意。若真有甚麼恩鬼怨鬼。怎的上年咱縣中中的丁舉人。周舉人。一個是陰毒險詐的刀筆名家。一個是狂淫無度。六親不認的色鬼。他個兩長了那麼大。也沒拉過人屎。怎偏又高中高發呢。這時大圭只抱定那粉頭。只管肉麻。那客却笑道。咱別抬槓。究竟古老話兒。是可信的。又有一客笑道。就算老兄說得是。俺且問你。這大場。便勞動關張岳來監臨。那小試場。該勞動甚麼神道呢。衆客聽了。方在歡笑。那知徐玖這時。再也忍不得咧。忽笑道。俺猜監臨小試的。一定是那跨黑虎的老哥。（俗謂趙玄壇爲財神）一句話。不打緊。衆客登時互相變色。其中有機伶的。便大笑道。快收起沒要緊。來來來。豁三拳吧。於是拉開號喪的嗓子。一陣搦戰。把徐玖的話岔開。大圭雖然聽得。却因正合粉頭起勁兒。當時也

沒理會。大家一陣鬧酒。徐玖越瞧大圭越不服氣。便以酒自澆塊壘。正這當兒。忽見衆客又論起文來。然而項莊舞劍。意在沛公。無非是借談試文。誇讚大圭。徐玖見他們如此醜態。只覺好笑。不想大圭被衆客傍恭維得心痒難撓。便一迭聲的命僕人取過自己的試文稿兒。大家唵一聲都離了座。便搶寶貝似的搶到手中。由一人拉開韻調。高吟朗誦。其餘衆人是聽兩句。嘖嘖嘴兒。又瞧瞧大圭。各現出佩服無地的神情。這裏席上。只賸徐玖。合大圭。徐玖是微微含笑。提起酒壺。斟滿一杯。大圭是微合兩目。撚頭晃腦。得意的神形俱化。（此段描寫亦可謂神形俱化。）却仰靠在椅背上。用一支脚子。蹬着桌欄。那椅脚前起後落。便如搖船兒。正這當兒。一客大讚道。像這等好文章。只叫秦爺作個案首。俺看來。還是抱屈衆客。闕然道。正是。正是。這只好等着赴秋闈作解元咧。徐玖聽了。正在酒往上湧。只見大圭正色道。諸公雖是見愛過獎。然而小弟這篇文。

字。騙個案首。也不算甚麼僥倖。諸公看了半天。還沒理會到中間兩小股。最精彩處。小弟所以辱冠一軍。也就在這點子上。（其顏厚於七札甲）此語一發。衆客一陣價點頭拍手。那誦文之客。竟一回手。脆生生給了自己一個耳光。並笑道。你看俺兩眼。真是瞎掉咧。這兩小股。真是精金百鍊。一語抵人千百。這一來。招得兩個粉頭。都悄悄的擠眼撇嘴。（作十分力量。襯出衆客醜態。正以激起徐玖罵坐。文字步驟。如是如是。）道。這文章究竟是個甚麼頑意兒。怎麼還金的銀的混鬧。若是賤不搜搜的。咱們也買個頑頑吧。（妙妙）一言未盡。只聽席上有人大笑道。這篇文章。貴得狠。言無二價。值兩千五百兩。你們那裏買得起。衆客聽了。一齊大驚失色。忙望時。却是徐玖。正端起大杯。一吸而盡。拍的聲。擲杯於案。慌得兩個粉頭道。俺們是說頑話。徐爺怎生起氣來咧。正亂着。忽聽咕咚一聲。却是大圭一脚蹬滑。連椅便倒。（想見羞怒失措之狀。徐玖放言

賈禍自此始矣。衆客不顧徐玖。忙羣往攙起大圭。只見他滿臉紅漲。却登時換出一副狠奇特的笑容。向徐玖道。徐兄就這等會發官價兒。古人云。一字值千金。俺一篇文字。豈止兩千五百兩呢。衆客趁勢大笑道。徐爺該罰。自古道文章無價。不必論文。咱且吃酒吧。於是大家就座。一陣價勉強歡笑。直吃至日色平西方才各散。原來大圭這名案首。却是二千五百兩銀的關節。徐玖終是少年人。不知輕重。竟自一口道破。不提秦大圭。一席酒筵。求榮反辱。暗含着恨煞徐玖。且說徐玖。一路上出得秦宅。酒已略醒。雖自悔失言。然而已駟不及舌。到家一覺後。即便拋在腦後。過了兩天。會着一峯玉林。徐玖談到譏誚大圭之事。玉林還未開口。一峯却撫掌道。痛快痛快。那種人。臉皮本厚。就須刀子似的話。削他的厚臉。玉林正色道。諸兄莫如此說。古人云。惟口啓戎。對於君子人。已然不可。何況大圭爲人。不同我輩。徐老弟如此不檢。發他陰私。如何使得。你看咱

老師（岱雲）生平何曾譏誚過人。他老人家常說：凡譏誚人者，都是不思之甚。誚及君子，徒損己品；誚及小人，或買其怨。大凡作了一個人，再不可快樂了。這一張嘴，徐老弟還須三思才是。一峯摸着肚皮道：還是鄒兒有個涵養勁兒。俺可不成功。三人說笑一回，一峯忽尋出一柄寶劍來，與玉林瞧道：你看此劍，何如。玉林接過，仔細玩看，只見那劍寒光灑灑，端的好劍。鞘兒上微有積塵，似是多年沒動的物件。因笑道：你從那裏得此古劍。一峯笑道：你好不留心。這不是俺父親牀頭壁上掛的那把劍麼。一總兒十來年也沒動。昨天忽然賞與我咧。並笑道：釋家都講傳衣鉢，此劍也算我的衣鉢了。我但願你如我一般，長掛此劍，不用方好。俺揣度他老人家的意思，或是因我性兒剛暴，故作此訓語。玉林聽了，不由心中一動，忙問道：當時老師神情兒是怎樣呢。一峯道：好端端的，並沒異樣處。玉林聽了，不便再說，却未免怙悛傳衣鉢一句話。那知數日之後，岱

雲忽然病將起來。雖在病中。却神明湛然。這時嚇壞一峯等。三人輪替着晝夜侍疾。醫藥調理。自不消說。但是不久的岱雲病劇。將一峯等囑咐一番。竟自溘然長逝。這時玉林等。方恍然老頭兒傳劍之意。當時三人哭泣之哀。自不消說。不久的辦過喪葬大事。那個學塾。頓時的絃歌輟響。諸生星散。惟有玉林感念師恩。一定要廬墓三年。方才他去。一峯止他不得。只好由他。於是玉林自築三椽於岱雲墓旁。書則行販。自給。夜則宿於草廬。更以暇時。掃除墓所。連點塵星草刺也無。復往往泣下道。俺本以苦兒洒掃。得遇恩師。今雖欲爲吾師終身洒掃。豈可得乎。於是玉林義聲。闐傳遠近。便有遊俠少年們。不但爭以識玉林爲榮。並且禮幣交馳。爭聘玉林來作教授的武師。玉林一概謝却。只布衣草履。攜籃挑担。行販於市廛。並遠近村落之間。風吹日晒。得面目蒼老。猛望去。居然是個勞力的行販。不知底細的。那裏曉得他昂藏之軀。蘊抱着絕世的武功。正這

當兒。諸一峯一椿義舉。也便震動一時。原來岱雲在時。慷慨好濟人。緩急累年。價借與貧人的錢。單是借契。就積了一大篋。可巧這些貧人。有一半兒是秦大圭的水田佃戶。此項水田。本是低窪薄地。十年九發水。這年更淫霖爲災。水田全沒。休說是稻粒。連個稻莖草。都爛在田裏。一峯辦過回喪葬之事。未免手頭拮据。便親自攜契去尋債戶們。想多少的收回些債來。以濟用度。不想一到那裏。登時鬧了一肚子憤氣。兩眶子酸淚。原來那些貧人債戶們。正被大圭催租。逼迫得走頭無路。業已有些人。被大圭一索拴去。送官押追。債戶們想稍爲少交些。來年補交。都不能夠。所賸的債戶。一個個花子一般。一見一峯到來索債。便各自領了妻兒老小。黑壓壓跪了一地。除痛哭叩首。哀鳴求緩外。更沒有別的说法。你想一峯爲人。如何見的了這個。便命他們都起來。詢知一切貧狀。並被大圭逼追的情形。不但沒法索債。還陪人家落了兩點熱淚。痛罵大圭一頓。

登時慨然焚契而回。只說是岱雲的遺囑。於是鄒諸兩人。義俠聲聞。登時並著。那遠近慕名來訪的人。也就日見其多。然是鄒諸兩人。依然謹守金剛派。絕不矜誇。虛慕交遊。閒暇時。只合徐玖互相過從。甚是相得。那徐玖自在大圭席上。罵座後。本不去親近大圭。無奈大圭。倒似胸無芥蒂。依然時時過從。徐玖却他不得。只好任其自然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光陰荏苒。轉眼兩年有餘。一日麥杏黃時。天氣晴和。一峯偶因瑣事。至鄉下去望看一個朋友。被那朋友。死活的拖住。留敘了三兩日。方才趑回。走至距城五里之遙。一爿野茶肆中。歇坐。剛飲了兩杯茶。只聽裏間茶座上。有人笑道。好巧好巧。今日甚風。將諸爺吹到這裏來。一峯一瞧。却是城中收買廢貨的小販張小酉。這小子挑副舊貨担。慣穿村坊。播鼓兒一搖。招出些大閨女小媳婦子。便如臨潼鬥寶一般。都蝸蝸螯螯。各出所售之物。無非是零碎殘破的小物件。張小酉一面合人家磕牙鬥嘴。一面賤值收

貨。因此生意頗好。那遠近村落中的一切瑣事。他也大半都知。當時一峯含笑。遜坐道。張大哥。又作生意去來麼。且同坐吃茶。那小西湊將來。吃得一杯。忽笑道。好了好了。今天諸爺。這麼閒暇。想是鄒爺血淋淋一場官司完了罷。這事兒。本是誤傷。當時俺在場。瞧得仔細。好鄒爺。真有個柔和性兒。就瞧着那醉鬼。那般胡纏。一聲不哼。後來自己挑起担子要走。那醉鬼趕去扳拉。鄒爺略爲一推。他。不想那醉鬼一交跌煞。您說這不是誤傷麼。一峯聽他一席話。沒頭沒腦。不由愕然道。你說甚夢話。俺這幾日下鄉去來。今方回頭。鄒爺好端端的。有甚官事呢。小西失笑道。原來諸爺下鄉去。這就無怪你不曉得咧。如今鄒爺想還在獄中。你快瞧瞧去吧。於是匆匆一述。所以。原來前兩日。鄒玉林偶担了些麥黃杏子。沿村去賣。行經菱窩鎮。方在置担稍息。不想那鎮上有個潑皮阿六。不知從那裏。吃得醉醺醺。一逕撞來。忽見那黃而且大馨香撲鼻的麥黃杏。不由趨

着脚子笑道。好俊樣東西。老子口內火騰騰。我且得一個兒。說着。毛腰伸手。那知醉人腿軟。向前一撲。險些兒栽到担上。玉林忙一把扶住。那阿六登時瞪眼道。你敢推我。我一個錢。也是好主顧哇。現錢買現貨。今天這担杏。俺包原兒。大爺慢慢的受用。說着。由腰中掏出一串錢。向玉林劈面一擲。玉林忙閃之間。阿六已蹲向担旁。抓起杏亂拋球兒。便有觀者。曉得阿六是要放潑作鬧。因勸玉林道。你拚着幾個杏。捨給他。快去吧。玉林因是醉漢。沒法計較。正要挑担。去。那阿六却一望觀者。大罵道。捨你娘的口。大爺用錢買到的貨。好這麼拋球兒。說着。飛起一杏。撲喳聲。正打在觀者鼻頭上。甜汁淋漓。濺了一臉。玉林見他無禮至此。便笑道。老兄吃兩個杏子。不算甚麼。快去拾起你的錢來。俺也要去咧。俺這是送主顧們定的貨。不便零賣的說罷。一矮身。担兒上肩。一個騎馬式。還未站起。那阿六唵一聲跳得起來。便是個餓虎撲食勢。便似一堵牆似的。礮一

聲。碰在玉林臂上。若是別個。登時就須人倒担翻。玉林只脚下踏穩。腰中一挺勁。身兒雖紋絲不動。那担子經此一震。未免兩端亂晃。玉林恐杏子晃落。忙伸手去穩前端的繩兒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阿六刷一聲。一記耳光。早向玉林左頰批來。玉林忙略閃。引手一擋。他來掌之間。不想阿六一脚。正踏在拋的杏子上。踏一聲。滑出老遠。一交跌翻。頃刻間手足亂舞。太陽上血流如注。街衆們圍上一看。只見阿六太陽穴上。正嵌入了三尖石塊。業已被閻王爺請去吃酒咧。街衆們担不得人命干係。只得喚到地方。將玉林送向官中。那一天。張小酉向遠村收貨。路經菱窩鎮。正值阿六作鬧。所以瞧得仔細。他又素知鄒諸徐三人相交甚善。玉林既遭此官事。一峯定然援手的。所以一遇一峯。突然相問。當時一峯聽了。好不詫異。便顧不得再耽擱。便道。既有這事。張大哥且自消停。俺快進城瞧瞧去。說罷。方取過錢袋。要付茶資。早被小酉一把按住。道。豈有此理。若這

點小東道。諸爺不叫俺作了。俺就是個大烏龜。一峯笑道。如此多謝。說着三脚兩步。便出茶肆。原來這張小西。雖是市販。爲人誠實。頗不討厭。便住在一峯宅後街上。以鄰居之故。所以與諸鄒等甚是厮熟。當時小西自己慢慢的吃了一回茶。算了算這次赴遠村收貨。頗頗利市。直待日色漸西。方欣然進城。這且慢表。如今且說諸一峯。一氣兒跑到家下。先去會着徐玖。一詢玉林遭事之故。果如小西所說。徐玖正因玉林遭事。急得搓手嘆氣。賽如煮鍋上螞蟻一般。一見一峯。不由喜從天降。因噪道。今天早晨。俺又到獄中去望鄒兄。他說經堂訊兩次。還沒吃苦頭。尸親叮的緊。自不消說。偏那官兒顛預。他就不痛痛快快地保的述詞。定誤傷的罪名。看光景。須有確切在場的證人方可。尸親那面。只有阿六一個遠房的叔子。大約想得點錢。也就不叮案咧。只是菱窩鎮人。當場瞧見的雖多。那一個願作這個硬證人。那會子。秦大圭却說他能聯合秀才們。

去保鄒兄。又說他能入衙。合官兒親自關說。俺一時不得主意。也沒應他。一峯忙道。快不必去招惹他。(指大圭)再者這誤傷抵不了的。說着。沉吟一回。忽喜道。有咧。如今張小酉就是硬證。等我去合他商量。說着。別過徐玖。便赴獄所。公人們都識一峯。一見便笑道。諸爺輕易不到此間。如今準是來看望鄒爺來咧。一峯道。正是。正是。便望諸位。多加照應。俺進牢的例錢。也沒帶來。改日一總兒補謝吧。公人爭笑道。諸爺如此說。不是罵俺們麼。當年老先生(指岱雲)在時。俺們欠他老人家的情分。還少哩。正說着。獄卒陳頭兒。從獄牆左邊。慢慢踱來。公人們笑喚道。喂。老陳。今諸爺要進牢。望望鄒爺。却沒帶例錢來。你是怎麼辦吧。那陳頭兒。望見一峯。忙笑唾公人們道。你們這班促狹鬼。再不得好死。諸爺來。怎還提例錢。真把人冤苦咧。俺老陳。一生一世。就是不合錢。一般見識。正亂着。恰好一個跑腿的牢卒。苦着臉子。蹙來道。陳爺過兩天。你自己向吳

家討下傢伙的錢去。吳二標子他老婆只管耍嗆子。（俗謂慳滑之意）陳頭兒大怒道：他少一個錢皮都不成。衆人聽了，不由都笑。就這聲裏，陳頭兒開了半門一峯，隨入。陳頭兒指明玉林的囚房，自行整去。這裏一峯不暇看獄中陰慘光景，到囚房一望，只見玉林正在身被索械，席地跌坐。一見一峯，自然歡喜。因歎道：合該俺有這步牢獄之災。俺當時那等的躲避阿六，不意還是鬧出事來。好在俺是誤傷的情節，不久必蒙開釋。此地不便，諸兄則不必常來看俺。因將堂訊的情形一說。果如徐玖之語。一峯道：誤傷罪名，雖不要緊，然而只管羈押起來，如何當得。鄒兄放心，等我去想法料理。於是別過一峯，逕自出獄。却悄悄把與陳頭兒十數兩碎銀，命他照應玉林的一切。便是這日晚間，玉林忽見陳頭兒笑面虎似的不斷的問湯問茶。又巴巴與玉林尋到被褥鋪向地坑草荐上，便知一峯的所以然。業已花到咧，不提玉林在獄暗歎良友多情。且

說一峯惹回家。稍爲料理家事。業已二更敲起。只好明日去尋小西。不想連日奔馳。十分疲倦。頭一就枕。頃刻沈沈大睡。直至次午方醒。恰好徐玖跑來。探問消息。兩人便忙同去一尋小西。不想小西起了個五更大早。又赴遠處去收買零碎去咧。並且是歸期無定。一峯等沒法兒。只好暫候其歸。便趁空兒去尋那尸親。願把與他三百兩銀。叫他不必叮案。那尸親倒沒他話。欣然應允。過了七八日。好容易小西惹回。一峯向他商量作證之事。小西慨然道。使得使得。別說是諸爺請我去作證。便是諸爺不提此事。俺正想尋諸爺。想個計較哩。因這些日。俺因鄒爺之事。總是心下怙慊。（小西落落有直氣。此等人都出市井。作者寄慨不少。）一峯大悅。便同他尋代書。備好呈詞。單候明日投遞。那知玉林合該有數月牢獄之災。次日。張小西忽然感受時疫。病將起來。不多幾日。又轉成熱症。將個虎也似的漢子。登時困倒。一峯等無奈。只好耐性。俟他痊愈。小西熱

症。眞鬧了兩月餘。方才扶杖而起。不想病魔未退。三不知又受了濕氣。爛烘烘發了一身毒疥。這症兒。越法討厭。渾身上膿痂狼藉。一動也動不得。只好宛轉牀褥。直至又過三月餘。方才痊可。此數月中。玉林囚羈之苦。一峯奔走照應之忙。並那徐玖的乾著急。許多情狀。也就不必細表。這日。張小西自承證人的呈詞。既遭到官。那官見糊裏糊塗。看了一遍。也沒在心。又過了幾月。方纔傳訊。玉林以爲既有硬證。必然一訊就定案。探知小西下堂。忙到押繫處。一問情形。不由氣得跺脚。原來那官兒。只命小西背了一遍呈詞。自己歪着頭。想了半晌。只眦牙一笑。即便退堂。究竟半個屁也沒放得。原來這官兒。有名的顛頑。再沒個直捷了當。却有一件好處。却不使賍錢。大概老年間的讀書人。作了官府。不但顛頑性兒。是常有的。還有些糊塗得非常可笑的哩。作者幼時。曾聽得一段笑談。有位縣官兒。他的官聲。眞還不壞。他作秀才時。貧的要命。合一個街坊戶。

甚是相好。一日秀才拉了一匹瘦馱子。從村中親戚家借了一大袋米。瞧瞧馱子弱瘦。恐他承載不起。爲難良久。暗喜道。有咧。我替他背了米。他自然輕鬆。於是負米於肩。然後跨上馱去。一路上行。譁而回。剛進城門。恰遇屠戶。那屠戶見秀才這副怪狀。驚問其故。秀才得意。一說自己的巧計算。屠戶笑的打跌道。呵呀。我的先生。難爲你怎麼念書來。米雖在你肩上。難道你沒在馱子身上麼。（絕倒）秀才一聽。恍然大悟。忙下馱長揖道。老兄如此聰明。何不也去讀書呢。今承你指教。俺定要謝謝你的。你說是要甚麼物兒。俺與你尋去。屠戶被纏不過。便笑道。俺肉架子上壞了一支腳。你給我尋支兩枚木頭來。便算謝意吧。說罷。笑着別過。那裏曉得這一下子。却把個秀才爲難壞咧。整天價狂走野外。相度樹林。直開了個把月。也沒尋着兩枚子木頭。一日恰遇屠戶。秀才拍手道。難難。你老兄要的兩枚木頭。怎麼樹林中都沒有呢。屠戶詫異道。奇咧。那株樹上。

沒有兩枚子樹枝呀。隨便斫一支。就得咧。秀才愕然道。那如何使得。那仰上的兩枚木。怎會合你肉架脚子之用呢。（肉架脚子、兩枚向下）屠戶一聽。簡直的笑不得咧。便正色道。你老先生。快別再念書咧。若再念書。不成了大傻瓜了。麼。那向上長的兩枚木。你就不會倒過來用麼。秀才聽了。趕忙又揖謝指教。然而秀才的文字。却是頂呱呱的。過了幾年。居然連捷成進士。榜下即用。部選了某縣知縣。喜匆匆走馬上任。方抵任所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飛籤火票。將東門外一個剃頭匠。一索捉到。呼拍撲味。便是一頓屁股板子。打的個剃頭匠。呿牙裂嘴。莫名其妙。向上望望新太爺。氣得雷禿子一般。那火頭兒。真還不在小處。剃頭匠一面挨打。一面暗想。怎的便得罪了這位新太爺呢。莫非自己鋪中。不免放個小賭局。或是自己老婆作私窠子營生。都被他查訪着咧。若果如此。這太爺可了不得。真成了龍圖再世咧。正在思忖。官兒喝命住打。剃頭匠跪爬半步。

謝過太爺的恩典。便請罪狀。官兒喝道。你還不知罪麼。你還記得八年以前。本縣在東門外。你鋪中剃頭。爲付錢少些。你這混賬東西。胆敢給我剃半個頭。你以爲秀才好欺侮。如今本縣可饒過你哩。剃頭匠一聽。登時鬧了個張扔吧。（卽錯愕之意）左思右想。沒有這擋子事。忽然心中一動。便叩頭道。大老爺初到此縣。如何會八年前。曾在小鋪中剃頭。太爺所諭。莫非是在本籍東門外的故事麼。（絕倒。可入笑史）官兒聽了。方才恍然。登時哈哈大笑。親自下座。扶起剃頭匠。不但謝過不遑。並且通令邑中。凡本縣有過。立許百姓指摘。這麼一來。一個顛預糊塗。不過的官兒。在那縣不及三年。竟鬧的循名大起。頌聲載道。把他一段笑談。竟作了一段美談。可見官府不怕顛預糊塗。只要知過服善。就是好官。你看如今的官府。那個不是伶俐奸滑。狠不得比比于丞相的心。還多一竅。若問他的花封治績。可就糟了糕咧。閒話少說。如今且說一峯。見那官兒

不明不白。過得一堂。只好暫聽消息。又待了好些日。探聽着小西過堂下來。忙去一問。小西拍手道。這次真難爲他。（指官兒）居然開了口。咧。只問了一句。你既姓張。如何合姓鄒的認識呢。（絕倒）一峯聽了。只燥得火星亂爆。道。這等官府。也就少有。等再過堂。俺瞧瞧去。正說着。恰好公人又來傳訊。可巧這時一峯。因在家中習練。了一回拳脚。便趕着跑到小西押所。連件長衫兒。也沒穿得。公人道。那不打緊。諸爺只悄悄的。隱在俺身後。可有一件。俺這位太爺。問起案來。笑話多哩。您好歹掩牢了嘴。若撲哧一下子。却不像話。一峯道。就是吧。於是跟小西匆匆到堂。一峯果然閃在那公人背後。不向上瞅時。萬事全休。只這一瞅。正是。

公庭竟作鬪堂笑。壯士偏親自在刑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諸一峯解圍誇赤手 鄒玉林遊販走黃塵

且說一峯向公座上望去。只見那官兒悶悶渾渾。猴在那裏。一面檢閱案詞。一面張頤裂口的連連呵欠。合着眼子。拿起驚堂木。啣道。那個甚麼。張大有。你這東西。好不混賬。你連這次來攪我老爺業已三次咧。俗語說得好。事不過之。這次你再不給我老爺個痛快。咱們是這麼辦。我老爺也不退堂。你也不用回押所去吃飯。咱豁着空肚皮。鰓（俗謂鰓勁兒。卽賭賽之意）一下子。誰要是撐不住勁。不算好些的。一面說。一面搖頭晃腦。一手兒擎着驚堂木。在空中亂畫圈兒。公人們伺候他久咧。是司空見慣。還可忍笑。惟有一峯忽見此狀。那股子笑勁兒。只管向上沖突。慌得前面那公人。又不敢回頭止他笑。只好用屁股。後俛示意。這一來。一峯越法忍不得。眼睜睜嘴兒要裂之間。忽聽官兒喝道。哇（落紙有聲）我把你這張張（句）於是忙看呈子。然後說道。小西兒（筆

入化境。你到底願作證人不呢。聲盡處。堂木一下。只聽拍嗒一聲。熱水四濺。登時順案角流將下來。漣呈紙也濕了好些。原來有個不睜眼的小茶房。偏趁老爺畫圈起勁時。送上蓋碗茶。所以一下子。砑個正着。當時僕人等。急忙搶上。收拾案面。一時人多手亂。將個官兒圍得風雨不透。官兒大怒。颯一聲抄起硃筆。向硯亂築。並濃濃蘸起硃瀋。向衆僕喝道。你們這干王八蛋。再不退去。我老爺便抹你個紅臉兒。瞧瞧。這時一峯掩牢了一張嘴。只悶得筋都暴起。如何還忍得。不由手兒一放。縱聲大笑。但聽空堂上。噏的一聲。這一來。滿堂大驚。那官兒猛的一怔。伸起老長的頸子。四下一望。忽見一個公人背後。跼定個短衣漢子。正在那裏哈哈俯仰狂笑。不由大喝道。了不得。這是那裏來的村廝。快與我抓過來。於是公人等齊上。將一峯簇擁至公案前。便似石柱一般。立得直挺挺的。官兒越怒道。混賬東西。還不按他跪下。難道還勞我老爺動手不成。公人

聽了。一齊力按。這時一峯誠心嘔這官兒。只輕輕兩膊略晃。早有兩個公人。吭
哧聲。爬在地下。然而一峯却恐公人爲難。便順勢腿兒一挫。跌坐於地。仰起頭
來。道。小人不合在公堂發笑。這是該領責的。但是鄒玉林明明誤傷殺阿六。現
有張小西。是當場的證見。老爺就該爽快判決此案才是。怎還問起張小
西願作證人與否呢。他不是來作證人。難道單尋老爺閒磕牙麼。公人聽了。梢
向一峯道。您說話柔和些。那知官兒聽了。反倒不怒。便道。你這話。倒也在理。我
老爺自有公斷。這起事。我合你談不着。外帶着。你也攙不上。乾脆。我老爺要打
你這笑亂公堂的村廝。若都這樣的目無法紀。我老爺只好摘了紗帽。去當馱
夫咧。（見崑劇一正布）說罷。冲冲大怒。小老虎似的。據在公座。拍案道。快與我
拉下去。拷他三百屁股板子。一峯聽了。忽然一笑。官兒詫異道。這村廝。聽說挨
打。倒樂咧。一定是個積年痞棍。既如此。小板不中用。着大杖伺候。衆公人聽了。

一喊堂威。早有值刑公人。搶上堂拖下一峯。一個按頭。一個按脚。那一公人。舉起大杖。向堂上一呈。這裏一峯運足罡氣。兩腿一迸之間。官兒喝聲打。那公人湧身運杖。登時落下。只聽咣吧一聲。杖斷爲兩。閃得那公人。向前一撞。險些栽倒。官兒越怒。忙命換杖。一氣兒換了兩副。又成了四段兒。好笑這官兒。還不覺得。轉怒公人道。你等真是廢物。索性用夾棍整治他。一峯聽了。又復微笑。只潛氣越向下運之間。公人等取到夾棍。早又拴套停當。兩下裏拉定繩兒。用力一緊。只見一峯劍眉略挑。雙足一踹。嘩啦一聲。頃刻間繩棍都斷。却哈哈的笑道。小人所犯罪過。只該受些薄責。也就是咧。却如何動起大刑來。官兒聽了。正氣得亂擠眼睛。早有值堂的機伶書吏。悄悄官兒之耳道。老爺莫合此人動氣咧。此人是城中著名的大俠諸一峯。生平慕義。遠近皆知。於是又低低一說。一峯合玉林的關係。那官兒聽了。不由悚然。便登時恕過一峯。卽時退堂。不消數日。

果然就小西之證。定了玉林誤傷的罪名。又待了數月光景。方才開釋出來。從此鄒諸交誼。越法的非復尋常。那一峯遊戲試官刑的一番佳語。也便闕傳遠近。凡城中韋陀金剛兩派的少年們。提起鄒諸兩人來。都佩服的了不得。不想爲日不久。兩派中爲爭意氣。火雜雜鬧起一件事來。原來那韋陀派中。有一個叫七寸蛇孫老太的。爲人狠毒。專吃捕役幫人辦案。但是捕役們遇有緊案。去請教他。他定要勒索盡興。拿的你腦油直冒。然而他辦案機警。那捕役們沒法自了時。只得去請教他。一日捕役們又遇到棘手案件。去尋孫老太商量。孫老太端足架子。只說沒工夫。後來經捕役死說活說。孫老太好容易鬆些口風。剛講到酬謝上面。孫老太正瞪着大眼。爭多論少。不想有個捕夥。性兒燥些。無意中在旁啣道。這倒不錯。死掉老婆。只好口坑咧。於是孫老太大怒。登時將來人。擲諸大門之外。便抬座銀山來。高低是不奏咧。他這一拿筋節。本是要足足

自己的大架子。明知賣買黃不了。（俗謂事不成曰黃）捕役們一定還來賠話請教。不想等了幾天。通沒動靜。並聽得捕役們案已辦完。孫老太出其不意。暗想道。這是那個楞敢來壞俺的門面呢。大料着捕役自家辦不到哇。於是走去細細探明。那股火頭兒頃刻冒得丈把高。便不管三七二十一。登時約集了本派下許多楞頭青。各持了刀子。擡子。長鎗。短斧。就要打降。原來那金剛派中有個朋友。名叫閃電手郝全義。但聽他這綽號兒。不消說便是點火就着的脚色。此人素常價只在外邊教授武技。可巧那捕役們尋幫手不得的當兒。他正回家。捕役們一去請教全義。躊躇道。俺金剛派中規矩。是不干官事的。況且衆位曾請過孫朋友。俺若允了此事。未免於他面上不好看。捕役等聽了。只管央及。纏得郝全義沒奈何。只得道。既如此。俺但與諸位幫忙。不受酬謝。諒孫朋友就沒得話說了。於是幫捕役辦案。這天郝全義方在家閒坐。只聽大門外叫

罵如雷。走去一瞧。只見孫老太。挽起鬚兒。赤着兩膊。手提兩把大擡子。後面跟了一大羣橫眉溜眼的脚色。孫老太大叫道。姓郝的。你不對呀。咱兩派的朋友。向來是廝抬廝敬。你怎麼抓俺面孔。藐視俺派呢。你給捕役辦案。俺不惱。你不該趁俺交代沒完。就插胳膊。咱總須較量一下子。難道俺韋陀派。怕你不成。於是後面人也齊聲叫罵。郝全義見他等這般蠻樣兒。自然是氣攻腦門。然而細一想。孫老太或不知底細。以爲自己得了捕役的酬謝。他又牽扯兩派。何苦因此小事。致傷兩下和氣呢。因忍氣陪笑。細述所以。那知孫老太是越扶越醉的性子。當時一概不聽。一路俵罵。並且蹙個冷子。飛起一脚。全義忙閃。正在微微冷笑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孫老太一個連環進步。颼一聲。又是個冲天炮式。踢向全義面門。這時全義便是泥佛兒。也忍不得咧。於是喝聲來得好。略一側身。急伸健臂。趁他踢空足落之勢。一翻手腕。向他脚後跟輕輕一托。大喝道。孫朋友。你

要曉得俺手下的情分。一聲未盡。孫老太一個翻筋斗。仰跌於地。原來這金剛派。究竟高超。不出手則已。若一出手。就是漂亮家數。只輕輕妙妙。便把事兒辦咧。當時孫老太爬起來。恨不得一口吞了全義。後面衆人也要一擁齊上。全義大笑道。你如此舉動。還稱甚麼朋友。郝全義一個人兒。也定要陪你頑頑。老太喝道。你休說撇邪話。既如此。咱過日在城外沙灘上見說罷。領人疋去。此事一傳。那韋陀金剛兩派的人。登時都掇起火頭兒。便是孫郝不想打降。也不成咧。鄒諸兩人。雖微有所聞。然因他兩人一秉岱雲之教。不干外事。所以本派中。也沒人去理他。如今且說吉安城外那片沙灘。終年價乾涸無水。春秋間。便爲子弟們馳馬較射之所。四外是樹木雜植。頗有風景。也有些松棚草舍。並茶食小攤兒。這日打降。孫郝兩衆。還未到那許多。瞧熱鬧的。業已人山人海。不多時。喧呼聲動。孫郝兩人。各領本派下的英雄好漢。一個個結束整齊。各提着大刀。鬪

斧便如兩枝兵馬一般。亂闐闐一擁到場。分東西兩面。登時扎定。孫老太是青
袖短衣褲。廠披大衫。手提一把明晃晃的鬼頭短刀。郝全義是箭袖長袍。只將
前襟兒略爲扎拽。抱一柄寒瑩瑩的蒲葉長劍。彼此間一拱手兒。約住人衆。全
義道。孫朋友。你是好些的。只咱兩人。見個高下。倒不必牽扯派衆。孫老太道。胡
說。你算將俺韋陀派給冤苦咧。咱兩人見個高下。自不消說。且讓衆朋友打一
場子。說罷。合全義各一閃身。短刀一擺。兩下裏幫闐的朋友。一聲吶喊。蜂擁而
上。那一片刀斧光鏗。就要攪在一處的當兒。只聽場外樹林中。有人大叫道。且
慢動手。聲盡處。颼颼兩聲。便如健鷲搏風似的。躡到兩人。有一人就地一滾。也
不知使得甚麼解數。兩下裏前鋒所持的刀斧。頃刻間紛紛落地。那一人來得
更乾脆。趁兩下裏驚怔退步之間。便拔起場左邊一根拴馬的青石樁子。雙手
端平。疾趨數步。砰的聲。橫置當場。即便交手而立。大家粗估着石樁的重量。何

止千數百斤。正在驚惶失措。只見滾落衆人刀斧的那人。蹇向石樁跟前。笑道。鄒兄。你把牢了這條界限。咱再與他兩家講和。你道好麼。這時郝全義看得分明。他究竟多所閱歷。並深知玉林一峯能爲。方才一峯這就地一滾。便是赤手奪及中的解數。因忙笑道。諸兄鄒兄。恕不疎忽。這件事竟沒去知會你二位。如今孫朋友無理取鬧。你瞧怎麼辦呢。這時玉林卓立在石樁之上。剔起兩道濃眉。怒視孫老太。便如天神一般。望得韋陀派中人。都有些毛手毛腳。一峯却道。這事好辦。等我向孫朋友討個臉面。拉倒就結咧。甚麼大不了的事。便值得拿刀動斧。傷兩下的和氣。於是轉身拱手。向老太陪笑道。料想這點小面子。孫兄無論如何。也須賞給的了。那知孫老太這小子。死心瞎眼。是個瞧不透事。非撞到南牆上。不回頭。脚色。並且瞧一峯。平日裏沒稜沒角。以爲易與。至於鄒玉林。一向價韜光匿彩。行販爲業。他越法沒瞧在眼裏。當時聽一峯說罷。登時一

瞪眼睛道。你說甚麼好輕鬆話兒。要拉倒也容易。你叫郝全義插花抹粉。就當場扭個來回兒。給俺賠禮還不算。還須與俺韋陀派衆服軟兒。不然請你老哥別管閒事。俺就不信你們金剛派有甚麼服人的本領。一峯聽了。未及答語。全義已大呼道。一峯兄不必說咧。說着一擺長劍。就要動手。一峯握手止住他。却向老太笑道。如今孫兄既要置氣。又滿口裏牽拉兩派。既如此說。咱這話就說回來。俺諸一峯雖沒能爲也。忝在金剛派中。俺願一人替代本派。合貴派朋友們較量一下子。任你們刀斧齊上。俺只是一雙空手。俺只要損了一根汗毛兒。那插花抹粉。不消郝全義去。都是俺的事兒。你看如何。但是有一件。你們輸了。却怎樣呢。好笑那孫老太。從先原是無賴出身。如今既在氣頭兒上。又被人搞到場面上。不由得現了原形。登時想起賣絨花劇中丑院公的話來咧。便拍胸道。俺們的人。倘若輸了。俺孫老太便搥一個你看。一峯嘆味一笑道。孫兄話既

說出。莫要反悔。孫老太回手。向自己屁股上。脆生生便是一掌。道現成的貨。有在這裏。誰還誑你不成。說着一甩大衫。向自己派下衆人道。少時俺這屁股。就賽如諸位的臉子。俺這屁股要一擻。諸位的臉子。也就成了屁股咧。可有一件。那個自忖來得。就下場。不然請你退後。不要攙在裏面。擋手礙脚。此話一發。照得觀者都笑。但見鄒玉林。微笑下椿。合孫老太遠遠立定。一峯略一退步。就石椿跟前。放開一片場面。右手一搭左腕。電光似眼睛一轉。只等敵人殺將來。衆觀者不知就裏。但見石椿那面。韋陀派中人。明閃閃刀光斧影。一峯這裏。只一個人兒。捻定一雙空拳。正駭詫得甚麼似的。就見對面刀光一閃。早有個稍長大漢。一躍而過。不容分說。便是一路過五關的刀法。刷刷刷。向一峯直劈直剝。並且聳躍如飛。渾身真掛勁頭兒。衆觀者悄語道。花刀馬大楞上場咧。這傢伙可不弱哩。急望一峯。却從容容揮拳肆應。身形飄忽。全仗着閃占騰挪。說也不

信。那刀光到處。總斫虛空。然而一峯。分明近在咫尺。少時。並且窺隙進攻。專以冷不防。便是一拳一脚。彼此往來。還沒得十餘合。馬大楞。單是肥耳光。就挨了不在少處。只氣得他山嚷怪叫。一柄刀上下翻飛。一刀緊一刀。直將一峯。追了一週兒。這時。喜壞了孫老太。正在大呼助勢之間。只見一峯。虛晃一掌。回頭便跑。馬大楞。一個健步。平挺刀鋒。便是個撥雲點月式。老太見那刀尖兒。只離一峯後心。分寸之間。便見一峯。霍的略閃。接着便是個鷓子翻雲勢。颼一聲。躍起丈餘。一折身形。竟跳落大楞身旁。左足才落地。右足早起。拍的聲。正踢向大楞手腕。衆觀者一聲喝彩。方才出口。早見大楞那柄刀。明閃閃飛起兩丈餘。從斜刺裏。刀頭一順。擦的聲。却斜插在沙土地上。（寫刀勢十分精彩。正烘襯一峯精神。）再瞧那馬大楞。却甩着手腕子。如飛的跑過石樁。衆觀者目光一眩。早又見颼颼的跳過兩人。兩柄扑刀。平捲動兩道白光。直奔一峯。好一峯。放開身。

段。左格右拒。滴溜溜身形亂轉之間。早覘準一人肘後。戟指一戳。那人機伶伶一個寒噤。臂麻刀落。那一人刀勢正兇。急切間收煞不住。猛的一刀狠斫去。只見一峯急挫身形。讓過刀鋒。順勢而進。撲的當胸一拳。那人往後便倒。噹嘖嘖刀落之間。就聽得石樁那面。齊聲大喊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七八柄長刀短斧。風雨般直裹上來。當頭一人。生得傻大黑粗。用半疋紅紬子。就當胸十字交披。所餘紬子。絞作個赤練蛇形兒。圍腰一盤。提一把夾鋼板斧。便如那大鬧江州的黑旋風一般。衆觀者一見。正在錯愕。亂噪道。賽鐵牛。賽鐵牛。一聲未盡。只見一峯喝聲來得好。兩臂一分。登時放出渾身解數。眼睜睜自滾向刀斧光中。這時衆觀等喘息都屏。目不及瞬。但見斧來刀去。簇起一片寒雲。刀落斧起。化作兩團白雪。頃刻間紛紜離合。攪作一處。由那賽鐵牛領了衆人。東擊西斫。忽而四面夾攻。忽而前後並進。須臾。刀斧光影。流走滿場。白濛濛的便似鋪了一片白雲。

細望一峯時。却如神龍戲海。偏偏的蹙個冷子。一露鱗爪。又如天馬行空。偏於這許多障礙中。馳騁自如。反引得賽鐵牛等一班人。東磕西撞。前擠後偎。不多時。大家眩亂。刀斧亂觸。鏗鏘錚錚。響成一片。眼睜睜便要自家打成死疙疸。恨得個賽鐵牛。亂嚷亂罵。一面價臭汗如雨。好容易瞧見一峯衣襟一現。惡狠狠一把抓牢。舉起右手的大斧來。方要去剝。只聽那人大罵道。口你娘的。你撕擄俺褲腰幹麼呀。賽鐵牛仔細一看。却是抓住了自己的人。趕忙唾一口。放掉手時。却聽得一峯在背後大笑道。咱趁此各自罷手。你道好麼。賽鐵牛急扭轉頭。只見一峯。不知多早晚。業已站在他們背後數步之外。依然是個右手搭左腕的式子。站定。那光景好不暇逸。這時孫老太已氣得亂拍屁股。（忙中趣筆。必不可少。）賽鐵牛更是暴跳如雷。哈一聲。大斧一揮。頂煙兒如飛。便上後面。衆人方排牆似擁上前去。忽見一峯笑一聲。猛挫車兒。甩開右腿。賽鐵牛足方奔

到。尙未站穩。拍的一聲。早被一峯腿到。平掃出三丈開外。就這當兒。衆人目光一眩。早見一團風氣。著地捲來。只就衆人足下。打了一個大旋兒。衆觀者一聲喝彩。恍如雷震。就這聲裏。孫老太拔脚便跑。却被一人擋住去路。衆觀者不暇去望那人。急瞧衆人時。一律跌倒。長刀短斧。亂丟了一世界。那諸一峯却笑吟吟。站在石樁之前。兩手叉腰。面不改色。原來一峯用的是大滾堂拳法。便是赤手奪刃中。最妙着兒。這着兒最是巧妙。也最是冒險。錯非神閒氣定。手眼身法。步一絲兒不亂。如何敢向白刃叢中。去頑把戲呢。當時衆觀者。神志少定。扭頭一望。又不覺鬨然大笑。原來孫老太。急得如凍蠅撞牆。駭魚抉網。無奈被鄒玉林擋個正着。兩人便如捉謎兒一般。正在那裏晃來晃去。這裏郝全義。尙未開口。那金剛派中。許多少年。既得了這般得意的風頭。如何肯輕易放過。於是拍手齊呼道。喂。孫老太。你是朋友。趁早兒撇得高高的。比甚麼都強。若待俺們動

手更不好瞧咧。（絕倒）一定未盡。早由少年中跳出兩個楞小夥子。各伸出小蘿蔔粗細的手指。便奔老太。老太一想。究竟是難逃公道。若被人剝了褲子。越法的不彷彿咧。於是狠一狠。彎倒腰身。正想尊臀高聳。忽覺屁股上。有人一拍道。孫兒不必如此。咱這番只作遊戲。誰也不必芥蒂誰。但是咱兩派不致傷和。若非鄒諸兩兄。略顯本領。安能無事呢。咱理當謝謝人家才是。老太回望。正是郝全義。不由羞得恨無地縫可鑽。只得紅着臉兒。合全義。楚向鄒諸跟前。長揖致謝。於是全義向衆觀者一個長揖道。衆位也就散吧。俺們都是自己人。偶然鬧個小撒扭。不算甚麼。衆觀者紛紛走動。一面却笑讚道。諸爺鄒爺。端的好本領。就這聲裏。一峯玉林。也便掉臂逕去。不提郝孫兩人。率衆各散。喜惱異致。且說一峯等。自沙灘顯能後。越法的名振一時。南幾省中。提起一峯玉林來。幾乎婦孺皆知。然而那慕名來訪的。反往往觀面不識。因爲諸鄒兩人。依然謹

守岱雲之教。一峯是在家閒居。玉林是行販自給。休說是少年場中。不見他兩人蹤跡。便是許多慕名過訪的。他們也懶於接待。兩人閒暇。只合徐玖過從。那個秦大圭。偏有時攪來討厭。玉林還可。惟有諸一峯。見了大圭。登時拂袖。玉林曾戲問一峯。是何緣故。一峯笑道。俺也不知何故。俺但見他那兩支迷齊眼。一副假臉光。便不由得氣往上撞。便是如此光景。又過得三兩年。又值縣中小試。徐玖是有文沒命。又復落第。偏值這年吉安地面不靖。有一夥山賊竊發。聚衆千百。勢甚猖獗。官紳大駭之下。便有人議請諸鄒。前去辦賊。於是縣官兒領了衆紳。親詣一峯。一峯誼無可却。只得合玉林領了官軍。鼓行入山。一戰之下。殺賊數百人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如今且說鄒玉林。靜極思動。又搭着累年行販。頗有盈餘。便想遠遊一番。以擴眼界。好在行販爲業。一面遊歷。一面依然營生。一日與一峯徐玖談起此事。徐玖先笑道。遊歷山川。最足增人志識。怎的俺也陪鄒

兄去遊。一峯笑道：「你怕不合我一般。有這家累，不能遊行自如。等過兩年，老弟成名，俺家境略裕。那時咱再遨遊一番，也未爲晚。」（不但此願，終虛。竟至奇變忽起，人事無常，可爲一歎。）如今只好讓鄒兄先去自在了。原來一峯累年價疎財仗義，人苟以緩急相求，無不立應。便是徐玖家居，其兄徐珮以官况淡薄之故，並不能按時的接濟家用。徐玖只會讀書，那知生計。因此之故，也時賴一峯周旋。所以一峯家境，竟不如岱雲在時。當時三人閒談一番，也便別過。隔了幾日，玉林整備行裝，收拾貨擔，起程有期。恰值張小西也向某處去收買一宗貨物。兩人正是一道兒。一峯徐玖，知得玉林起程在卽，未免離懷耿耿。這時爲暮春時光，正是春草碧色，春水綠波的當兒。於是兩人便攜樽絮榼，餞飲玉林於官道上。短長亭間，雖是尋常離別。那一峯徐玖，不知怎的，都惘惘然。若有所失。出得城來，一路上低頭默然。少時，徐玖忽的咳了一聲，恰好一峯在前面。

眼看着官道黃塵。並那條條柳色。不由的也長長吁了一口氣。（著語不多，已抵江文通一篇別賦。而下文之生離死別，亦在隱約中。）回望之間，兩人不覺相視一笑。徐玖道：古人說黯然魂銷者，惟別而已矣。此話再也不錯。俺今天就像吃醉了似的。（寫離意深摯）虧得諸兄沒回去。你兩個若都去了。我便了不得咧。說着。忽泣然泣下。（未死神已泣。寫來悽然）一峯一聽。不由略駐步。登時心頭一陣子不得勁兒。却笑道：你這不是沒來由麼。這等無謂的兒女淚。快收起來。俺只曉得壯士雖有淚。不洒別離間。說着一振衣襟。手撫佩的寶劍道：你看俺少時舞劍。以壯鄒兄的行色何如。一言未盡。只聽後面大呼道：你二位慢走。我來也。正是。

攜樽初到歌驪客。擔簦又來附驥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夕陽亭死別生離 懷人駟閒情逸致

且說一峯等回頭望去。却是張小西短衣戴笠。興匆匆挑着貨擔。先自趕來。一面走。一面問一峯笑道。你看爲了一個人。真須走點旺運。才能夠福至心靈。你們貴街坊秦秀才（大圭）他又多早晚學會醫道咧。方才俺逢着他與縣官太太診脉回頭（爲下文誘奸伏線）坐了小轎兒。從縣衙出來。見了俺。連眼皮兒也沒抬。可不像當年他老子開小菓店的排場咧。說着笑吟吟趕到跟前。徐玖隨口道。秦大圭近日狠講醫道。徧遇着這位新官兒。也略曉方術。所以他們竟合得來。（又爲下文兩奸陷徐伏線）一峯怫然道。只管提他作甚。小西哥怎麼鄒爺還沒來呢。因向前面一帶高林間一指道。咱就向那裏去候他。餞飲吧。小西道。妙妙。今天可是對景掛畫。您瞧那林影中影綽綽的黃茅亭兒。名爲夕陽亭。人家都說是古人朋友送別之處。鄒爺一會兒也就來咧。俺那會子尋

他一同出城。他却拿了柄大掃帚。去掃老伯伯（指岱雲）的墓道。大約須磕個頭兒才來哩。徐玖道。這是該的。他如此遠遊。如何不拜辭師墓呢。小西哥。你聽夕陽亭三字。使人好沒興頭。詩人云。夕陽無限好。只是近黃昏。這夕陽二字。多麼悽然。小西掉頭笑道。俺可不懂甚麼濕人乾人的。俺只知出門不落雨。行船不遇風。就是好會場。三人一路說笑。廝趁至高林旁。只見碧草如茵。野花吐秀。好一片清曠所在。那夕陽亭外。四圍是大樹千章。森森挺綠。中間是四五畝大一片空地。綠濛濛的。都是軟草。趁着許多奇形異狀的石塊。因爲每當長夏。多有遊人。在此納涼避喧。藉石爲坐。所以將石塊移置的。三三五五。便如八陣圖一般。十分有趣。當時三人。趲入亭中。各放下擔攜之物。徐玖抬頭四望。却見亭中貼有一副對聯道。

芳草有情。夕陽無語。

雁橫南浦。人倚西樓。

徐玖歎道。怪不得小西哥說。此地是古人送別之所。但看這副聯語。也就深情無限了。怎的一朝鄒兄轉來。咱們還在此地來接迎他。一峯大笑道。你這不像朋友送別。倒像長亭中的曲文兒。未登程先問歸期了。一言未盡。忽見小西向林外官道旁亂喊道。喂。鄒爺纔來麼。俺們都在這裏哩。一峯等望去。果見鄒玉林行滕草笠。穿一身深藍色布衣褲。脚下是多耳麻鞋。佩一口短刀。擔了貨擔。大拔步走來。聽得小西聲喚。便笑應道。小西哥。勞你久待咧。不然俺拜掃過師墓。也就早來咧。偏巧遇見大圭。被他拉住。談了一會子。沒要緊。所以來遲。這裏一峯哼了一聲。玉林已拔步入林。望見一峯徐玖。便笑道。俺前兩日那等攔你們。你們總不免這俗套兒。暫時相別。何勞飲餞。倒鬧的人心內熱刺刺的。說着入亭釋擔。大家廝見。小西道。亭外草地上。多麼寬廠。正宜敘飲。咱爲甚單鑽這牛犄角呢。於是大家一笑。便相攜與了樽榼。就草地上。隨意坐下來。離樽旣傾。

談笑斯作。敍今話舊。酒到杯乾。更趁着習習和風。關關鳥語。鄒諸兩人。更談到武功上面。因及玉林此遊。最快意的。就是或逢奇士。方爲此行不虛。不想張小西兩杯落肚。馬馬糊糊。聽到奇士兩字。以爲是甚麼貨物。突然問道。奇士是甚麼貨兒呀。這名兒怪蹊蹺的。大概不是大路貨吧。（小西之言是也。夫奇士曠代不一覩。世安有此大路貨哉。一笑。）此語一發。招得鄒諸兩人。撫掌大笑。小西一瞧徐玖。只管發怔。因笑道。俺看徐爺。真是熱心腸兒。便是那年鄒爺在獄時。險不曾將徐爺急壞了。俺每從徐爺門外過。時時聞得讀書聲。獨有那些日。連書聲也沒得咧。後來鄒爺出獄。徐爺方照舊讀書。如今徐爺捨不得鄒爺去。就這般發怔。徐玖笑道。不知怎的。俺今天總覺心亂。倒也不盡是離別之感。這時一峯酒至半酣。不由豪氣颺舉。颺一聲。拔劍在手。一扳劍尖。猛一撒手。錚然有聲。大笑道。你們別只管啾啾。且看俺舞劍。以壯鄒兄行色如何。說罷。慨然跼

起。就一片草地上。丟開解數。颼颼舞起。須臾。寒光凌亂。滿空中飛虹掣電。更趁着風鳴樹動。颼颼有聲。樂得個張小酉。拍手喝彩。少時。人劍不分。但見白光騰蹕。這一來。招得玉林興起。正要拔刀對舞。只見一峯喝聲着。白光閃處。唳唳一劍。却將一塊長方石塊。中斷爲兩。並大笑道。鄒兄記牢。此去遊行。若遇着不義之人。就給他這麼一下子。才痛快哩。大家正在歡笑之間。只聽林外。有個老頭兒。喘吁吁的道。你這孩子。也特煞難纏。俺叫你領幾步道兒。與你數十文錢。也就是咧。快去你的。俺還有忙事哩。小西眼快。一望林外道。徐爺。你家王祿來咧。徐玖等一望。果見王祿。眼張失落的。一逕蹶來。徐玖不知他趕來作甚。正在恓惶。那王祿跑入林中。便噪道。主人家快些轉去。如今河南有信到來。說是大主人病在任上了。徐玖聽了。大吃一驚。便見王祿回手。就懷中掏了一陣。忽回手自擱道。好糊塗。那封來信。俺就忘了帶來咧。說罷。也不管吃罷酒。沒有一把拾

起徐玖所提的菜盃來。那一手就想拖徐玖。大家見了。都爲失笑。徐玖喝道。你且放下這盃兒。少時俺自家攜回。就是你也就先轉去罷。王祿聽了。却乾咕眼兒。玉林趁勢道。徐老弟。既有家事。快些轉去。咱們這就別過罷。徐玖聽了。不知怎的。撲簌簌掉下淚來。一峯道。徐老弟不必戀戀。倒是先轉去爲是。於是徐玖執杯一峯斟酒。滿滿的敬了玉林一杯。徐玖只道一聲。鄒兄前途保重。改日再（句）那個見字。業已咽住。（死別無見期矣）玉林見狀。只覺咽喉間。若有物梗。又似有許多話待說。却又一字也沒得。直待徐玖合王祿轉身。蹺出數武。玉林却匆匆趕去。合徐玖握手數語。一峯等。但見徐玖含淚點頭。方揮手自去。須臾。玉林蹺來道。徐老弟只會讀書。性兒疎略。他文友中那個秦大圭。近日越法的走動官府。行爲日壞。所以俺囑咐他。疎遠此人。一峯道。正是。正是。小西道。你們二位。還不曉得哩。近來大圭。狠以豪紳自命。不但漁色無厭。並且合官兒

狼狽爲奸。可恨的緊。說着一望日影。道：如今時光不早。今天是懷人駟的店道。晚了。怕趕不到。咱等也就別過罷。於是合玉林到亭中。取了行裝貨擔。便與一峯珍重道別。這夕陽亭下。兩俠一執手。不打緊。不想三四年後。玉林回頭。便出了許多變故。不提當時一峯。送出林外。直望得玉林笠影不見。方才惘然。蹙回城。且說鄒玉林挑起貨擔。四外一望。真是天空野闊。想起此番遠遊。十分高興。不由得洒開大步。飛也似的。還沒得一二里。早將張小西擺佈的喘汗不迭。因噪道：鄒爺。你這不是誠心開頑笑麼。你想想。你是甚麼腿脚。你若再施展開飛行術。俺越法跟不上咧。如今你開腿慢些兒。俺快些兒。兩下裏一就搭。還可以的。不然。你只管亂翻筋斗雲。丟下俺這豬八戒。豈不累贅。玉林笑道：俺只略略開步。還不覺得快哩。小西吐舌道：你若覺得了。俺便該活跑煞咧。再者。出遠門上長路。也不是趕驛似的走法。總須隨隨便便。就如遊山玩景一般。方不覺累。

不然。一下子走攢（謂過力也）了。脚底上起了大泡。如何當得。玉林道。既如此。你在前面。省得俺留意的約束腿脚。於是一路趁去。小酉笑道。俺此去。不久便回。鄒爺這踰出門。可就沒準時回來咧。不知你先向那裏遊逛呢。玉林道。這那裏能預定。脚蹤流轉。到那裏。就是那裏。小酉笑道。你這個貨郎兒。倒不錯。又像個遊方僧咧。兩人一路談笑。不知不覺。打過午尖。又復前進。薄暮時光。到得懷人驛。玉林抬頭一看。好一片熱鬧鎮聚。兩人落到旅店中。玉林瞧這店面。十分齊整。方要放担尋屋子。小酉不容分說。悄捻玉林一把便走。玉林只得跟出來。小酉道。咱爲甚麼化冤錢。我撇扭呢。那大店中。如何瞧得起行販客人。你看咱進店。那鳥店夥們。待理不理。如今咱有個好店道。又省錢。又有趣兒。到他那裏。咱可以橫躺豎臥。吆五喝六。想吃甚麼家常便飯。更是現成。不比大店中的漂湯兒菜。臭擺搭。臨走一槓子。强的多麼。玉林笑道。你到好算計。小酉道。甚麼

話呢。咱黑汗白流的幹麼來咧。有錢豈可妄費。說着。大寬轉蕙到一家兒草店門首。玉林望去。只見茅棚土牆。籬扉半掩。門首臥着個腿瘦毛長的大獃狗。見客到來。只略搖尾兒。仍然睡他的。玉林道。這所在。倒像住家兒。也是店道麼。小西趕忙搖手道。鄒爺悄沒聲的。俺且請你瞧回把戲。於是拉玉林就門旁一株大槐樹後。放下擔兒。玉林不解其故。只好在樹後矚着他。便見小西蕙向門首。忽換出一副腔調道。活該俺倒運。你看這門首。邈邈還不算。還關個半掩門兒。誰要娶你這老婆。準要當個邈邈烏龜。我的媽。怎還不出來接担子。難道這會子就挺尸麼。說罷。頸兒一縮。忙隱在棚柱之後。便聽裏面小脚兒。一路飛跑。並嬌嫩嫩的笑道。你瞧這天殺的。在外浪張了一天。不定掙壺子醋錢沒有。却沒進門。就來排揎老婆。俺剛到後院裏。褪下褲子。被他這一叫魂。慌的人又撒回。(句)聲盡處。跑出個三十來歲的媳婦子。髻蒙青帕。生得伶手俐脚。兩支手

掩在襟下。一面繫褲。一面四下一瞅。却不見人。不由略爲沉吟。便唾道。我把你們這干毛頭小廝。怪不得這兩天屬餓鷹的。只管在老娘門首打旋兒。如今竟來遞手遞瓜。我叫你們貓鼻抹魚腥。活活饑煞你。你也不打聽打聽老娘是那個。老娘是格吧吧的。(句)一言未盡。只聽柱後大笑道。好朋友。真不含糊。聽一聲。跳出一人。小媳婦出其不意。猛一哆嗦。仔細一望。是張小西。登時咬着牙兒。慌花似撲將上去。不容分說。抱住小西一顆頭。亂搓亂擰。並笑唾道。你這沒良心的。既撞了來。不說是快尋你的舊騷窩去。却來消遣老娘。等會子俺才合你算賬。小西一面亂躲。一面笑道。我勸你少往下說。比甚麼都強。小媳婦笑道。下說怎麼。誰還來割俺舌頭不成。你快與我爬進來吧。於是揪了小西一支耳朵。向內便拉。玉林暗瞧得十分好笑。料那婦人。定是小西相好的。正要逡巡。蹺出。只見小西道。你這樣着急法。難道不要俺的貨担了麼。便是不。要貨担。難道

連俺同伴都丟在門外麼。你這店婆倒不錯。生意來了。却往外推。小媳婦暗了一聲。登時放手笑道。你真有同伴麼。快去請來。幸虧人家沒瞧見咱們的猴相。不然。甚麼意思呢。玉林一聽。幾乎撲哧笑出。正這當兒。小西却向婦人腮旁。彈了個響樵道。你偏沒猜着。人家早就瞧了個不亦樂乎咧。於是笑喚道。鄒爺快來。你瞧這店道。有趣不呢。這裏玉林由槐後轉出之間。那小媳婦一張臉兒。業已臊得紅紅白白。惡狠狠瞪了小西一眼。只得紉着臉兒。前來招應。小西挑擔在前。玉林隨後。那婦人跟在後面。却笑道。鄒爺辛苦哇。俺這裏雖是小店兒。却會伺候客人。你們貴友張爺來熟了。他就似個諧裂鬼似的。知道的是客熟主無忌。不知道的。就難免胡嚼蛆。小西回頭道。知道不知道。甚麼打緊。反正咱兩個心。一句。正說着。不想那老癩狗。有個暗下毒口的毛病兒。三不知淹淹的跟來。照定小西腳後跟。汪的一聲。小西忙一閃。險些栽到。婦人笑喝道。常來不

認得王八蛋。於是扭動腰肢。一路小跑。一面趕開狗。一面去掀正房的葦簾兒。小西道。呵呀。店大嫂了不得咧。快來接接担子。你這一扭不要緊。俺簡直的走不動咧。婦人道。該死的。當着鄒客人。俺不待理你。看看人家多麼老實。連眼皮兒都不上抬。小西笑道。你莫怪他不肯抬眼。誰讓你穿雙花花綠綠的新鞋子呢。一句話。招得玉林都笑。便合小西將貨担放在牕下廠棚中。然後整衣入室。玉林仔細一看。却是一明兩暗的三間房兒。裏面是夾七雜八。無所不有。正迎面供着財爺。殘菓斷香。趁着一對少顏落色的磕頭了。（燭名）神案幃角下。露着半個脚盆。還有些破盆爛罐。亂堆在牆角下。西間掛着個半截洒花舊淺紅布簾兒。東間是單扇聯門兒。虛虛掩着。玉林脚才入室。便聞得一股百味攪合的一股氣息。然而既已進來。也說不得。趁婦人合小西在東間內。一面料理。一面唧唧笑語之間。便掀起西間簾兒。探頭一瞅。不由嚇了一跳。只見滿牆

上都是過年節貼的畫兒。甚麼胖小子咧。莊家忙咧。財神送寶。五子奪奎咧。還有大幅兒的十美放風箏。四扇的三國演義。花花綠綠。既已貼得一世界。再望到北牆上。還有畫得倭袍記中的故事。是王文窺浴那一段兒。刁劉氏蘭湯初拭。合王文。窗外偷瞧的神情兒。頗頗酣足。（隱照下文）玉林見了一面暗笑。一面瞧房中。奩具榻帳妝飾之物。料是那婦人的住房。正在怙懣。小西沒正經巴巴的來尋這等店道。忽一移目。却見東牆角上。掛着一幅破畫兒。却是莊生說劍圖。五個壯士。剝落的還賸兩個。相與撫劍躊躇。若相偶語。狠透着肝胆意氣。（又映下文）並且筆意不俗。狠似古畫。玉林正暗笑這室中雅俗不倫。忽覺有人附耳小語道。鄒爺。您瞧瞧這香房兒。多麼寫意。您若高興時。今天晚上俺給您拉一下子吧。玉林回望。不由噗哧一笑。正是。

臨歧別意匆匆過。旅邸閒情漸漸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困旅店忽逢豪客 渡大江又說遊踪

且說玉林回望。見小西哈着腰兒。伸着嘴兒。不由一笑。小西低語道。你笑甚麼。這是有名的媳婦店。這媳婦子。好體面。牀鋪功架。您不信。試一下子。保管您回頭。向這裏奔不迭的。一言未盡。忽覺腦後拍的一掌。玉林大笑之間。那媳婦却笑瞅玉林道。您老若相中了這間屋。俺便挪出也現成。小西道。暗。您要挪出。還有捨個趣兒呢。那婦人唾道。俺沒空理你。真個的。客人用甚飯。便分咐吧。玉林尚未答語。小西道。今天俺要你不濕不乾。不寬不窄。軟篤篤。白嫩嫩。將將合式的一樣物兒。外帶點咕唧唧。白濃濃。你就爽俐俐一齊來。俺們花錢。要個痛快。婦人聽了。只笑得前仰後合。道。你狗嘴裏。再沒好話。俺去問鄰客人吧。小西笑道。俺規規矩矩。合你要涼麵條。少帶汁水。外加白鹽滷。爛搗蒜。怎的不是好話。

於是大家一笑。婦人匆匆盪出。收拾湯飯。這裏小西見玉林賞玩那說劍圖。因笑道。一張破畫。甚麼看頭。玉林道。此畫雖破。倒是古畫名筆。小西兄。你收賣舊貨多年。却不懂字畫。小西道。俺是粗人。如何懂這個。倒是諸爺閒時節。偶然講起這個來。俺聽着怪有趣的。說着湊向破畫前。仔細一看。忽拍手道。你瞧這兩個撫劍壯夫的神情面容兒。狠有些像您合諸爺。等我把了去。送與諸爺頑。倒不錯。（爲下文玉林巧遇一峯伏線）玉林趲近細瞧。果然有三分相似。因笑道。你知人家物主賣不賣。你就動手摘畫兒。水西一面捲。一面道。他（指店婆）合我沒講究的。正說着。恰好那婦人送進泡茶。並掇入一桶腳湯。由神案下。拉出脚盆。傾入裏面。因笑向小西道。你真是賊無空過。一張破畫。你又瞧在眼裏。上次也不知那個汗邪的。連人的褲腰帶。都拐去咧。小西聽了。只噙着嘴。將畫收起。却向婦人道。索興勞你駕。將壁腿矮橈掇過來。俺好洗脚。婦人唾道。你也

不怕自在煞了。老娘伺候不着。要換添熱水。你只管嗥喪吧。說罷。提桶自去。這裏小西讓玉林淨腳。玉林道。隨便隨便。俺先吃茶。於是小西取個矮櫬坐下來。一面洗足。一面合玉林閒話。少時忽笑道。人都說脚底下有黑痣。主貴相。至不濟。也要坐吃坐穿一輩子。怎俺偏他娘的奔波勞碌呢。說着。揚起左足。玉林一瞧。果然有個黑痣。因笑道。相法本難說。你這黑痣。或是生的部位不對。便不出貴。也未可知。卽如那徐玖徐爺。左眼下那個滴淚痣。據相法說。主着少年不順。然而他除却功名蹭蹬外。也沒有甚麼不順處。可見是相法難說。小西忽吐舌道。呵呀。您今天提起徐爺的滴淚痣來。俺有一段事。一向價悶在心裏。憑徐爺那謹飭修身的性格兒。怎的也不至於闖出飛災橫禍。不想前些日。咱城中有個遊學的相士。在街坊偶見徐爺。他便背後裏向人說道。此人不出三年。一定要獄底拖尸。（匣劍帷燈。寫來無迹）他楞敢兇實實的說此險話。您說不

是怪事麼。玉林笑道。豈有此理。這怪甚麼呢。這正是那相士故作險語。聳人聽聞。招徠他的生意之法。若徐爺爲人。得此奇禍。可還有天理麼。小西一頓光脚道。不錯的。鄒叢所見不差。那相士如此一聳動人。果然招的秦大圭。紮括的緞棍似的。帶了一大羣體面小廝。前去相面。您猜怎麼着呀。玉林冷笑道。相士見了闊綽人。無非是奉承罷了。小西笑道。他（指相士）倒是奉承人家。那知奉承了一圈兒。倒挨了一頓嘴巴。大圭入去。升冠正坐已畢。那相士天庭地閣印堂的闊過一陣。自大圭呱呱一聲誇起。直誇到現在。一面指點面部。一面說某年走某運。總言之。富貴雙全。一點不好也沒得。狠不得將大圭撥到雲眼兒裏去。末後。忽指着大圭一雙迷縫眼道。你這雙尊目。特煞活潑。若再凝重些。方越法是載福之相。不然。遇了可意的娘兒們。未免有損陰騭。玉林笑道。他這話雖不錯。但是大圭好色。人所共知。還用他來相麼。小西道。正是哩。當時大圭聽相。

士沒奉承他的眼。已然不是意思。不由得眼皮一挑。向上一眦。相士失聲歎道。望（句）趕忙改口道。您全身貴相。就是這眼光好上翻。差些兒。從此後多行好事。方能相隨心善。便完完全全。都是貴相了。不然。那下文還沒說出。大圭業已沖沖大怒。一聲斷喝。衆小廝蜂湧而上。乒乒乓乓。照準相士尖瘦腮頰。便是幾記耳光。還要拿帖子送縣懲治。虧得有人解勸方罷。後來大家猜測相士說的那個望字。說相書上有所謂望日眼。主其人秉性忠誠。一心向主。還有一種眼。說來便怕人咧。是望刀眼。主其人必遭橫死。（隱照下文）可不知相士是說的望甚麼。玉林笑道。管他哩。你不快洗自己的脚。只管說人家的眼作甚。小西笑道。是呀。俺只顧胡扯。水都涼咧。於是拉開嚙子。喊道。家裏的。快拿熱水來。聲盡處。恰好那婦人提了熱水壺。來對泡茶。於是掀開壺蓋。向脚盆一傾。小西忙移脚。早已盪了幾個小泡。小西笑道。我叫你不要慌。少時安歇下。等鄒爺睡着。

了。咱們再見。說笑中。洗罷脚。婦人料理一切。就東間內擺上飯來。鄒張用罷。又秉燭閒談一回。即便各自安置。那小西隔着房間。還合婦人磕牙鬥嘴。玉林都。不管他。竟自酣然一覺。次日早晨。結束登程。那婦人搔頭撒脚的前來送客。睡眼惺忪。雲鬢撩亂。腮邊深深的印了條枕痕。小西嘻嘻着嘴。望了望。忽放下担兒。道。鄒爺你自己上路吧。俺不走咧。放着好日子。不過出了這村。還有這店麼。婦人唾道。俺不好說你咧。左右你跟鄒爺沾光罷了。大家一笑。便出店門。須臾。蹙。過十數里。小西遙指前途歧路。道。咱到那裏該分手咧。鄒爺還有甚話分咐。沒有。鄒玉林沉吟道。俺也沒甚話。你只寄語徐爺。少理那秦大圭便了。並請寄語諸爺。俺此行倘能販貨得意。多贖金贖。定將諸族中那項義田贖出。以完吾師生平的心願。至於諸爺的家境。也就不必發愁了。（一路反振下文）小西道。就是吧。俺但祝您此去。大發財源才好。原來諸族中有項義田。當年岱雲之父。

少年時豪放飲博。一夕輸了萬把銀子。恰好那年是他值管義田。他情急之下。便將義田典與人。償了博負。諸族人向來和睦。雖不致起鬩。然而岱雲却深以此事爲念。每向族人說。只要家境裕如了。定先贖還此田。及至臨終。便將此事。堅囑一峯。所以玉林想此行得意。必代完岱雲心願。以報師恩。當時兩人行至歧路。彼此點頭一笑。各奔前程。不提小西。數日後便回吉安。尋見諸徐。代致玉林囑咐之語。且說鄒玉林。一路上徜徉遊逛。隨意價販些貨物。因素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。並山川雄麗。風景絕佳。這時南省中。髮匪日盛。百業凋殘。要說樂土。只有北方。於是便由南昌。赴九江。探滕閣之奇。選彭蠡之勝。望豐城之劍氣。幾許沉吟。觀飛瀑於匡廬。這番慷慨。一路上隨處勾留。所見者熙來攘往。無非是名利之徒。倒也沒甚麼奇人異士。出得江西。便沂江而下。歷金焦諸名勝。直至金陵。果然是龍蟠虎踞。氣象不凡。玉林愛那裏山水之勝。便尋寓處。淹留

下來遊覽之餘。依然行販。玉林本生得老老蒼蒼。又搭着風塵跋涉。不修邊幅。寓在一所小店中。人都以爲是個尋常行販。朝出暮歸。日子久了。店人們便羣以老鄒相呼。有時戲呼爲鄒老板。這是見他販貨無多。嘻侮之意。玉林也不理會。依然日挑貨担。躑躅於金陵市上。在玉林高興遠遊。十分氣盛。不但瞧着尋常發財。不算甚麼難事。便是此行物色奇士的心念。也以爲江湖之大。定能如願以償。那知他這兩件心事。都不是能旦夕遇之的。奇士先不必說。單說行販這件事。總須財氣到來。方能無往不利。玉林以一異鄉行販。沉浮於明都大邑。人海茫茫之中。一時間。便想如意。談何容易。也是玉林合該有一場病魔。不久的時當夏月。行販之事。不見甚麼起色。玉林心下煩悶。又中暑氣。生意作不得。並且一頭病出。好容易。調理將痊。又因那小店主人。不開眼睛。恐怕玉林欠下店賬。便每月頭上。先爲預支。玉林本不理會。小人情狀。以爲是店例如此。後來

偶合同寓客人說起來，方知店主獨這般小覷自己。玉林當時付之一笑。一日見了店東，笑問其故。不想那店東反腆着臉，冷笑道：「這句話不該我說你鄒客人病病歪歪，生意既稀鬆，又沒得銀兩鈔票交與櫃上。俺不得不格外仔細些。你若不是意思，便請搬店。只管問這沒要緊作甚。」玉林聽他蠻的過分，不由合他爭吵兩句。從此着點悶氣，又轉成一種瘧症。這瘧症按日發作，寒熱無時。雖不是大病，却討厭。不過你想玉林活潑潑一條漢子，何如受得這等折騰。越盼他愈，越不愈。眼睜睜，貨斧告竭。一日，玉林濁氣發作，竟合瘧鬼要幹一下子。每當寒來，他便脫帽露頂，光着脊梁，就風道口這麼一坐。令店人去新汲井水，劈頭便澆。寒噤得牙齒捉對兒，廝打渾身是冷粟。只是忍着。每當熱來，他便厚厚的穿了衣服去晒太陽。至於面赤如血，大汗淋漓，方才罷手。招得店人們都詫異得沒入腳處。如此鬧了幾回，那瘧症真個格瞪下子，就不發咧。玉林大悅。

以爲自家獨得治瘧祕訣。那知這一下子。將那股子不正之氣。激入骨節腠理之間。只潛伏了幾日。忽的暴發起來。這一來。却非昔比。寒熱得幾乎要死。玉林這時。只得聽其自然。自夏徂秋。將及冬初。玉林虎也似的身體。業已鬧得骨瘦如柴。欠下店費。不必說。並且行裝都賣盡。連貨担短刀。也都吃在肚裏。這當兒。店主時來啾唧。自不消說。並且怕玉林死在店門。過了幾日。玉林病勢漸愈。這日。店主人正在門首。瞧着店夥們扛抬炭包。那炭包。都是從江北來的原包兒。一個足有五六百斤。衆夥計。五、六人抬一包。正在亂成一片。恰好玉林攏着兩支乾瘦手。敝衣破帽。慢步蹶來。店主人一瞧他猥瑣神氣。便發話道。鄒客人。你只管不好不歹的。占在俺這裏。也不叫回事。俺拚着不索欠費。結你個人緣兒。從你這裏說。你就山字羅山字。請出出。玉林道。豈有此理。俺憑甚麼白欠你店費。俺這就好起來咧。等我設法兒掙得錢來。還清欠賬。才去哩。店主冷笑道。多

謝多謝。你這風吸就倒的樣兒。那裏就好咧。反正你所欠之賬。俺算是那輩子該你的。你就請吧。正說着。恰好一羣夥計。抬了個頂大的炭包到門。玉林站在那裏。也不躲道兒。却伸出瘦手。一拍胸膛。眉兒一挑道。老店東。你別只管爲了幾個錢。便挖苦人。你打聽打聽。姓鄒的。白承過誰的情分。俺刻下已好端端的。你爲何詛俺不好哩。店東道。你好也罷。不好也罷。承情也罷。不承情也罷。乾脆一句話。你還是給我請出。兩人這一交代。不打緊。只壓得衆夥計。皆牙裂嘴。亂吵道。老鄒哇。你這是誠心吶。不快躲開。俺們的腿子都要罵你咧。玉林這時。因店東逼迫。水免也掛些火頭兒。便只作沒聽見。剛要再合店東答話。只見衆夥計。礮的一聲。將炭包扔在地下。其中一個楞夥計。一語不發。莽熊似的來推玉林。玉林只肩頭略擺。那楞夥計。已蹣跚倒退了十來步。於是衆夥齊呼道。打打看。他躲不躲。這一來。街上行人都爲駐足。唵一聲圍上店門。便見玉林轉身向

衆夥道。你等拾個炭包。便如此張致。待我與你拋進院。不完了麼。說罷。邁步撩衣。就地。下兩手一抄。早將那小山似的炭包。高舉起來。兩脚一踏。就是個騎馬式兒。上面兩臂攢力。颼的一聲。只見那偌大炭包。便球兒似飛入院內。衆觀者齊聲喝彩之間。玉林兩膀一振。作個開弓式子。哈哈大笑道。老店東。你瞧俺病好沒有一言方盡。只見從店外人叢中。擠入兩人。一色的齊整勁裝。外罩長袍。舉步之間。便像是武行朋友。笑吟吟向玉林拱手道。足下負此武功。爲何流落在小店中呢。可容借一步說話麼。玉林趕忙還禮之間。那店主一見那兩人。居然合玉林施禮。便狗顛似跑上前道。得咧。俺的鄒爺。俺方才合您說了幾句頑話。您還值得氣撲撲的扔炭包。病方好了。若努着力。是頑的麼。說着。給玉林揮揮塵土。又逼定鬼似的。向那兩人一點道。二位爺台。今天閒暇呀。若不然。你們三位。到俺櫃房中談談吧。因喝店夥道。你還不快泡好茶去。那兩人只向他略

一點頭。便由玉林導客。直入己室。彼此閒叙談起來。玉林方知那兩人。一姓金。一姓施。都是本地武社中。遊俠子弟。富有金縉。職氣很大。施金既問知玉林的來歷。越法起敬。因相顧笑道。好了好了。如今咱社中。可尋着位好教師了。施姓聽了。微微含笑。金姓却向玉林道。怪不得足下這般武功。原來是江西諸岱雲先生的高弟。岱雲先生。名震南中。是無人不知的。玉林聽了。連忙遜謝。合施金談敘良久。十分投機。並知他兩人家中。還營着很大的商業。玉林以爲是當地豪華朋友。當時送客去後。也沒在意。但是從此後。店主人不但不下逐客令。並且小心到十二分。玉林莫測其意。只好聽之。那知施金兩人。不斷的來相過從。一日竟慨然的請玉林教授武社。玉林一想。左右是行蹤無定。並在窮鄉借此勾留。倒也使得。於是一口應允。那施金所辦武社。都是些富家子弟。總計社友。就有二百餘人。往日所學。無非是花拳繡腿。及至玉林到社。略述武功之要。並

致力火候等法。大家早已聞所未聞。後來玉林略顯身手。大家越法歡喜得要
不的。少年人們。又是富家。便爭強賭勝的。按時價各致厚脩。至於全社中的聘
薪豐厚。更不必說。玉林得此。除酌留費用之外。便都交與施金。代爲收貯。只過
得一年多光景。玉林已坐致二千餘金。但以暗察那班社友。無非是紈袴酒肉
之輩。不過虛慕武功。大家借此聚會。消個遣兒。玉林不由興致頽然。暗想道。好
沒來由。俺此行本爲遊歷。或能得有際遇。也不負奔走一場。如今只管合這班
人。混到幾時。不如渡江北上。瞧瞧齊魯燕趙間的風景。順道出關（山海關）東
遊遼瀋。北方人材質武健。定多俠士。並且俺約計已存有兩千餘金。以此作費
本。到北方後。看機會作些生意。那些不好。主意既定。便合施金一說。已意並索
存金。施金雖甚惜玉林之去。然而因近日諸社友越法的日事嬉遊。無心學藝。
情知玉林不願意再作勾留。只得慨然應允。便連日價招集社友。餞送玉林。鬧

過兩日。施金又單餞玉林於自己的商號中。酒酣以往。由金姓取出一本存銀簿兒。指示玉林道。鄒兄存款。盡在於此。或攜去。或俟後通信。匯寄某處。一惟尊便。玉林接簿一瞧。却有四千餘金。驚問其故。施姓笑道。鄒兄也行販多年。如何不曉生意之法。俺兩人收你存項。如何肯使銀子不長腿兒呢。這便是俺兩人與你經營的利息。一併在內。玉林忙謝道。不意兩兄見愛如此。何以克當。但是此項利息。應歸兩兄。俺只取本銀已足。施金笑道。豈有此理。這項利息。便算俺們的餽贖如何。玉林不便再辭。稱謝之間。又怙慳。攜行多金。甚是不便。不如俟到北方後。想有營業。然後再取此款未遲。於是仍將銀簿交與施金。請爲暫存。當日酒罷。談至甚深。三人方散。不題。次日。施金兩人臨江送客。且說玉林渡過長江。取道滁徐等處。一路北上。真是南北風景。迥不相同。過得徐淮越法的黃塵撲面。風沙薄天。不但山川雄渾。人死朴野。帶些北方之強的氣象。便是所遇。

醉婦人童穉也都帶些伉爽壯健之氣。村落婦人往往跨馱騎馬。挺着腰板。梗着頸兒。說起話來。嘹嘹亮亮。却不會學蚊子哼哼。也是玉林合該開個笑話。一日。蹺過豐沛。來至山東滕嶧之間。取路山道。貪趨路五更晚行。只見沿道上莊戶人家。都是大廠門兒。玉林以爲此地俗朴民醇。沒有盜賊之故。也沒理會。已分時。將要落店打尖。却遇着三四村農。正在野林裏。拾取石子。飛擊山鵲。一下一個。頃刻間得了一大串。相與嬉笑出林。玉林正暗想巧者不過習者之門。那句話。再也不錯。這般笨牛似的村人。也會打雀兒。忽聞岔道土岡後。有人笑道。你們打那什麼物兒。那裏能解饑。你看俺們這個大傢伙。聲盡處。標槍影兒一晃。由岡後蹺出四五村人。一人持槍。其餘人共拖拽着一支水牛似的黃斑花大老虎。額下有一處鏢傷。鮮血尙殷。打雀的村農。便笑道。你等好運氣。這支山貓（謂虎也）準是首蓓峪草窪裏的。俺們前兩日。在那裏守了一夜。也沒遇見。

他。却。覺。你。們。得。了。彩。興。來。咧。說。着。兩。下。裏。合。在。一。處。轉。向。別。徑。而。去。玉。林。以。爲。是。山。中。獵。戶。們。也。沒。在。意。將。午。時。分。落。在。一。所。山。店。中。解。下。行。裝。剛。將。所。佩。短。刀。置。於。案。上。店。翁。便。笑。道。客。人。是。從。遠。路。來。吧。玉。林。道。正。是。主。人。家。怎。的。便。知。呢。店。翁。道。俺。見。你。帶。刀。走。路。所。以。曉。得。俺。這。一。帶。方。圓。二。三。百。里。旅。客。們。是。用。不。着。帶。刀。戒。備。的。玉。林。因。笑。道。怪。道。俺。在。前。途。見。住。戶。們。都。大。廠。門。兒。想。必。是。此。地。安。靜。沒。有。盜。賊。出。沒。之。故。了。店。翁。微。笑。道。盜。賊。他。敢。向。此。地。踏。脚。算。是。吃。了。大。蟲。心。肝。豹。子。胆。咧。正。說。着。一。個。蓬。頭。小。廝。踉。蹌。跳。而。入。一。見。那。柄。短。刀。便。睜。着。兩。支。圓。彪。彪。的。小。眼。想。去。摸。弄。店。翁。喝。道。你。這。廝。還。不。去。劈。柴。作。飯。只。是。頑。皮。那。小。廝。笑。着。回。身。道。爺。爺。這。會。子。又。用。着。人。家。咧。怎。的。一。句。一。言。未。盡。只。見。店。翁。拔。脚。便。趕。正。是。

方驚村落人多武。又見兒童氣不羣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十八村投宿逢俠女 縮陽術示技逗奇情

且說店翁趕去。喝道：「你這孩子。通慣的。不成模樣。當着客人。你就合我嘴嘴的。那小廝一面跑。一面舞起兩支拳頭。回望笑道：「怎的。昨天爺爺有空兒。也不教給俺這個呢。招得玉林失笑道：「這小哥。想是令孫。倒也活潑得狠。店翁歎道：「孽障罷了。眼絲不見。他便踢天跳地。累得老漢緊哩。說話間。玉林用過酒飯。偶然疲倦。原想略爲盹歇。卽便登程。不想一覺酣然。直至日色大西。方醒。急忙開過店貨。結束出店。一路上。逢人問途。直至暮色漸起。却覓近一所小小山莊。玉林暗忖。既已錯過店。只好是莊中求宿了。逡巡間。蹙入山莊。只見人家十數。甚是寥落。街盡處。一處短垣人家。門兒半啓。正有個白髮婆婆。倚門遠望。若有所待。又一面看看壓山的落日。自語道：「這當兒。他不轉來。合該俺耳根清淨一會。

兒一轉臉。忽見玉林負裝覓來。正想迴避。玉林早陪笑趨上。拱手道。小可行路失店。想在媽媽府上。求住一宵。明早多納房金。如何。那婆婆雖有七十多歲。却筆直的腰身。明亮的眼睛。一聞玉林此話。將玉林端相半晌。忽慨然道。舍下不便。客官請他處求宿吧。言下頗露爲難之意。玉林便道。媽媽方便則個。俺姓鄒。名玉林。實係遠行旅客。並非歹人。媽媽道。話不是這等說。俺並非疑心客人。只因俺作不得主。所以不便相留。不怕尊客見笑的話。老身風燭殘年。却整日價受着兒媳婦一半兒氣。今擅自留下尊客。他回頭一定淘氣哩。玉林怒道。豈有此理。你那兒媳。如此無狀。你就不會責打教訓他麼。媽媽笑道。俺何嘗不責打教訓他。但是後來。俺倒被他捶打慣咧。老身偌大年紀。既沒能爲。也爭不得這份閒氣。所以在這裏活挨活受。今客官既一定求宿。便請屈在東廂房中。却有一件。若俺兒媳回來時。你千萬悄沒聲的。若被他覺得了。老身就該吃不盡的。

苦兜着走咧。說罷。轉身導客。玉林一面後跟。一面想兒媳欺婆。心下甚是不平。須臾。到院中。甚是寬敞淨潔。那西廂下。還有松棚明灶。炊飯之所。玉林趲入東廂。置下行裝。仔細一瞧。牀几齊整。壁上懸着弓弩獸皮等物。當時歇坐下。業已明月東升。玉林暗想道。聽方才老婆婆之話。這家兒。準是兒媳婦當家。看這院宇房屋。都收拾得乾乾淨淨。那媳婦準也是個作家的娘兒。却如何逞性欺婆呢。沉吟間。老婆婆端進湯水乾饅。並一盞油燈。却笑道。俺因兒媳不在家。也不敢燒煙冒火。作新飯來款待您。且將就用些賸物吧。玉林起謝道。這就很好。媽媽也謂自便。俺飯罷。也就安歇咧。老婆婆一笑。轉身出房。忽又回頭道。尊客用罷。便請熄燈安歇。千萬悄沒聲的。是正經。說罷。趲向後院。却一面唸誦道。咳。人老了。真是活業障。今夜俺那小媽兒。不知撞到幾時才回。還須俺點燈熬油的伺候門兒。並且須聽他碎嘴子啾唧。意當年俺那性子。又饒過那個。如今却沒

得說咧。玉林聽了。一面暗笑。一面用過飯。將器皿收拾在一旁几上。果然熄燈舒裝而臥。這時明月如晝。照徹滿院。傾耳村墟。一時間人聲都靜。惟聞有山禽夜噪。却連支狗叫都沒得。玉林因午後睡了大覺。此時却輾轉反側。再也睡不去。心思一靜。更想起許多的前塵舊事。直從自己以一流落苦兒。得遇岱雲。想至一峯徐玖臨歧送別。一時間念念相續。起落如潮。煩燥得玉林翻身朝窗。略一定神。忽覺微風颯然。旋起細細塵沙。打到牕上。恍惚中一睜眼。似見案前立個人影兒。且前且却。仔細一望。彷彿是徐玖。玉林夢識顛倒中。又覺是仍在岱雲學塾中一般。於是一把撲去。猛然驚醒。那裏有甚麼徐玖。却是個大山獐子。從旁几。膳飯器邊。跳登牕案。撲喳一聲。拖着個大尾巴。竟自鑽牕而去。這一來。玉林睡思都無。便索性坐將起來。想用些跌坐內功。以澄心念。正這當兒。忽聞遠遠的棲禽微噪。須臾有人拍拍的叩了兩記門。却不見老婆婆答應。玉林暗

想。這或是他兒媳回來咧。老人家定是睡沉。說不得。須替他開門去。方下榻來。忽又想起老婆婆囑咐之語。只略一逡巡之間。那門上業已擂鼓似撞將起來。並有婦人清亮亮的喊道。媽呀。睡煞了麼。開口便妙。潑辣貨躍然紙上。沒的吃了磕睡蟲了。便聞老婆婆從睡夢中急應道。來咧來咧。一面連應。從後院颺颺的跑將出去。嘩啦聲。門兒一啓。便聞老婆婆笑道。兒呵。回來了麼。難爲你既斫了青柴。還拖了這東西來。卽有婦人道。不回來。怎麼呢。媽且別說沒要緊。你總是沒緊沒慢。人家這裏壓着肩背叫門。你却只管磕睡。老婆婆笑道。這又是媽的不是咧。待我關了門兒。與你卸下青柴來。卽聞窸窣有聲。玉林一面傾耳。一面就牕偷瞅去。月色下。望得分明。只見老婆婆拽着一束酒杯口粗細的青山柴。在前面走。後跟一個窈窕窈窈的媳婦兒。有二十多歲。行步之間。彷彿豔綯。梳着矮矮髮髻。髻插一枝紅紅的野花兒。穿一身青布衣褲。腰束素巾。下面

是利屨如錐。一手掠着髻髮。那一手却拖着支小牛似的大青狼。却笑道。媽呀。今天也算巧。俺那會子。斫罷青柴。方在樹後歇息。這東西（指青狼）却從深草中鑽出來。俺本沒意理他。他見人佛兒似的。坐在那裏。却趕着上來遞爪兒。吃俺一爺斫翻。那不知自量的東西。就須這般整治他。（玉林諦聽。絕倒）老婆婆哼了一聲。却笑道。你要整治誰。好不妙相。那媳婦笑道。喲。媽又沉了心去咧。俺孝敬你老人家。那些兒不好。你老倒這樣冤屈人家。老婆婆笑道。原是真的。可就是別觸了你的倒刺兒。那媳婦格格的笑道。媽還不如說俺有反骨逆毛哩。停會子。你瞧俺與你煮狼肉吃。吃飽了。你歪倒。俺與你捶捶腰膀。一個孝敬老人家。誰又不會呢。老婆婆笑道。阿彌陀佛。但願你如此纔好。正說着。腳下一蹶。險些栽倒。那媳婦喝道。老廢物。真叫人撇氣。玉林一聽。幾乎失笑。急望老婆婆。業已逼定鬼似的。蹶到明灶前。百忙中。拉着柴束。要置向乾柴一旁。那媳婦又

嚷道。喂。你就不會另放着麼。那青巴棍子。濕陰陰的。沒的薰的乾柴。都不好燒。你看你是廢物。不是說着。嗤的一笑。置狼於地。搶上前。奪過青柴。老婆婆忙陪笑道。還是你小人家。想的週到。開剝這狼。咱就燒水吧。那媳婦尙未答語。說也湊巧。偏偏這當兒。玉林喉痒發作。再也忍不得。只一咳嗽之間。不好了。但見老婆婆十分慌張。那媳婦回顧東廂道。媽呀。東廂中有人住麼。是個甚麼鳥人。吶。老婆婆忙搖手道。悄沒聲的人家。聽見甚麼意思。這件事。你一進門。俺就想告訴你。一陣子攜柴拖狼。還沒得空說哩。人家說的好來。與人方便。自家方便。又道是。誰人出門頂着屋。走哇。所以我。(句)那媳婦連蹙小脚道。好羅索。我的好媽。你就快說是誰吧。(此一段描寫婆婆媳極工。妙在老婆婆似猥瑣而非猥瑣。媳婦潑辣中含稚氣。伶俐氣。所以有下文一段奇事趣事。此等筆墨。似非俗手所知。)於是老婆婆一說玉林借宿之事。那媳婦笑道。如此說。是個遠方客。

人了。尋常投宿。甚麼大事。你老人家也愛蝸蝓螻螻的人家客人。想已吃過茶飯了吧。咱好歹是個東道家。別慢待人家才是。老婆婆見他媳婦沒嗔他擅自留客。不由喜出望外。便道。俺因你沒在家。恐怕燒鍋燎灶的。你回來生氣。所以只將賸饅湯水。與客人用咧。那媳婦道。喲。媽真是老糊塗咧。如何將賸飯與人家用。方才客人咯嗽。想還沒睡。俺且去道個歉兒吧。玉林聽至此。連忙點上燈。不由暗想道。這媳婦。雖然潑悍。說話倒通情理。思忖間。只見那媳婦一推門兒。竟自含笑蹩入。向玉林盈盈萬福道。婢子適才轉來。所以那會子失迓尊客。無端叫尊客用些賸飯。好生令人不安。說罷。笑立案前。意態間十分柔婉。玉林連忙還揖道。小可來攪尊府。已自不安。娘子如何倒這般說。便請迴避。服事尊姑去。吧。正說着。那老婆婆在院內喚道。媳婦哇。少時你自在灶下安置。俺可要先睡去咧。媳婦應道。知道了。你快睡去。吧。倒省得在灶下擋手礙脚的。因低頭自

笑道。也是怪事。莫非人老了。都要這等碎嘴破舌的。於是又向玉林。客氣數語。方才翩然趨出。這裏玉林不由暗詫道。好一個伶俐人兒。如何却不知孝道。但看那會子。喝他婆婆。可見他婆婆之話。定非虛語。俺想此等人。並非糊塗。不過是沒人責打他。所以他性兒越縱越驕。少時待俺勸導他一番。他若不聽時。俺就替那老婆婆捶他一頓。或者能把他治好了。也未可知。思忖間。趲至房門首。只見那媳婦業已換了一件短衫兒。揸着兩支藕也似的玉臂。正在灶下矮橈上坐定。一面取挺粗的乾木柴燒灶。一面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。在水盆沿上。哧哧的磨。光景是要洗剝青狼。那模樣兒。好不掙把。（俗謂兇實曰掙把。）於是玉林略一沈吟。即便趲去。那媳婦一見。便笑道。尊客且坐。却不要見笑。哇。家中沒人。都是俺料理雜事哩。說着。從身後拿過個矮橈來。玉林趁勢接過。便合他對廝面坐在灶前。忽然眼睛一轉。便隨手取起一根乾柴。一面顛弄。

一面道。娘子辛苦。且待俺替你燒灶兒。說着。兩手一折。那木柴喀吧聲立斷。那媳婦見了。只是憨憨的笑。低頭磨刀。玉林一連折了幾根木柴。以爲勁頭顯足。咧。便正色道。娘子。俺有幾句話向你說。方才俺瞧你合尊姑說話。那詞色之間。似乎有些不彷彿。你可知人生百行。以孝爲先。一語未盡。那媳婦登時一沉面。孔。眉頭一挑。拍的一摔短刀道。哦。尊客說此話。一定是聽了俺婆婆的甚麼言語。咧。清官難斷家務事。尊客如何曉得俺娘兒們碟大碗小的事呢。說着。一探身。抓過那束青柴。一面解開。一面笑道。今天俺且合尊客磕個牙兒。將俺娘兒們的事。一件件細說說。您且評評這個理。到底是誰是誰。非於是一拍纖手。便如推倒核桃車一般。說罷。一事道。你聽這事。是俺不對呀。是他鷄蛋裏找骨頭呢。於是拾起一根青柴。隨手一折道。咱記着。這是一件了。須臾舌底翻瀾。又滔滔。述罷。一事。唳。嚟聲。又折一根青柴道。這又是一件了。看官請想。折乾柴是甚。

麼勁頭兒。折旋斫的青柴。是甚麼勁頭兒。當時玉林不由駭汗暗下。不但將肚兒內打就的一篇話稿。給嚇得沒影。便連暗捻的大拳頭。也悄悄的放開。情知再不睜眼。馬上就碰釘子。於是趁勢笑道。如此說來。真個是你媳媳有些老背晦。咧。娘子這樣的當家理計。辛辛苦苦。事奉老人家。這般好媳婦。如何還嫌好道歹。但是他老人家。既是長輩。又上了年紀。娘子遇事能耽待他。不更顯得你孝順麼。娘子如此賢孝。真正難得。俺將來遊行四方。一定與你傳美名的說罷。毛咕咕的。就要溜之乎也。(絕倒)方要跼起。只見那媳婦格格一笑。微溜眼兒。一伸手。按到玉林肩頭道。尊客且坐。俺還有段笑話兒。說來你聽聽。你瞧這樣事兒也是。老人家應該插嘴的麼。說着。索性將矮櫈一移。緊合玉林對面坐定。忽的臉兒略紅。風情宕漾。這時玉林那裏顧得領略甚麼生香活色。只覺他方才一按肩頭力有千鈞。錯非自己真有些實在工夫。怕不馬上丟醜。然而玉林

不欲示弱。只好強作鎮靜。正在心頭忐忑之間。那媳婦已低笑道。俺前兩年沒寡居時。俺倆口兒住在後院房中。俺婆婆就住在這層正房中。有一天俺那口子（指其夫）從外回來。俺婆婆說是今天是甚毒忌日子。硬搯頸。將他兒子捉入自己房中去睡。尊客你想。年輕人兒有個不淘氣的麼。俺那口子在他娘房裏睡到半夜裏。只覺八下裏不合式。聽聽他娘業已睡沉。便悄悄支開後牕兒。先打了一個哨子。俺先是只裝睡着。後來見他只管哨。只得也嗽了一聲。這一來。彼此心照。俺方光溜溜的坐起來。便見他急匆匆的推門進來。尊客你說呀。說起來也是笑話。俺當時倆口兒也不言語。就是這樣兒。於是一把將玉林摟緊。一張嫩臉。直僵將來。並一分兩腿。將玉林死力的一夾。這一來。不好了。玉林登時如身著兩道鐵箍。只覺他那綿軟軟的胳膊腿兒。越煞越緊。便如大蛇纏身一般。只弄的氣息都閉。百脈騰沸。然而玉林究竟也是慣家。雖遇勁敵。却不

慌張。於是急運罡氣。那媳婦已自覺得。便放了玉林。微微一笑道。你說呀。當時俺倆口兒。便像方才似的。又忽的分散咧。原來俺婆婆。始終沒睡著。特偷瞧俺們淘氣哩。這一來。俺婆婆就似抓住甚麼大理似的。齊頭碎嘴了三兩日。還不放鬆。您說這兒女淘氣的勾留。一個作老家兒的。何必攙在裏面胡吵呢。說公道話。這都是作小輩的不是麼。哈哈。後來我也想開咧。你說我不孝順。我就不孝順。打就打。踹就踹。咱們是海來着。由你檢花樣兒。後來俺守了寡。便越法的沒有管兒咧。不瞞尊客說。俺雖是守寡。俺却不會假撇清。只要俺看中了這個人兒。俺就放他不過。只要他有本事。逃出俺手。就算他是好些兒的。這會子俺婆婆倒也識趣。他索性也不管我咧。不想他今天。又忽然毛病兒發。向你啣唧甚麼。你等着。停會子。俺娘兒倆打一場子。你瞧瞧。說着頸兒一梗。向盆沿味撲一刀。這時玉林心頭。只顧了七上八下。那裏還敢說甚麼。忙笑道。娘子安置。

小可要歇困去咧。說罷。跼起便走。到得房中。方才心頭一塊石落地。却聽得那媳婦口語道。怪道這客人來裝人樣。原來還會些小把戲。今天俺可要消個遣兒咧。玉林聽了。不由暗驚道。不妙。這媳婦子。就像生龍活虎。少時他真個跑來胡鬧。怎生區處。躲既躲不開。敵又敵不住。若聲喚四鄰。一個魍魎似的漢子。被個女人家奈何得山嚷怪叫。既透着不夠脚色。又未免叫那老婆婆也難乎爲情。思來想去。燥汗直下。想去關門熄燈。又恐示弱於人。逡巡間。又偷覘去。只見那媳婦子。將熱湯注向一支大盆中。竟脫得光溜溜的。坐了矮橈兒。就院中洗浴起來。却笑顧死狼道。且叫你囫圇一霎兒。等俺快活夠了。再料理你。玉林見狀。情知爲事已急。略一沉吟。忽然暗喜道。有咧。只須如此如此。一來叫他知道俺的本領。二來俺先把要緊物兒藏將起來。他便是跑來胡鬧。也沒得抓撓。想罷。忙取了兩支橈兒。一邊枕頭。一邊搭脚。中間懸空。竟自仰臥上去。一壁價沉

心靜慮用起縮陽的內功。須臾。騰下。貼然而平。玉林放下心來。神思一靜也。便朦朧睡去。一奇情層出。引人入勝。吾知閱者雖重客到門。亦不暇拋書倒屣矣。

一正這當兒。忽覺鼻孔奇癢。玉林呵嚏一聲。睜眼來。不由大駭。正是。

方矜四海習齧齒。更有彌天釋道安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破內功俠女戲玉林 拉紙衣貧妮述虎棍

且說玉林朦朧中。一聲呵嚏。便聞得一陣脂香髮氣。鑽入鼻孔。急望時。只見那媳婦。早已雲鬟亂挽。露着雪練似的豐肌玉體。只著着紅兜肚兒。笑哈哈站在身旁。手內却拈定個細紙捻兒。一低頭。俛着玉林耳朵。道。你莫弄這小兒把戲。快起來。合俺到牀上去。說着一條細舌。竟自力攻唇吻。玉林待要不納。既當不得他鑽刺不已。又心忤縮陽。反正他撈不着把柄。其餘事。便不怕他。且樂得乾。

臊回脾。於是略啓二目。牙關微鬆。登時聞津津香唾。直沁心脾。這時玉林一面攝定心神。一面偷覷那媳婦。到底怎生。便見他儂定自己臉兒。一面引手。渾身撫摸。一面低笑道。你看俺身兒臉兒。手兒腳兒。那一樁不好。如今咱兩個。悄沒聲到牀上。您說是怎樣樂法。咱都成功。這會子甚麼時光。你弄這樣兒作甚。說着。一支手探到胯下平處。登時笑得前仰後合。那兩頰紅雲。也便漸漸簇起。呼吸也便喘促。更錫着眼兒唾道。吓。我也不嫌背晦。你一個男人家。學俺女人樣兒。有甚好處。難道合俺賭賽麼。俗語說得好。斫的不如旋的圓。你畢竟不能像俺這個。不信。你便瞧瞧。說着。伸腰站起。一臚那雪白肚皮。只玉股略開之間。玉林眼光到處。不好了。登時覺心神大動。禁持不住。丹田下熱氣一注。那收藏之件。就要脫穎而出。那媳婦也自覺得。越法漾出萬種風情。玉林暗道。不好了。他這分明是誘俺屈伏之意。俺若著他道兒。還稱得起甚麼內功。於是急斂心神。

雙睛一閉。只給他個白不理。那婦媳乾黝良久。却笑道。你這點本領。倒也可以。但是俺既好意就你。你如此拒俺。面孔上也說不去。如今咱這麼辦。你只親親熱熱叫俺一聲兒。或是好姐姐。或是小媽兒。都使得。俺看你遠客面上。便饒過你吧。玉林一聽。又是氣。又是笑。以爲人家技倆已盡。終無如我何。於是雙目一張。仍是不哼不哈。這一來。招得那媳婦大笑道。你道俺真沒法。你麼說着。用一指向玉林尾閭上邊一處穴道一點。玉林不由大呼。不但頃刻間胯下翹然。並且身兒震動。兩橈都翻。嘯的聲。仰跌於地。那媳婦更不客氣。趁勢兒騰身便上。玉林竭力支拒。用盡手法。無奈人家棋高一著。眼睜睜就要不妙。於是玉林大呼。却聞得老婆婆急喚道。媳婦呀。饒過客人吧。這都是我多話的過處。那媳婦笑應道。俺不嗔他來多管閒事。俺就嗔他折木柴來嚇唬人。俺倒試試他多大能爲。於是放了玉林。光溜溜的跑去。這裏玉林爬起來。恍如作夢。料這家婆媳。

定非常人。次日謝別登程。堅叩姓氏。婆媳都笑而不語。行得十來步。一回頭。見那媳婦却笑着招手道。你若捨不得去。就給我作個小女婿子吧。玉林聽了。急忙拔脚。一路上怙悞他婆媳。端的莫測。及至落在前途旅店中。偶合店人談及此事。店人驚笑道。尊客好大胆。你如何竟敢撩撥那小娘兒。休說得小娘兒。便是那個老婆婆。當年也是支母老虎。那村落名爲十八村。距十八村方三四百里。所有村落。是無人不習武功。便是那老婆婆去世的丈夫。一人所傳授。所以說家中大小。都是絕頂的武功。難道客官從來途走時。沒見些異於他處的光景麼。玉林迴思所見的夜不閉戶。並那店翁祖孫。一番光景。不由恍然。詫歎不已。從此越法深自斂仰。一路上沖州過府。曉行夜宿。都無話講。經濟南。登泰岱。隨處逛了許多的名山勝水。然後取道景滄。沿運河便奔北京。只是一路所見。流離載途。許多的飢民男女。一個個鳩形鵠面。破衣拉撒。沿河岸北上覓食。隨

處皆是。原來這年直北大水。又搭着被髮匪所驅。北來的難民甚多。玉林見了。甚是傷心慘目。又見稍大的村落。往往高築堅壘。並有些少年們。盱睢作態。帶刀而行。見有過路的。便鬩的聲擁上來。七嘴八舌。亂問一陣。遇有成羣的難民婦女。那班人們。越發高興。不但斜眉瞪眼的打趣人家。並且借搜檢爲名。在婦女身上亂摸亂揣。玉林曾見一個少婦。背着身兒。坐在地下。奶小孩兒。兩少年從後。趕來。一人道。喂。你瞧這小娘兒。後影兒。怪好兒的。那一人道。算了吧。你別找罵咧。那會子俺從他面前。曾趕過一次。臉盤兒真不含糊。就是眉梢眼角上。帶些冠（讀平聲。悍也）氣。一人道。他冠便怎樣。你瞧我的。於是搶到少婦面前道。你好大胆。俺村中。昨天就捉到個給強盜作眼線的娘兒們。你乖乖的叫俺搜搜。說着灣腰兒。一把探去。就摸乳頭。那小孩兒。一口乳精。噲的怪哭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那少婦。噍喳一把抓的。那少年。臉上長血。直流。接着跳起來。大哭大

罵一定拉那少年去尋團總。虧得有路人們上前解勸。方才各散。玉林趕了那路人幾步。一問所以。路人道。便是因年景荒亂。各村中都練團築圩。以自保。這班少年都是些當地青皮。這當兒便攪入團中。在團總之意。派出他們來巡巡道徑。原是防有盜賊。並保護難民。不想他們專以欺侮窮人。說起來可恨的緊。人都說京通灣（張家灣）衛（天津）的青皮霸道。屬窩子狗的。碍着一個一羣都出。俺看此地青皮也不累贅。呷。玉林聽了付之一笑。不一日行抵通州。這北通州地面是京畿間第一大郡。西距京師只四十里。真是水陸衝衢。五方雜處。當有清中葉間。糧督鹽道等的衙署都設在這裏。只這糧鹽兩項。蓄養窮人。何止數萬。那城外運河岸上。有條十里長街。闌闐雲連。百貨山積。娼樓酒肆。賭館煙間。無所不有。晝則車馬喧闐。夜則笙歌達旦。河下船桅排的麻林一般。燈光照水。燦若繁星。真是古今衝要無雙地。天下繁華第一州。地面上既如此熱。

關便如大海一般。能藏垢納污。所謂大善大惡之地。至於諸色的下三亂朋友。更是其多如鯽。這也不在話下。（微逗下文）且說玉林。這日行抵通州城外。業已日色轉西。便沿着河沿。慢慢蹓去。只見好幾處碼頭上。正在起卸船貨。許多的脚夫閒人。嚷亂成一片。每一碼頭上。都有三五個雄赳赳的漢子。一色的密扣打衣。兜襠窄褲。腰間帶刀。腿裏裹是尖攪子。說起話來。是挺胸腆肚。橫眉溜眼。在碼頭一旁。沒有桌椅。這班烏大漢。一壁吃茶閒談。一壁指揮脚夫。吆喝得人家秋鷄子一般。玉林恰好行倦。便蹓近一處茶桌。丟下行裝。稍爲歇息。其時一個漢子。正搓得一對大鐵球。喂喂價響。忽然左顧一個堆腮縮腦的人。道：「喂。老癩呀。人家大班上（俗謂捕班）馬八爺的大桿子。真不含糊。昨天他因辦差露臉。領下官賞來。心下高興。請了許多朋友去吃酒。俺也在座。馬八爺酒後興發。合夥計五六人。耍桿子頑。夥計五六人。擰動大桿。哈一聲。便似數條白蟒。」

飛舞而上。馬八爺微微一笑。略一退步。將手中大桿一攪。真也作怪。那虎口粗細丈八長的大傢伙。到他手中。就似麵條兒一般。潑刺一聲。一個月欄兒。劃出多遠。不知怎的。後手腕一翻。顛巍巍抖動桿鋒。只這麼倏然一起。趁下落桿鋒未及於地。一轉身形。又是個亂攪雲的式子。諸夥計桿落人倒。自不消說。難得的是人家那妙相法。喜的我酒也不顧吃。一定問他大桿的祕訣。那堆腮的笑道。你別著魔咧。那馬老八。既獨性。又詭譎。不會有好話說與你的。你忘咧。那年他擺佈李大侏子。兩個賭起運氣工夫。馬老八楞說他那物件。可以味的聲吸一杯老白乾（燒酒也）。李二侏子如何服氣。於是兩人便打賭。當面試驗。歸根兒。李大侏子。窺出紫色來咧。馬老八試驗後。沒事人一般。李大侏子。却爬了他娘的三兩天。方纔毛腰拉胯的起來。原來馬老八試驗的。是一杯白水。李大侏子。却實巴巴鬧了一大盅乾酒哩。那漢子正色道。不然。馬八爺不合俺鬧諧的。

你瞧搓這球兒。就是他說與俺的抄法兒。他說扎大桿子的工夫。第一步先須手腕靈活。方能運用如飛。所以他叫俺先練手腕。不必着急。能有三四十年的工夫。固好。損死了。也須有二十年搓球的工夫。據他說。他練搓球。真有四十多年的純工哩。堆腮的大笑道。人家都叫你傻忒兒。廝你還不服氣。馬老八不捉弄你。捉弄誰呀。你白想想。馬老八今年才三十七。難道他在娘肚內。便練搓球兒不成。一句話。招得衆漢子哈哈大笑。便有人道。別鬧笑兒咧。今天是咱收碼頭規例日子。少時俺的請兒。咱們玉華樓（酒肆名）吧。於是一陣價胡拉八扯。無非是吃喝頑樂。玉林既笑那班人胡說武功。又怙憊不出一羣甚麼人。正要負裝蘆去之間。却見別的碼頭上。有許多人。打起架來。這裏衆大漢。唵一聲。都跑去。看恰好一個年老的脚夫。僕佳。惹過。側着眼兒。瞅定衆大漢。自語道。甚麼骨頭呢。剗削俺們賣苦力的錢。却在這裏裝孫子。玉林便道。老哥。這些漢子。

是幹麼的呀。脚夫道：都是些吃地面的大蟲。又臭又硬。外掛着不害臊。方才這一幫。是吃這個碼頭的。俺們脚夫。都按月與他納規例錢哩。玉林笑道：此地青皮。好生不堪。那脚夫冷笑道：這就不堪麼。您還沒見那頂不堪的哩。真是掂着鋤刀入孤貧院。專以苦害窮人。（微映下文）人家辦善堂的尹善人。一片慈心。破着若干錢。安置流氏。却被一千不得好死的東西。攪了個不像模樣。待俺說與您。保管您氣破肚皮。正待說下之間。怪好碼頭上。直喊脚夫。於是脚夫如飛跑去。這裏玉林。也便順河沿直奔長街。這時晚風落日。街面上人衆如蟻。搭着河下許多的客船糧船。卸帆下碇。亂闐闐十分熱鬧。玉林一路留神。果見一隊隊青皮等人。攜手疊背。不斷的往來亂撞。玉林乍到生地。信步之間。却由街中斜刺裏岔路口上。蕙向一處寬闊的所在。方岔入時。還見些寥落小商店。並住戶人家。後來越走越荒涼。舉目四望。前面已是曠地。却如亂墳一般。一處處都

是流民住的。蓆窩棚兒。連連延延。一望無際。玉林欲窮其異。逡巡。去。只見那所在。衆窩棚密如蜂房。各棚門首。都有婦女操作。歇坐。夾着些花子似的小孩。子。亂跳亂吵。並且還有些。丟眉扯眼的婦女。也梳洗得。光頭淨臉。噉着眼兒。扭頭折頸。見了玉林。都眼歡似的。更有些老媽媽子。愁眉苦臉。彼此價述說家常。玉林暗想道。這所在。莫非就是老脚夫說的。甚麼尹善人安置流民之所麼。天災人禍。使人民流離如此。好生可憐。料前面沒得客店。不如轉去。吧。思忖間。正要轉步。只見從數步之外。一處蓆棚內。蹺出一個短衣緊辮的漢子。胳膊窩下。夾着一件青紬長衫。那漢子。生得高顴骨。鮮眼睛。行動如蛇。方蹺了一兩步。却聽得窩棚內。有少婦語音道。霍爺閒時再來吧。俺丈夫。今天作工去咧。等他掙了錢來。就與您送規例去。您且看俺面孔。容緩一兩日吧。那語音。頗形嗚咽。便見那漢子。應道。就是吧。俺若不因你。俺可放過他哩。說着一聳肩兒。納着頭。直

撞過來。玉林隨口道。老兄。借問一聲。那前面還有客店麼。那漢子一抬頭。將玉林端相半晌。然後冷笑道。好說。老弟。您放着兩支脚子。不會前面去尋麼。有店更好。沒店。你再轉來。也沒有甚麼大虧吃的。說罷。掉臂逕去。蹺過幾家窩棚。却被一個浪張婦女。揪了耳朵。拉入棚中。這裏玉林暗想道。這小子。好生槪氣。不要管他。想是大邦之地。都有這種混賬東西哩。於是匆匆轉步。東張西望。好容易於暮色蒼茫中。望見一家兒門首。掛着一個破筴籬的店招。急忙奔去一望。不覺掩了鼻頭。只見那草店。及肩之牆。碰頭之檐。比蓆窩棚兒。差不了許多。並且距店左十來步。遠便是一片空場。空場四外。一堆一片。都是晒的些半濕半乾大糞餅。靠南邊。還有很深闊的糞坑。醞釀的木樨香。只管從中發越。這時玉林好不躊躇。欲待不住。又已天晚。再大寬轉。蹺回長街。既不值得。並且人地生疎。東覓西問。更覺費事。再四怙愒。只好在此接撇一宿。於是蹺近店門。恰值有

個破衣藍縷的老媽媽子出來摘店招。猛見玉林衣裝齊整。又佩短刀。不由吓得戰抖抖的道。你這位爺台。莫非從幫頭那裏來麼。俺們的規例。改日就送去。玉林笑道。甚麼幫頭。你這話。俺却不懂。俺是過路客人。來尋店的老媽媽一聽。登時滿臉是笑。拍手道。客官莫怪。俺也叫這班該斫頭的。攪糊塗咧。既如此。快些請進。俺這裏店道雖小。又合式。又省錢。有的是勝房熱鋪。光俺說也不算。您只要住過一宿。保管明天就懶怠走咧。因忙叫道。大妮子。快放下活計。接客進去。說着。轉身前導之間。玉林抬頭望去。早見從店門內。跑出個十八九歲的大丫頭。生得眉目俏利。黃白面皮。亂挽着漆黑的頭髮。又似髻兒。又似小子盤辮。子穿一身七補八綻的垢破衣褲。下面倒是雙瘦小脚兒。出門時。方拿着個帶線的針兒。向頭上插。從破袖中。露出一段胳膊。倒也頗爲白淨。及至猛見玉林。也吓得回頭要跑。老媽媽笑道。大妮子。怕甚麼。這是住宿的客人。咱們的財神。

爺到咧。簡直的就在你房裏住吧。怪道今早喜鵲兒喳喳叫。那會子又有個喜蛛兒落在你頭上。原來今天還有這樁彩興事。你把客人服事自在了。怕不多抓錢賞你麼。玉林聽了。雖頗覺不像話。然以爲窮苦店婆。忽接得客人樂的胡噪理亦有之。當時並不爲意。方同店婆得入店。那大妮子已笑吟吟扭上來接行裝。玉林見他那媳婦樣兒。便笑道。你小人家。拿不動。且頭前引路吧。大妮子沒得搭趣。便掏出塊破手巾。與玉林擗擗衣塵。這時店婆已蹺向廂房中。一面回顧大妮子道。你將客人安置好。就陪着拉個科兒吧。等湯飯熟了。俺再叫你。大妮子一面答應。一面導客直入正室。却是兩明一暗的房間。外間是什物凌雜。靠西壁。還有草鋪。東裏間稍爲乾淨。除破案上一盞油燈。木榻上布衾一束。外也便一無所有。那大妮子。瞧着玉林。置下行裝。解了佩刀。便將布衾。移置在外間草鋪上。又扭進來。一面拂拂破案。一面紅着臉兒笑道。客官且歪一霎歇。

歇腿吧。待俺給你捶捶腰。哇。說着頭兒一低。玉林便道。不累不累。姑娘自便。且請忙碌去。吧。說着。坐在案旁椅兒上。那大妮子。略抬眼皮。微笑道。俺娘叫俺伺候您哩。說着一屁股坐在對面。眼瞅着就地。長吁一口氣。趁勢兒。點上油燈。仍舊低頭而坐。玉林沒法兒。只得尋話。合他搭趁。問起他的來歷。知他是個逃難的孤女。那店婆子。還有個花老頭子。在外傭工。並不是大妮子的親父母。不過是當初逃難。合夥回來。將大妮子。認作義女。當時玉林聽了。甚爲太息。便道。你等在此。還能將就度日麼。大妮子道。幸虧了此地尹善人。收容安置。便是此店。合這一帶的窩棚。都是人家善堂裏設備的。論理說。俺們三口兒。傭工針黹。外帶着設此小店。原可度日。但是俺們命不好。所以還是這般貧苦。說着一瞟玉林。又復腮兒略紅。玉林見他掩抑娟楚之狀。暗歎道。真是天下苦人多。這妮子也就可憐。兩人正在相對默然。忽聽牕縫間。噉的一笑。大妮子趕忙點起。已見

店婆。拎着瓦茶壺。並兩支粗碗。趲進。一面置在案上。一面笑道。俺這妮子。就似塊木頭。你老莫要見笑。因向大妮子道。你怎不服事客官。臥一霎兒呢。倒坐的遠遠的。裝起客來咧。大妮子不敢言語。忙趁勢與玉林斟茶。店婆道。如今湯飯都備。你幫俺來端取吧。於是母女。趲出。玉林吃了一杯茶。却聽得母女在院中。噦噦喳喳。其聲隱約。不甚可辨。但聞店婆低唾道。我就不信。如今晚還有甚麼正經人。你乖乖的聽娘話。好多着的哩。不然仔細我搥你的肉。少時。你別就是這火燎桿的樣兒。等送罷湯飯。你就幹你的去罷。玉林聽了。也沒在意。須臾。母女兩人。端進湯飯。大妮子也是。趲出這裏。店婆。一面瞧玉林狼吞虎咽的。用飯。一面却咬着指兒。笑道。尊客好壯實身體。可比俺那孩子。（指大妮子）強的多咧。玉林也不曉得他胡噪的是甚麼。須臾飯罷。店婆斂具自去。玉林剔亮油燈。拭回短刀。舒開行裝。聽聽村柝。將及二鼓。正要拂榻就臥。只聽大妮子在廂

房中似乎飲泣。又聞店婆微嘆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別扭着娘。我也沒法兒。不然過兩天那挨千刀的橫着眼子來討錢，怎麼辦呢？你忘咧，前些日窩棚內的錢二的媳婦，因爲沒錢，被那挨千刀的剝脫裹脚，硬攆出來麼？咱與其那麼着，還這麼着哩。」玉林聽了，自去闔上房門，又閒踱了一回，正想熄燈就寢，却聞門外窸窣有聲，輕叩兩下，低喚道：「客官還沒睡麼？且換換茶吧。」玉林聽是大妮子，便道：「不用咧。」大妮子笑道：「你用不用，不打緊，且開開門，俺的臥被還在外間草鋪上，沒取出哩。」玉林聽了，只得啓門。大妮子一笑，蹩進，趁勢回身，關了門兒，只纖腰扭轉之間，玉林眼光登時一亮，只見他扎括得油頭粉面，俐手俏脚，穿一件新衫兒，花花綠綠，曜眼生輝，花樣別致，行動間唿唿喇喇，竟不知是甚麼異錦所製。大有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之概，不容分說，一扭身，顛入玉林懷中，一把將頸兒摟緊，低笑道：「客官快請寬衣，俺到榻上陪你睡去，說着笑，嘻嘻假過臉兒。」玉林

驚道。你這姑娘。甚麼樣兒。快些出去。俺這裏不用你服事。說話間。手隨拉住他。袖兒向外一推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只聽唻刺一聲。那袖兒破了半個。仔細一看。却是綵紙作的。玉林見此光景。恍悟貧女媚客。至穿紙衣。又是可笑。又是可憐的。當兒。那大妮子見袖兒破掉。只嚇得低頭飲泣。低語道。客官害煞俺咧。俺乾娘見此衣壞掉。如何肯饒俺一頓好打。您再不要俺服事。俺越法的沒命了。玉林一聽。不由惻然。便道。你不必如此。你乾娘叫你陪客。無非是爲得宿錢。你今已如此貧苦。俺如何有心作樂。俺今便如數與你一宿之費。並賠你紙衣之費。你便快退去吧。說罷。蹇向榻前。想就行裝內取錢。不想那大妮子索性撲上來。抱定玉林。一陣歪纏。於是玉林微嗔道。你這妮子。好生無恥。你乾娘只逼你來尋錢。難道還一定叫你陪客作樂麼。大妮子略爲放手。却拊了玉林之耳道。客官。你不曉得。俺娘多疑心。少時他必來竊聽。若聽不出甚麼聲息。他就疑心俺不

會陪笑。必要痛責一頓。以戒下次。那會子。俺只向他說。您是個正經人。不一準留俺宿的。他就數落一頓。如今您索性成全俺到底吧。玉林只認是叫合他如此云云。忙連連搖手。大妮子也自會意。便低低數語。玉林笑道。你這妮子。會弄象聲。且自由你。俺勞頓一天。可要安歇去咧。說着。向榻歪倒。那大妮子。脫却紙衣。撲一口。熄了燈火。方一扭身。滾入玉林床上。便聽得店婆笑喚道。大妮子。好生服事客人睡吧。俺也就安歇咧。於是大妮子。悄推玉林。玉林只是不理他。過一會。方想說話。便聞牕外。咻咻有聲。於是大妮子。低低呵哨一聲。又悄向玉林道。這是自乾娘來了。想他還不放。心咱咧。人生不幸。而爲女子身。更不幸。而爲送往迎來的村妓。真是那裏說起。玉林聽了大妮子的一番話。不禁也十分慨嘆。這時店婆聽大妮子有說有笑的。以爲客人一定歡喜他的。便把心放下。玉林歎道。真是人貧志短。好好女兒家。却如此媚客取錢。看起來。那店婆也就可

惡的很。思忖間。大妮子忽格格的笑道。好了好了。俺乾娘這時業已放心轉去。咱這可睡大覺吧。說罷。略移身兒。一個呵欠。不想反被玉林喚住。大妮子問道。客官有甚事分付。俺得遇客官這般老成的人。却也是現在世界少有的了。俺不知要如何的感謝你客官才好。說罷。微微嘆了口氣。玉林道。你且安靜。你乾娘。只知愛鈔。逼你作這勾當。好生可恨。等明天俺勸他以後不可逼你如此。他聽時。萬事全休。如不聽時。說着一攢手勁。大妮子呵哨道。放手放手。因歎道。這事也別竟怨俺乾娘。俺雖被他所逼。那知他也是被人所逼哩。於是如此這般。一述緣故。氣得玉林。登時坐起來道。竟有這等事。看俺明日不去。單等着擺佈那廝。甚麼飛山虎霍大眼。俺叫他且嘗嘗拳頭滋味。說着。礮一拳。搥向土壁。却聽得店婆子在廂房中喚道。大妮子。甚麼咕咚的響。你別拗手拗腳的呀。大妮子悄推玉林臥下。又述數語。玉林憤然道。你只放心。憑霍大眼有多少人。

俺叫他都認得俺。便是這尹善人。也就豈有此理。既作善事。收容安置流民。却一任地痞橫行。從流民身上吸膏血。豈非反倒作孽麼。卽如你這好好女兒。若非因姓霍的橫索規例。何至於陪客趁錢呢。大妮子道。暗。您可別怨人家尹善人。人家財多事多。辦着許多慈善事。那有工夫查落俺們。再者俺們流民怕姓霍的一班人如虎。誰敢向尹善人跟前。去舉發他呀。所以尹善人通不曉得流民們受此苦楚。玉林聽了。還是氣得摩肚皮。大妮子知道錢有着落。心下帖然。便老老實實合玉林酣然一夢。次日玉林醒來。一瞧大妮子。已不知何時盪去。那店婆却趲進便拜道。那會子俺聽大妮子來說。尊客諸般好意。好雖是好。只是尊客還須斟酌。俗語云。一虎難敵羣狼。那霍大眼手下。一班人。甚是(句)玉林憤然道。你不須管。凡事都有俺哩。少時他們索規例來。你只說被俺收得便了。店婆見玉林滿臉憤氣。有些害怕。只得懷着鬼胎。命大妮子伺候早飯已畢。

玉林方合他閒談數語。只聽店門首有人哼唧着小曲兒。踢躑躅入。一面噪道。真他娘的晦氣。昨天夜裏。砑大煙灰。弄了半夜。也沒弄進眼子去。（俗謂吸日砑。眼子者。煙斗眼也。）今早。剛要找補一覺兒。大頭子（指霍大眼）又發下差使。命俺各處撞頭。去收規例。錢便收了幾個。那臉子屁股的。也瞧了一大堆。如今空肚皮。只管亂叫。也抓不着王八飯東。俺記得這家兒。有個大妞兒。怪得人意的。且去臊臊脾。再說正經的。噫。怪呀。怎這般靜悄悄的。難道都死絕了麼。一路胡噪。那履聲已至院中。那大妮子由牕縫一張。忙閃身跑入後院。玉林正要出望。只聽有人喊道。咳。有活人。連胳膊帶腿。拿出一個來呀。正是。

虎威未震方蓄勢。鼠探先來亦可嗤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